



刑法部 刑法

刑法

爾雅曰律法也 又律法銓也易坎卦王法律銓衡輕重也管子曰正月之朔百吏在

朝君乃出令布憲于國五鄉五師五屬大夫皆受憲于君矣 又曰法者

所以興功懼暴律者所以定分止爭也 又曰凡國無法則衆不知所為

無度則事無儀有法不正有度不直則治僻治僻則國亂故曰正法直度

罪殺無赦殺戮必信民畏而懼武威既明令不再行 又曰法者天地之

位象四時之行以治天下四時之行有寒有暑聖人法之故有文有武天

地之位有前有後有左有右聖人法之以建經紀春生於左秋殺於右夏

長於前冬藏於後生長之事文也收藏之事武也是故文事在左武事在

右聖人法之以行法令以治事理也申子曰君必有明法正義若懸權衡

以稱輕重所以一羣臣也 又曰堯之治也善明法察令而已聖君任法

而不任智任數而不任說黃帝之治天下置法而不變使民而安不安樂

其法也 又曰昔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號令不同然而俱王天下何也必當國富而粟多也 家語曰孔子初仕為中都宰中都制為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強弱異任男女別塗路不拾遺器不雕偽市不二價行之一年而四方諸侯皆則焉 定公謂孔子曰學子之法以治魯國何如孔子對曰雖天下可何但魯國而已矣 韓子曰治大國而數變法則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貴虛靜而重變法 又曰聖人立法當足以勸善威足以勝暴備足以必完 又曰釋法術而心治堯不能正一國使中主守法術拙匠執規矩尺寸則萬不失一 又曰董安于行石阜山中見深澗峭如牆深百仞因問其鄉左右曰人嘗有入者乎對曰無有安于喟然歎曰吾能治矣使吾法之無赦猶入澗之必死也則民莫之犯何為不治事澗篇又曰越王問於大夫種曰吾欲伐吳可乎對曰可矣君賞厚而信罰嚴而必君欲知之何不試焚宮室於是遂焚宮室民莫救火乃下令曰人救火而死者比敵死之賞勝火而死者比勝敵之賞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民之塗其體被濡衣走火者左三千人右三千人此知必勝之勢也

文子曰文子問老子法安所生曰法生於義義生於衆適合乎人心此治之要也法非從天降非從地出發於人間及已自正 申子曰君子之所以尊者令令不行是無君也故明君慎令 慎子曰堯為匹夫不能鄰家至西南面而王則令行禁止由此觀之賢未足以服不肖而勢位足以屈賢也 又曰法之功莫大使私不行君之功莫大使民不爭今立法而行私是與法爭其亂甚於無法立君而尊賢是賢與君爭其亂甚於無君故有道之國法立則私善不行君立則賢者不尊民一於君斷於法國之大道也 又曰故治國無其法則亂守法而不變則衰有法而行私謂之法以力役法者百姓也以死守法者有司也以道變法者君長也 漢書曰漢興高祖初入關約法三章曰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蠲削煩苛兆民大說其後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禦姦於是相國蕭何摺撫秦法取宜於時者作律 又曰杜周為廷尉其治獄倣張湯而善伺候上所欲搢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釋父較待問而微見其免狀客有謂周曰君為天下決平不修三尺法以三尺簡專以人主意指為獄獄者固如書法律也

是也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以著為律後主所是疏為今當時為是何
古之法 又曰時上方向文學張湯決大獄欲傳古議乃請博士弟子治
尚書春秋補廷尉使平疑法奏讞疑事必奏先為上分別其原上所是受
而著讞法廷尉挈令楊主之明 東觀漢記曰陳寵曾祖父成成哀間以
明律令為侍御史王莽篡位父子相將歸鄉里閉門不出入收家中律令
文書壁藏之以俟明王成常勅戒子孫為人議法當依輕雖有百金之利
無與人重比故世謂陳氏持法寬 范曄後漢書曰鄭弘建初初為尚書
令舊制尚書郎限滿補縣長令史報丞尉弘奏以為臺職雖尊而酬賞甚
薄至於闕選多無樂者謂使郎補千戶令史為長帝從其議弘前後所陳
有補益王政者著之南宮以為故事 說文曰科程也程品也十發為程
十程為寸 楊雄劇秦美新論曰金科玉條科條謂所施也鹽鐵論曰昔
秦法繁於秋荼而密於凝脂然上下相趨姦偽萌生 又曰夫善言天者
合之於人善言古者考之於今二尺四寸之律古今一也 風俗通曰咎
陶謨虞始造律蕭何成九章此關諸百王不易之道也時所制曰令漢書

著于甲令夫吏者治也當先自正然後正人故文書下如律令者
履繩勤不失律令也 王隱晉書曰荀勗與賈充共定律令班下施用
加祿賜 周庾信正旦上司憲詩曰詰旦啓門欄繁辭擁筆端蒼鷹下
獄吏獬豸飾刑官司朝引玉節明載捧珠盤孟門久失路扶搖忽上搏和
鳥還得府棄馬復歸欄榮華名義重慮薄報恩難枚乘還起疾貢禹遂彈
冠方乘蓮葉劍未用竹根丹一知懸象法誰思垂釣竿 晉傅咸明意
賦曰侍御史傅咸奉詔治獄作賦用明意云舍控款以彌載令棲遲以淹
留吏砥身以存公古有死而無柔彼肯正以從邪我沒世而是尤敦賢賜
以為效兮豈文飾之足脩感恩輸命心口自滅加我數年竭力效節春秋
既不吾與日月忽其不屈周道兮如砥言人兮是由材曲兮枉槁朽木兮
難抽 晉傅玄釋法篇曰釋法任情姦佞在下多疑少決譬執腐索以御
奔馬專任刑名民不聊生通儒達道政乃升平浩浩大海百川歸之洋洋
聖化九服仰之春風暢物秋霜肅殺同則相濟異若胡越 梁昭明太
子爾雅制法則贊曰惟斯法則信如四時嚴此刑政刑輕罪疑霜威已振

後漢李尤鞠城銘曰貞鞠方牆傲象陰陽法月衡對二六相
宮廷長立平其列有常不以親疏不有阿私端心平意莫怨其非鞠政由
然況乎執機人魏陳王曹植黃初五年令曰夫遠不可知者天也近不
可知者人也傳曰知人則哲堯猶病諸諺曰人心不同若其面焉唯女子
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群小自世
間人或受寵而背恩或無故而叛違顧左右曠然無信大嚼者咋斷其舌
右手執斧左手執鉞傷夷一身之中尚有不可信況於人乎唯無深瑕潛
釁隱過匿憊乃可以爲人諺曰殺千鴛不如養一驥 又曰殺鴛鴦養虎大
無益也乃知韓昭使藏弊袴良有以也使臣有三品有可以仁義化者有
可以恩惠驅者不足以導之則當以刑罰使之刑罰復不足以率之則明
所以不畜故唐堯至仁不能容無益之子湯武至聖不能養無益之臣九
折臂知爲良醫吾知所以待下矣諸吏各敬爾在位孤推一槩之平功之
宜賞於疏必與罪之宜戮在親不赦此令之行有若皎日於戲群司其覽
之哉 又黃初六年令曰身輕於鴻毛而謗重於泰山賴蒙帝主天地之

仁違百寮之典議赦三千之首戾反我舊居龍我初服雲雨之施焉有
哉孤以何功而納斯貺富而不吝寵至不驕者則周公其人也孤小人爾
深更以榮爲戚何者將恐簡易之尤出於細微脫爾之愆一朝復露也故
欲修吾往業守吾初志欲使皇帝恩在摩天使孤心常存入地將以全陛
下厚德究孤犬馬之年此難能也然固欲行衆之難詩曰德輶如毛鮮克
舉之此之謂也難漢張敞議入教贖罪蕭望之難曰國兵在外軍以夏
發隴西以北安定以西吏民並給轉輸田事頗廢素無餘積雖羗虜以破
來春必之窮僻之處買無所得縣官穀度不足以振之願令諸有罪非盜
受財殺人及犯法不得赦者得以差入穀北八郡贖罪務益致穀以豫備
百姓之急事下有司望之與少府李疆議以爲民含陰陽之氣有仁義欲
利之心在教化之所助雖堯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欲利不
勝其好義也雖桀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能令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
故堯桀之分在於義利而已導民不可不慎也今欲令民量粟以贖罪如
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法不一也人情貧窮父兄囚執

聞出財得以生活爲人子弟者將不顧死亡之患敗亂之行以赴財利夫親戚一人得生十人以死如此伯夷之行壞公綽之名滅政教一傾雖有周召之佐恐不能復古者藏於民不足則取有餘則予詩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上惠下也後漢孔融肉刑議曰古者敦龐善否區別吏端刑清治無過失百姓有罪皆自取之末世陵遲風俗壞亂政撓俗替法害其民故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而欲繩之以古刑投之以殘棄非所謂與時消息也紂斲朝涉之脛天下謂之無道夫九牧之地千八百君若刑一人是天下常有千八百刑也求世休和弗可得已且被刑之人慮不念生志在思死類多趨惡莫復歸正夙沙亂齊伊戾禍宋趙高英布爲世大患不能止其源遂爲非也雖忠如鬻拳信如卞和智如孫臆寬如巷伯才如史遷達如子政一罹刀鋸沒世不齒漢開改惡之路凡爲此也故明德之君遠度深惟棄短就長不苟革其政也魏傳幹肉刑議曰蓋禮樂所以導民刑罰所以威之是故君子忌禮而小人畏刑雖湯武之隆成康之盛不專用禮樂亦陳肉刑之法而康哉之歌興清廟之頌作由此推之肉刑之法不當除也經有墨劓刑割之制至於鑿顛抽脅烹煮之刑衛鞅所述也非各陶所造呂侯所述據經按傳肉刑不當除有五驗請言其理荀卿論之備矣太古質簡制事樸略故耒耜未用於牛而弧矢不加筋鐵智非闇也不識事宜以爲聖人純一之教不如賢者支離之術鄭衛可以易咸池激楚可以陵韶武耶斯不足復難矣晉曹志議曰嚴刑以殺犯之者寡刑輕易犯蹈惡者多臣謂玩常苟免犯法乃衆黥刑郭罪而民甚耻且創制墨刑見者知禁彰罪表惡聞者多服假使惡多尚不至死無妨產育苟能殺以止殺爲惡縱寡積而不已將至無人天無以神君無以尊矣故古人寧過不殺是以爲上寧寬得衆不寧急積殺若及于張聽訟刑以止刑可不革舊過此以往肉刑是寧假令漢文于張承大亂之後創基七十國寡民稀止禁刑書鞭杖爲治也晉程咸女適人不從出議曰夫司寇作典建三等之制甫侯修刑通輕重之法叔世多變秦并重辟漢因循之大魏承襲未革其弊大逆之誅不差已出之女者誠欲絕惡類於一族然法貴得中刑慎過制臣以爲女人有三從之義無自專之道出適他族還喪

父母降其服紀所以明外成之節異在室之恩父母有罪追刑已出之女夫黨見誅又隨異姓之戮一人之身內外受辟男不衍禍於他族女獨嬰罰於二門非所以哀矜蒙弱立法之本分也今女既嫁則爲異姓之妻如或產育則爲他族之母此爲元惡之所輕忽戮無辜之所重於恩則傷孝子之心而興嫌怨之路臣以爲在室之女宜從父族之誅既醮之婦使就夫家之罰宜定齊科以爲未制

表 晉盧諶理劉司空表曰臣聞經國之體在於崇明典刑立政之務在於固慎開塞典刑不明則人情歷措開塞之慎則逆節滋萌竊見故司空廣武侯琨在東皇帝擾攘之際值群臣鼎沸之難戮力皇家義誠彌厲躬統華夷親受矢石王彌授首於河南呂朗面縛於滎陽社稷克寧鑿與反旆奉迎之勲琨效忠之一驗也琨授并州屬承其弊到官之日遺戶無幾荆棘茂於街里豺狼居於府舍旣無白踐里楮之卒又無衛文共滕之民當易危之勢處難濟之中鳩集傷夷撫和戎狄會遭京都失守孝懷版蕩群逆縱逸充斥王畿成以爲并州之地四塞爲固東阻井陘西限藍谷前有太行之嶺後有句注之關琨抗辭厲聲

忠亮奮發以爲天子沉辱而不墮身死節言情則非所能安言罪則不容

於誅遂乃鞠誓百姓修繕甲兵跋履山川東征西討以喪氣之衆當天下嚴敵蟣風生於甲冑鸞雀巢於帷幕雖不能摧殄聰勒且得據其心腹琨破家爲國之二驗也琨乃稽民神之旨通天下之意唱上尊號歸重聖躬令南北萬里若合符契此又琨乃心本朝之三驗也比未遇害知匹礪必有禍心唯恨不能效節於一方上不得歸誠於陛下辭上日慷慨動於左右聽其言者莫能仰視昔子囊垂終道言城郢古人稱之以爲忠貞琨匪躬之操義實茂之此琨沒不忘國之四驗也取亂侮亡仲虺之遺言也兼弱攻昧隨季之善經也匹礪之狹謀踊躍一隅無以自展精卒勁騎不得致力以一人之身妨一國之用當今二賊未殄方難尚殷而使殊俗疆國懷怨自相疑懼非國家靜難之遠術也伏惟陛下以淑聖之姿隆中興之緒方將平章典刑以序萬邦而琨受害悲哀冤痛已甚也未聞朝廷有以甄論昔壺關三老訟衛太子之罪谷永劉向辯陳湯之功下足以明功罪之分上足以寤主上之懷

晉殷仲文罪釁解尚書表曰臣聞洪波振壑

川無活麟驚飈拂野林無靜柯何者勢弱則受制於人力微則無以自保
 於理雖昧可得而言於臣寔非所敢論相玄之世誠復驅迫者衆於微臣
 罪實深矣進不能見危授命亡身殉國退不能辭粟首陽拂衣高謝遂乃
 宴安昏寵叨昧偽封錫文篡事曾莫獨固名義以之俱淪情節自茲兼撓
 宜其極法以判忠邪鎮軍臣裕匡復社稷大弘善貸紿一戮於微命由三
 驅於大信既惠之以首領後引之以繫維于時皇輿否隔天人未泰用忘
 進退唯力是視是以僂俛從事自同全人今宸極反政惟新告始憲章既
 明品物思舊臣亦胡顏之厚何以顯居榮次乞解斯職待罪私門違謝闕
 庭乃心愧戀 宋傅亮為劉毅軍敗自解表曰遂令犬羊內侮兵纏紫極
 聖朝肝膽社稷幾殆稽之典刑罪不容宥賴天祚有底家宰靈武長蛇剪
 毒醜類宵遯今畿甸告寧四封有截臣元釁大責既積朝野桑榆之效又
 無與立而聖恩令宥弛其微墨偏私之譏既彰民聽况可重荷岳牧之任
 復當推轂之重 宋趙伯符以息舊犯罪乞解侍中讓軍表曰臣識慙羊
 媼慮闕日磔致咎猖狂初不自悟形影相弔心情喪而志無宜復管司喉唇

作統運率 齊孔稚珪上新定法律表曰臣聞區區萬物者以繩墨為

大國者以法理為本故定國釋之聲著漢書靈元常文慧績應魏閣則

之謨指掌可致杜鄭之業鬱焉何遠然後效人無所逃其刑惡吏無所

其詐如身手之相驅弦括之相接矣 梁江防為梁公請刊政律令表曰

臣聞淳源既遠天討是因畫衣象服以致刑刑曆草纓艾鞞民不能犯

德下衰運乖遠李湯刑禹政不足禁姦九法三章無以息訟所以諸

路固狂成市邊賸已疎秋荼非苦毒更甚於中坐殺並用可為慟哭昔從

緒夫肖貌天地東靈川岳受體愛敬兼備為重流矢影風欄有憂色而當

妄加剝削金木為位且夫刻木不對畫地不入畏避若是而動貽非命三

道為虧良在於此法開二門為政之蠹生訟多緒誰其適政 漢杜

欽奏記於王鳳曰切見令曰吏二千石告過長安謁不分別千賜今有司

以為予告得歸告不賜告詔恩也今告則得詔恩不得失輕重之差又二

千石病賜告得歸有故事不得去郡已亡者著令傳曰賞疑從予所以廣
 恩勸功也罰疑從去所以慎刑關難知也今釋令與故事而假不敬之法

甚違闕疑從去之意即以二千石守千里之地任兵馬之重不宜去都將以制刑爲後法者則馮野王之罪在未制負罰大信不可不慎鳳不聽竟免野王郡國二千石病賜告不得歸家自此始也 漢貢禹上書曰孝文帝皇帝時貴廉孝賤貪汙賈人贅壻及吏坐贓者禁園不得爲吏無贖罪之法故令行禁止海內大化武帝始臨天下尊賢用士自見功大遂從奢侈盛行一時之變使犯法者贖罪入教者補吏是以官亂民貧盜賊並起俗皆曰何以孝悌爲財多而官榮使黠剝兒鉗者猶復據臂爲政俗之敗乃至於此今欲興至治致太平宜除贖罪之法 漢張俊上書曰臣嘗聞飛揚形容已枯陛下聖澤以臣嘗在近密識其狀貌傷其眼目留心曲慮特加偏覆喪車復還白骨更肉披棺發冢起見白日天地父母於此俊不能使臣俊當死復生陛下德過天地恩重父母誠非臣後所能舉宗肉爛所報萬一 魏鍾繇上書曰大魏受命繼絕虞夏孝文皇帝不令古道先帝聖德固天所縱墳典之業一以貫之是以繼世仍發

復古刑爲一代法連有軍事遂未施行陛下遠追二祖遺意惜斬趾可以禁惡恨入死之無辜使明習律令與羣臣共議出本當右趾而入大辟者復行此刑書云皇帝清問下民有辭于苗此言堯當除蚩尤有苗之刑先審問於下民之有辭者也若今弊獄之時訊問三槐九棘羣吏萬民如孝景之令其當棄市欲斬右趾者許之其黥劓左趾宮刑者自如孝文易以髡笞能有姦者率年二十至四五十雖斬其足猶任生育今天下人少於孝文之世下計所全歲三千人張蒼除肉刑所殺歲以萬計臣欲復肉刑歲生三千人子貢問能濟民可謂仁乎孔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又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若試行之斯民永濟 晉劉頌上書曰古者刑以止刑及今民於此以刑生刑以徒生徒諸犯重亡者髡過三寸輒重髡之此以刑生刑如作一歲此以徒生徒也亡者積多繫囚猥畜議者因曰不可殺復從而赦之此爲刑不制罪法不勝姦民知法之不勝相聚而謀爲不軌月異而歲不同故自頃以來姦惡愛暴漸以滋蔓日積不已弊將所歸識者不深思此故曰肉刑於名忤聽忤聽孰與

賊盜不禁聖王制肉刑還有深理其事所得而言非徒懲其畏剝割之痛而不爲也乃去其爲惡之具使夫姦民無用復肆其志止姦絕本理之盡也亡者刑之無所用復亡盜者截其手無所用復盜淫者割其勢理亦如之除惡塞源莫善於此又非徒然也此等已刑之後便各歸家父母妻子共相養卹不流離於塗路創愈可役上准古制隨宜業作雖以刑殘不爲虐棄而所患都塞又生育繁阜之道自若也 晉杜豫奏事曰古之刑書銘之鼎鍾鑄之金石斯所以遠塞異端絕異理也法出一門然後人知恒禁吏無淫巧政明於上民安於下 晉劉頌刑獄奏曰君臣之分各有所司法欲必奉故令主者守文理有窮塞故使大臣釋滯事有時故人主權斷主者守文若釋之執犯蹕之卒也大臣釋滯公孫弘斷郭解之獄也人主權斷若漢祖戮丁公之爲也天下萬事自非斯格不得以出意安議其餘皆以律令從事然後法信於下民聽不惑吏不容姦可以言理人主執斯格以責群下大臣小吏其局則法一矣上古議事以制不爲刑辟夏殷及周書法象魏三代之君咸棄典常之妙鑒而任微文之直準非聖有殊所遇異也今論時執弊不及中古而執平者欲適情之所安自託於議事以制臣切以爲聽言則美論理則遠至如非常之斷出法賞罰若漢祖戮楚臣之私已封趙氏之無功唯人主專之非奉職之臣所得擬議然後情求傍請之迹絕似是而非之奏塞此蓋齊法之大准也 晉郭璞奏曰臣聞上古象刑而民不犯中古明刑以致刑措故立刑以禁刑立殺以去殺重之以死所以求其生峻之以刑所以輕其死死由於法輕生存乎法重此亡防之成標也然則刑無輕重用之唯平非平法之爲難思在斷之爲難是以子皇行戮則者忘痛釋之典刑民無怨色何者積之於誠也按秦西詔書之昔專爲邊成實之裔土濟當時一切之用非爲經遠之法亦是中夏全平之時威御足指控制故可得行之矣欲役無賴子弟驅不逞之人聚之於空荒四維之地將以扞固牧園未見其利也且濱接鯨窟密邇葭茨水絕其丘窟之顧進無以塞其逋逃之門五流三居誠古之犯刑不事則名幸者興政令驟變則人志無繫于章憲其如此故矯先正議

之制而立刑書之辟皆所以弼民心而正群惑者也。梁簡文帝啓曰徒配役事啓曰伏以明慎三典寬簡八刑宸鑒每以垂心國誥是焉攸切臣比時奉勅旨權視京師雜事切見南北郊等處並啓請四五歲以下輕囚助充使役優令聽獄官詳其可否侮文之路自此而生將恐玉科重經全關墨綬金書去取更由丹筆愚謂宜詳五條制以為永準。又謝邵陵王禁錮啓曰臣綸習近宵人不能改過屢犯明憲三入刑科昔繆彤掩罪曾議著論布衣兄弟且相誠勗以臣君長終慙勸勵仰負慈嚴心顏戰龍言。梁任昉為王金紫謝齊武帝表皇太子律序啓曰臣聞化澄上業草纓垂典教清中世艾服變刑自禮矣宗周俗反炎漢張馮導其迹賈杜浚其流仲舒之得情孔子古得約故以義該往哲盡美前王而年世浸遠篇牘訛誤朽編落簡見誣之誠侮文擅議取弊後昆二不倚衡遂均鴻毛之殞傷足居憂忘貽髮膚之痛豈所以臨河永歎合育最靈者也伏惟陛下施博天地澤深禹湯溫仁之策優游虛授衛展之議寧失弗經削秋荼之法解凝脂之網。陳徐陵山覽報坐事付治中啓曰夫拾金樵路高士

所羞整冠李下君子斯慎兒報不能謹絜敢觸嚴網右趾鉄繫事允。左校論輸實由恩宥老臣過度之訓多謝古賢折筭之杖有愧前達。叔向與鄭子產書曰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有事心是於之以義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為祿位以勸其從斷刑罰以威其涇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聳之以行教之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莅之以彊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主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住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思於上並有爭心以懲於書而徵律以成之不可為矣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漁立謗政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靜民不亦難乎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茲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欺乎。晉杜豫律序曰律以正罪名令以存事制二者相須為用。晉張斐律序曰律令者政事之經萬機之緯。又曰鄭鑄刑書晉作執秩趙制國律楚造僕區並述法律之名申韓之徒各自立制。魏丁儀刑禮論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天之為歲也先春而後秋君之為治也先禮而後刑春

以生長為德秋以殺戮為功禮以教訓為美刑以威嚴為用故先生而後
 殺天之為威先教而後罰君之為治也天不以久遠更其春冬而大也得
 以古今改其禮刑哉太古之世民故質樸質樸之民宜其易化是以中古
 之君子或結繩以治或象刑惟明夏后肉辟民轉姦詐刑彌滋繁禮亦如
 之由斯言之古之刑省禮亦宜略今所論辨雖出傳記之前天流東源不
 得西景正形不得傾自然之勢也後世禮刑俱夫於前先後之宜故自有
 常今夫先刑者用其末也由禮禁未然之前謂難明之禮古人不能行也
 按如所云禮嫂叔不親之屬也非太古之禮也所云禮者豈此也哉古者
 民少而獸多未有所爭民無患則無所思故未有君焉後民禍多強暴弱
 於是有賢人焉平其多少均其有無推逸取勞以身先之民獲其利歸而
 樂之樂之得為君焉夫刑之記君也精具筋力民畏其強而不敢校得為
 君也恐上古未具刑罪之品設通亡之法懼彼為我而以勇力侵暴於已
 能與則校不能歸奉之明矣且上古之時賊耳非所謂君也上古雖質宜
 所以為君會當先別男女定夫婦分土地班食物此先以禮也夫婦定而

後禁淫焉貨物正而後止竊此後刑也 魏曹義肉刑論曰夫言肉刑之

濟治者荀卿所唱班固所述隆其趣則曰像天地為之惟明察其用則曰

死刑重而生刑輕其所馳騁極於此矣治則刑重亂則刑輕 又曰殺

人者死傷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固未達夫用刑之本矣夫死刑者不唯

殺人妖逆是除天地之道也傷人者不改斯亦妖逆之類也如其可改此

則無取於肉刑也且傷人殺人皆非人性之自然也必有由然者也夫有

由而然者激之則淫敦之則一激之也者動其利路敦之也者篤其質樸

故在上者議茲本要不管奇思行之以簡守之以靜大則其隆足以侔天

地中則其理可以厚民萌下則刑罰可以無殘虐民靜理則其化為惡之

尤者衆之所稟衆之所稟則無改之驗著矣夫死之可以有生而欲增淫

刑以利暴刑暴刑所加雖云懲慢之由與有使之然謂之宜生生之可也

舍死折骸又何辜耶猶稱以滿堂而飲有向隅哀泣則一堂為之不樂在

上者洗濯其心靜而民足各得其性何懼乎姦之不勝乃欲斷截防轉而

入死乎 晉楊又刑禮論曰覽衆所抵精思構微迭為先後文若榮繁翻

然相反豈彼繫未存厥中嘗試稽之天地考之人事旁貫品物綜覈彛倫而刑禮之旨可略言也蓋刑禮之本經緯陰陽擬則乾坤先王所以化民理物與國濟治也或者取證於春秋有意乎尋本以綜末然猶未離於先後亦速難之始也夫陰陽異制化物則鈞萬物本一變而殊形故王者去彼而適此為生而於彼為死夫死者去此而適彼於此為死而於彼為生矣禮生於讓刑生於爭讓者割已以與人是刑加於已而禮加於人也爭者奪人以崇已足刑施於人而禮施於已也由此言之讓非純禮爭非純刑也慶賞以勸善而為惡者懲如有所懲刑亦存矣刑罰以懲惡而為善者勸如有所勸禮亦存矣故亡刑則禮不獨施大道廢焉則刑禮俱錯大道行焉則刑禮俱興不合而成未之有也

藝文類聚卷第五十四

文類聚卷第五十五

雜文部一 經典 訓講 讀書 史傳 集序

經典

釋名曰經徑也如五路無所不通可常用也 又曰三墳墳分也論三才分天地人之始分也其體有二也玉典典鎮也制教法所以鎮定上下差等有五也八索玉法若孔子者重而不重制此法者有八也九丘丘區別九州土氣教化所宜者也此皆三玉以前上其義皇時書也唯堯典存禮曰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潔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 春秋說辭曰六經所以明君父之尊天地之闡闡皆有教也尚書璇璣鈴曰尚書篇題號尚者上也上天垂文象布節度書也如天行也 博物志曰聖人制作曰經 楊雄法言曰或問周官曰立事左氏傳曰品藻 又曰書不經非書也 劉向七略曰孔子三見哀公作三朝記七篇今在大戴禮 漢書曰昔宓戲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觀鳥獸之

文與土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文王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子為之彙象繫文言序卦之屬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聖世歷三古 又曰謂其言謂之詩詠其聲謂之歌古者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 又曰帝王賡文世有損益至周曲為之防事為之制故曰禮經三百威儀三千 又曰六藝之文樂以和神詩以正言禮以明體 廣雅曰昔在周公制禮以尊天下爾雅以釋其意義 鄭玄別傳曰任城何休好公羊學遠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教梁廢疾玄乃發墨守針膏肓起廢疾 周書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 春秋說題曰尚書者二帝之迹三王之義明天下情帝王之功尚上也上帝之書 又曰禮禮也禮得則天下咸得厥宜 又曰說天人之精皇后之度故詩為言志 晉傅咸孝經詩曰立身行道始於事親上下無怨不敢惡人孝無終始不離其身二者備矣以臨其民 其以孝事君不離令名進思盡忠不譏則爭匡救其惡災害不生孝悌之至通於神明 其 又論語詩曰守死善道磨而不磷直哉史魚可謂大節見危授

命能致其身 其克已後禮學優則仕富貴在天為仁由已以道事君死而

後已 其 又毛詩詩曰無將大車惟塵膏冥濟濟多士文王以寧顯允君

子大猶是經 其聿脩厥德令終有淑勉爾遐思我言惟服盜言孔甘其何

能淑讒人罔極有醜面目 其 又周易詩曰卑以自牧謙尊而光進德脩

業既有典常輝光日新照于四方小人勿用君子道長 其 又周官詩曰

惟王建國設官分職進賢興功取諸易直除其不蠲無敢反側以德詔爵

允臻其極 其辨其可任以告于正掌其戒禁治其政令各修乃職以聽王

命 其 梁武帝撰孔子正言竟述懷詩曰志學恥傳習弱冠闕師友愛悅

夫子道正言思善誘刪次起實沈殺青在建西孤陋乏多聞獨學少擊叩

仲冬寒氣嚴霜風折細柳白水凝澗溪黃落散堆阜康哉信股肱惟聖歸

元首獨歎予一人端然無四友 梁昭明太子詠書秩詩曰擢影兔園池

抽莖淇水側幸雜網囊用聊因班女織 後漢杜篤書搥賦曰惟書搥

而麗容象君子之淑德載方矩而履規加文藻之脩飾能屈伸以和禮體

清淨而坐立承尊者之至意惟高下而消息雖轉旋而屈撓時傾斜而反

側抱六藝而卷舒敷五經之典式晉王凝之妻謝氏論語贊曰衛靈問陣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庶則大矣比德中庸斯言之善莫不歸宗鹿者乖本妙極令終嗟我懷矣與言攸同孔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未見蹈仁而死者矣
後漢李尤經撓銘曰瞻之在前忽焉在後進新習故不舍於口子在川上逝者如斯及年廣學無問不知 宋謝靈運書帙銘曰懷幽卷曠戢妙抱密用捨以造舒卷不失亮惟勤玩無或暇逸表 梁沈約上宋書表曰若不觀風唐世無以見帝嬀之美自非覩亂秦餘何用知漢祖之業是以掌言未記爰動天情曲詔史官追述大典若夫英主啓基名臣建績極世夷難之功配天光宅之運亦足以勒銘鍾鼎昭被方策臣遠愧南董近謝遷固以閭閻小才述一代盛典齊謝朓隨王賜左傳啓曰思勸挾策慈勗下帷眺未窺山笥早惜河籍業謝專門說非章句庶得既因而學括羽筦其蒙心家藏賜書籛金遺其貽厥 梁劉孝綽謝為東宮奉經啓曰皇太子四術夙知三善非學猶復旁求儒雅應物稽疑業光夏校德茂周序諸侯宋魯於焉觀則參陪成禮莫匪國華臣雖職典經圖而司官不一推擇而舉尚多髦俊龍光曲被獨在選中他日朝聞猶甘夕死况茲恩重彌見生輕 書後漢孔融荅虞仲翔書曰示所著易傳自商瞿以來舛錯多矣去聖彌遠衆說騁辭曩聞延陵之理樂今覩吾君之治易知東南之美者非但會稽之竹箭焉又觀象雲物察應寒温本禍福與神會契可謂探願窮道者已方世清聖上求賢者梁丘以卦筮寧世劉向以洪範昭名想當來翔追蹤前列相見乃盡不復多陳

談講

論語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是吾憂也 韓子曰夫耕之用力也勞而民為之者何得以富戰之為事也危而民為之者何得以貴今脩文學習談論則無耕之勞而有富之實無戰之危而有貴之尊則人孰不為也 戰國策曰蘇秦說李兌抵掌而談兌送秦明月之珠和氏之璧 史記曰齊宣王時稷下談天尤盛 漢書曰董仲舒下帷講論讀誦弟子以文次相授歎或莫見其面 又夏侯勝每謂弟子曰士病不明經經術苟明其取

青紫如僂拾地芥爾學不明不如歸耕 又曰諸儒爲之語曰五鹿嶽嶽
朱雲折其角 東觀漢記曰朱祐字仲光初上學長安時過朱祐祐常留
上講竟乃談語及車駕幸祐家上謂祐曰主人得無去我講乎 漢書曰
鄭太說董卓云孔公謂能清談高論虛枯吹生 典略曰漢樊准爲郎中
令乃上疏曰方今學者約少遠方又甚博士倚席不講大學多治產業
謝承後漢書曰戴馮字次仲拜郎中正旦朝賀帝令羣臣說經義有不通
者輒奪其席以益通者馮重五十席京師議曰解經不窮戴侍中 管輅
別傳曰冀州刺史裴徽召文學從事一相見清談終日不覺罷倦再相見
轉爲鉅鹿從事三相見轉爲治中四相見轉爲別駕至前十日舉爲秀
才魏文帝集諸儒於肅城門內講論大議侃侃無倦 張載別傳曰張載
文章殊妙嘗爲濛汜池賦傳 見之歎息稱妙以車迎載言談終日 殷氏
世傳曰殷亮建武中徵拜博士諸儒講論勝者賜席亮重至八九 竹林
七賢論曰王濟嘗解襖洛水明日或問王濟曰昨日又有何論議濟曰張
華善說史漢裴逸人叙前言往行袞袞可聽安豐侯道子房季札之間超

然玄著

抱朴子曰王充所著論衡北方都未有得之者蔡伯喈嘗到江

東得之歎爲高文恒愛玩而獨秘之及還中國諸儒覺其談更遠搜求其

帳中果得論衡 郭子曰范注字玄平在簡文坐談欲屈引長史王仲曰

卿助我王曰此非拔山之力所能助 語林曰劉真長與栢宣武共聽講

禮記栢公云時有入心處便咫尺玄門 又曰劉真長謂註玄度曰卿爲

不去我將成輕薄京尹 世說曰宋處宗甚有思理嘗買得一長鳴雞籠

盛遂作人語與處宗談論宗因此玄功大進 又曰何晏爲吏部尚書時

談客盈坐王弼未弱冠往見晏因條向者勝理語弼曰此理僕以爲極可

得復難不弼便作難坐人便以爲屈於是弼爲客主數番皆一坐所不及

又曰孝武時將講孝經謝太傅與諸人私逆講習車武子謂曰不問則德

音有遺多問則重勞二謝袁曰必無此嫌車曰何以知爾袁曰何當見明

鏡於古照泛清流於惠風 晉書曰郭象如懸河惟新惟新爾史既辨爾

疑 范曄後漢書曰楊震字伯起賓客於朝不荅州郡禮命有鸛雀銜三
鱸魚集講堂前都講曰鱸者卿大夫服之象三台先生自此升矣位至太

尉 旨潘岳於賈誼坐講漢書詩曰治道在儒弘儒由人顯允魯侯文
質彬彬筆下搗藻席上敷珍前疑惟辨舊史惟新惟新爾史既辨爾疑延
我寮友講此微辭 梁任昉厲吏民講學詩曰暮燭迫西榆將落誠南畝
日余本疏情願慕積榆柳踐境渴師臣臨政饑益友盱食願橫經終朝思
擁笈雖欣辨蘭艾何用闢蒿莠 碑 梁元帝皇太子講學碑曰皇太子游
雷種德重離作兩業觀孟侯道高上嗣宮壇累仞高山仰止承華之闈更
似通德之門博望之園反類華陰之市家丞庶子並入四科洗馬後車俱
通六學轉金路而下辟雍辟玉裕而經槐市詳其懸鏡高堂衢樽待酌瞻
後思前博文約禮將使東極長男之宮不獨銘於銀榜南皮太子之序豈
徒擅於金碑 隋江總皇太子太學講碑曰我大陳之御天下若水渙其
長瀾瑶星踵其永歷重華誕宥興於大鹿之野敬仲繼業盛矣鳴鳳之占
兼以鴻才海富逸思泉瀉會毫落希動八閩之歌謠隻句片言諧五聲之
節奏雲飛風起追壓漢帝之辭高觀華池遠跨魏皇之什爰復建藏書之
冊開獻書之路帷帳薰殘家壁遺逸紫臺秘典綠帙奇文羽陵蠹迹嵩山

落簡外史所掌廣內所司靡不飾以鉛槧彫以紺素此文教之修也

梁簡文帝請右將軍朱异奉述制旨易義表曰臣聞仰觀俯察定八卦之
宗河圖洛書符三易之教譬彼影圭居四方之中極猶彼黃鍾物六律之
殊氣疑闢永闢踰弘農之洞啓辭河既吐邁龍門之已鑿臣以庸蔽竊尚
名理鑽仰幾深伏惟舞蹈冒欲請侍中右衛將軍臣异於玄圃宣猷堂奉
述制旨易義弘闡聖作垂裕蒙求謹以表聞伏願垂允 又請尚書左丞
賀琛奉述制旨毛詩義表曰臣聞樂由陽來性情之本詩以言志政教之
基故能使天地咸亨人倫敦序故東魯夢周窮茲刪採西河邵魏著彼繼
述叶星辰而建詩觀斗儀而命禮以爲陳徐雅頌膏肓匪一燕韓篇什瘡
疾多端北海鄭君徒逢笈釋南郡太守空爲異序庶令中和永播碩學知
宗大骨負師國子咸紹老敬之德化洽天下多識之風道行比屋 陳周
弘正請梁武帝釋乾坤二繫義表曰自非含微體極盡化窮神豈能通志
成務探願致遠而宣尼比之桎梏絕韋編於冷字軒轅之所聽瑩遺玄珠
於赤水至若爻畫之包於六經文辭之窮於兩繫名儒劇談以歷載鴻生

指掌以終年自制首降談豕繇裁成易道析至微於秋毫渙曾冰於幽谷
梁簡文帝謝勅齊中庸講疏啓曰若觀玄主如觀金版洽月九披流
光照灼慶雲五色垂采氤氳天經地義之宗出忠入孝之道實立教之關
鍵德行之指歸自非千年有聖得奉皇門無以識九經之倫稟二門之致
竊以周發上聖問五行於箕子宣尼照極訪六經於萇弘未有懸鏡獨曉
仰均神鑒方知始畫八卦風義有勳正名百物軒轅爲陋 梁王僧孺謝
齊竟陵王使撰衆書啓曰伏惟殿下銅爵始成早摛從后之句柏梁初構
首屬駘駕之辭楚史所受曾不云述沛獻斯陳良未足採徒以願託後車
以望西園之客攝齊下坐有糝南皮之遊謬服同於魯儒竊吹等乎齊樂
後漢孔臧與子琳書曰告琳須來聞汝諸友生講肄書傳孜孜晝夜
衍衍不怠善矣人之進道唯問其志取必以慚勤則得多山澗至柔石爲
之穿蝸蟲至弱木爲之弊然而能以微脆之形陷堅剛之體豈非漸之致
乎

讀書

墨子曰周公朝讀百篇夕見七十士 莊子曰臧與穀相與牧羊俱亡其
羊問臧奚事挾策讀書問穀奚事博塞以遊 尚書大傳曰子夏讀書鼻
見夫子天子問之何爲於書子夏曰書之論聖昭昭如日月之代明離離
如衆辰之錯行商所受於夫子者志之於心不敢忘也 史記曰孔子晚
喜易讀之韋編三絕 漢書曰劉向精專經術書誦書傳夜觀星宿 又
班固以選受詔進讀羣書 東觀漢記曰章帝詔黃香令詣閣東觀讀所
未嘗見書謂諸生曰此目下無雙江夏黃篁也 又曰曹褒復則懷鉛筆
行則誦詩書 又曰高鳳讀書夜不絕聲妻之田曝麥以竿投鳳令護雞
天暴雨而意不在不覺流麥 謝承後漢書曰王充字仲任家貧無書至
京師市讀書一見輒誦憶 又曰應世叔讀書五行俱下 漢書曰匡衡
鑿壁引鄰家火光孔中讀書 孫卿有子惡卧而焮其掌 西京記曰魯
國陳正字叔方爲太官令進御食髮貫炙武欲斬正正曰臣當死者三
臣朗月書章奏側光讀書不見髮三也 物理論曰里語白能絲可讀詩
魏略曰侍中董遇好學避難採薪負販常挾經書投閒習誦人從學者遇

不肯教之云先讀百編而義自見 又曰賈逵字梁道好春秋及為牧守
常自課之月一編 吳志曰闕澤字德潤好學居貧常從人賃書寫寫既
畢誦亦備 上黨記曰太行山曾有射熊於巖間見諸生讀書往覓不知
處傳以為仙人 晉書曰王歡字君厚專精讀書不營產業家無升斗事
息或毀其書後為通儒 宋書曰車胤字武子少勤學家貧無燈夏月乃
聚螢照讀冬曾聚雪仕至司徒 晉書曰劉寔字子真平原人家貧好學
織牛衣以賣而自給仕至侍中遷司徒 漢書曰朱買臣字翁子會稽人
少家貧勤學不事產業位至本郡太守 後漢書曰孫敬字文質好學閉
戶讀書不堪其睡乃以繩懸之至梁人曰閉戶先生 又曰倪寬與人傭
力帶經書耕鉏仕至丞相 詩 宋陶潛讀山海經詩曰既耕亦已種且還
讀我書汎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俛仰終宇宙不樂復何如 宋謝惠連
讀書詩曰貴園奚足慕下惟故宜遵山成由一簣崇積始微塵虞軒雖眇
芥顏濕亦何人 齊王融抄衆書應司徒教詩曰說禮固多才博詩信為
善嚴奇發仙華金勝開碧象 賦 晉束皙讀書賦曰耽道先生澹泊聞居
藻練精神呼吸清虛抗志雲表戢形陋廬垂帷帳以隱几被紉素而讀書
抑揚嘖贊或疾或徐優游蘊藉亦卷亦舒頌卷耳則忠臣喜誅藝我則孝
子悲稱頌鼠則貪民去唱白駒而賢士歸是故重華誅詩以終已仲尼讀
易於終身原憲潛吟而忘賤顏回精勤以輕貧倪寬口誦而芸耨買臣行
吟而負薪賢聖其猶萃萃况中才與小人 贊 庾信高鳳讀書不知流麥
贊曰高鳳好學專心不迴留連經笥對玩書臺石門雲度銅梁雨來麥流
雖遠書卷猶開 銘 後漢李充讀書枕銘曰聽政理事怠則覽書傾筒偃
息隨體興居寤心起意由愈宴娛 後漢馮衍說鄧禹書曰行聞昔者
先王學大道以觀於政夫為君而不明於道上無所承天下無以化民為
臣而不明於道進無以事君退無以修身聖朝天然之資將軍純茂之德
誠少游神乎經書之林馳情乎玄妙之中明照於日月而智溢於四海聖
朝享堯舜之榮將軍荷稷契之烈自然理也 後漢孔融與宗從弟書曰
知晚節豫學既美大弟因而能寤又合先君加我之義豈唯仁弟實專承
之凡我宗族猶或賴焉

史傳

釋名曰傳傳也以傳示後人 博物志曰賢者著行曰傳 漢書曰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慎言行昭法戒也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爲春秋言爲尚書 魏阮瑀詩曰誤載秦穆公身沒從三良忠臣不達命隨軀就死亡低頭闕墻戶仰視日月光誰謂此可處恩義不可忘路人爲流涕黃鳥鳴高桑 又詩曰燕丹養勇士荆軻爲上賓圖擢盡七首長驅西入秦素車駕白馬相送易水津漸離擊筑歌悲聲感路人舉坐同咨嗟歎氣若青雲 宋陶潛詠荆軻詩曰惜哉劍術疏竒功遂不成其人雖已沒千載有餘情 陳周弘直賦得荆軻詩曰荆卿欲報燕銜恩棄百年市中傾別酒水上擊雜絃七首光陵日長虹氣燭天留言與宋意悲歌非自憐 陳楊綰賦得荆軻詩曰函關使不通燕將重深功長虹貫白日易水急寒風壯髮危冠下七百地圖中琴瑟不可識遺恨沒秦宮 晉袁宏詩曰周昌桎梏臣辭達不爲訥汲黯社稷器棟梁表天骨陸賈厭解紛時與酒構杌婉轉將相門一言和平勃趨合各育之俱令道不沒 又詩曰無名困蟻蟻有名世所疑中庸難爲體狂狷不及時楊惲非忌嗇知及餘辭躬耕南山下蕪穢不遑治趙瑟奏哀音秦聲歌新詩吐音非凡唱有此欲何之 陳阮卓賦詠得魯連詩曰魯連有高趣意氣本相求笑罷秦軍卻書成燕將愁聊棄南金賞方從滄海遊寄言人世客非君能見留 晉左思詠史詩曰被褐出閭闔高步追許由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吾希段干木偃息蕃翹君吾慕魯仲連談笑卻秦軍當世貴不羈遭難能解紛功成恥受賞高節卓不羣 又詠史詩曰鬱鬱澗底松離離山上苗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世胄躡高位英俊沈下僚地勢使之然由來非一朝金張籍舊業七葉弭漢貂馮公豈不偉白首不見招 又詠史詩曰主父官不達骨肉還相薄買臣困樵採佞儷不安宅陳平無產業歸來鬻負郭長卿還成都壁立何寥廓四賢豈不偉遺烈光篇籍當其未遇時憂在填溝壑英雄有屯邈由來自古昔何世無竒才遺之在草澤 晉張協詠史詩曰昔在西京時朝野多歡娛謫謫東都門羣公祖二疏朱軒驛金城供帳臨長衢達人知止足遺榮忽如無抽簪解朝衣散髮歸海隅 宋孝

武詠史詩曰聶政憑驍氣荆軻擅美風孤亦駭韓庭獨步震秦宮懷音豐
若始捐軀在命終雄姿列往志流聲固無窮 宋鮑昭詠史詩曰王都矜
財雄三川養聲利百金不市死明經有高位京城十二衢飛甍各鱗次仕
子飄華纓遊客竦輕轡明星辰未晞軒蓋已雲至賓御紛颯沓鞏馬光照
地寒暑在一時繁華及春媚君平獨寂漠身勢兩相棄 陳張正見賦得
韓信詩曰淮陰揔漢兵燕齊擅遠聲沈沙擁急水拔幟上危城野有千金
報朝稱三傑名所悲雲夢澤空傷狡兔情 陳劉刪賦得蘇武詩曰奉使
窮沙漠收淚上河梁食雪天山近思歸海路長繫書秋待鴈握節暮看羊
因思李都尉還漢不相忘 陳祖孫登賦得司馬相如詩曰雍容文雅深
王吉共追尋當壚應酌酒託意且彈琴上林能作賦長門得賜金唯當有
漢主知懷封禪心 隋王由禮賦得馬援詩曰二帝已馳聲五溪還揔兵
受詔金鞞動論功銅馬成唯稱聚米勢無慙蕙情雖謝雲臺影猶傳千
載名 **志** 後漢班固述五行志曰河圖命必洛書賜禹八卦成列九疇追
敘世代是寶光演文武春秋之占各徵是舉 又藝文志述曰伏羲畫卦

書契後作虞夏商周孔纂其業纂書刪詩綴禮正樂彖繫大易因史之法
六學既登遭世罔弘羣言紛亂諸子相騰秦人是滅漢潛其缺刻句司籍
九流區別 **銘** 朱顏廷之家傳銘曰曠彼琅邪實唯海宇誰其來遷時閭
遠祖青州隱秀爰始貞居內辭鼎府外秉邦間建節中平分竹黃初刑清
齊石政偃營區葛嶧明懿平陽聰理式薦公庭或登宰士列美霸朝雙風
千里葦萐之茂於昭不已 **表** 梁簡文帝上昭明太子集別傳等表曰臣
聞無懷有巢之前書契未作尊盧赫胥之氏墳典不傳昭明太子稟仁聖
之姿縱生知之量孝敬兼極溫恭在躬明月西流幻有文章之敏羽籥東
序長備元良之德蘊茲三善弘此四聰地尊號嗣外陽之術無徽位比周
儲緱山之駕不反無以斂揚盛軌宣記德音請備之延閣藏諸廣內未彰
茂實式表洪徽 **傳** 梁江淹自序傳曰淹字文通濟陽考城人爲建安吳
興令地在東南嶠外閩越之舊境也爰有碧水丹山珍木靈草皆淹平生
所至愛不覺行路之遠也山中無事專與道書爲偶及悠然獨往或日夕
忘歸放浪之際頗著文章自娛常願十居築宇絕棄人事苑以丹林池以

綠水左倚郊甸右帶瀛澤青春受謝則接武平臯素秋澄景則獨酌虛室
侍姬三四趙女數人不則逍遙經紀彈琴誦詩朝露幾間忽忘老之將至
云爾淹之學盡此而已矣論朱范暉宦者論曰官人之在王朝者其來
舊矣將以其體非全氣意志專良通關中人易以役養乎漢仍襲秦制置
中常侍官然引用士人以參其選皆銀璫左貂給事殿省中典之初官者
悉用閹人不復雜調他士和帝卽祚幼弱而竇憲兄弟專恣權域內外臣
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唯閹官而已故鄭衆得專謀禁中終除大憝遂享
分土之封超登公卿之位於是中官始盛焉改以金璫右貂兼領卿署之
位鄧后以女主臨政而萬機殷遠帷幄制令不出房闈之間不得不委刑
人寄之國命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和之策迹因公正思固主
心故中外服從上下屏氣雖時有忠公而競見排斥舉動迴山海呼吸變
霜露阿旨曲求則光寵三族直情忤意則參夷五宗漢之綱紀大亂矣
梁沈約王僧達顏峻傳論曰世祖弱歲臨蕃遊道未曠披智解帶義止宿
僚及運鍾傾波身危慮切擢膽抽肝猶患言未盡已也至於憑王負辰威
行萬物有欲必從事無暫反旣而憂歡異日甘苦變心主挾今情臣追昔
款宋昌之報上賞已行同舟之慮下望愈結嫌怨旣萌誅貴自起峻之取
釁於世蓋由此乎爲人臣者若能事主而損其私立功而忘其報雖求顛
陷不可得也

集序

孔安國尚書序曰序者所以序作者之意 魏陳王曹植文章序曰故君
子之作也儼乎若高山勃乎若浮雲質素也如秋蓬擗藻也如春葩汜乎
洋洋先乎臍臍與雅頌爭流可也余少而好賦其所尚也雅好慷慨所著
繁多雖觸類而作然蕪穢者衆故刪定別撰爲前錄七十八篇 梁昭明
太子文選序曰夫推輪爲大輅之始大輅寧有推輪之質增冰爲積水所
成積水微增冰之凜何哉蓋有踵其事而增華變其本而加麗物旣有之
文亦宜然隨時變改難可詳悉衆制鋒起源流間出譬陶匏異品並爲入
耳之娛黼黻不同俱爲悅目之玩作者之致蓋云備矣 梁簡文帝臨安
公主集序曰四德之美戚里仰以爲風七行之奇濯龍規以爲則若夫託

句陳之貴出玉臺之尊鳳儀間潤神姿照初愛敬之道夙彰柔媚之才必
備鳳桐遐遠清管遼亮湘川寂寞淚篠藏蕤北渚之句尚傳仙靈之典不
泯况復文同積王韻比風飛謹求散逸貽厥于後 梁元帝職貢圖序曰
竊聞職方氏掌天下之圖四夷八蠻七閩九貉其所由來久矣漢氏以來
南羗旅距西域憑陵創金城開玉關絕夜郎討日逐覩犀甲則建朱崖聞
蒲陶則通大宛以德懷遠異乎是哉皇帝君臨天下之四十載垂衣裳而
賴兆民坐巖廊而彰萬國梯山航海交臂屈膝占雲望日重譯至焉自塞
以西萬八千里路之峽者尺有六寸高山昇雲深谷絕景雪無冬夏與白
雲而共色水無早晚與素石而俱貞踰空桑而歷昆吾度青丘而跨丹穴
災風弱水不革其心身熱頭痛不改其節故以明珠翠羽之珍細而弗有
龍文汗血之驥卻而不乘尼丘乃聖猶有圖人之法晉帝君臨寔聞樂賢
之象甘泉寫閼氏之形後宮玩單于之圖臣以不佞推轂上游夷歌成章
胡人逢集款開蹶角沿沂荆門瞻其容貌訴其風俗如有來朝京輦不泚
漢南別加訪採以廣聞見名為貢職圖云爾 梁任昉齊王儉集序曰公

之生也誕授命世體三才之茂踐得二之機信乃昂宿垂芒德精降祉有
一於此蔚為帝師若乃金版玉匱之書海上名山之旨沉鬱澹雅之思離
堅合異之談莫不摠制清哀遍為心極斯固通人之所包非虛明之絕境
不可窮者其唯神用者乎時司徒袁粲有高世之度脫落風塵見公弱齡
便望風推服歎曰衣冠禮樂盡在是矣時粲位亞台司公始弱冠年勢不
侔公與之抗禮因贈粲詩要以歲暮之期申以止足之誠時聖武定業肇
基王命寤寐風雲寔資人傑是以宸居膺列宿之表圖緯著王佐之符俄
遷長史齊臺既建以公為尚書右僕射領吏部時年二十八宋末艱虞百
王堯季禮紊舊宗樂傾恒軌自朝章國紀典彝備物奏議符策文辭表記
素意所不蓄前古所未行皆取定俄頃神無滯用公在物斯厚居身以約
玩好絕於耳目布素形於造次室無姬姜門多長者立言必雅未嘗顯其
所長持論從容未嘗言人所短弘獎風流許與氣類造理常若可于臨事
每不可奪約已不以庶物弘量不以容非攻乎異端歸之義正昉行無異
操才無異能得奉名節迄將一紀一言之譽東陵侔於西山一眄之榮邴

璞踰於周寶士感知已懷此何極出入禮闈朝夕舊館瞻棟宇而與慕撫
身名而悼恩公自幼及長述作不倦固以理窮言行事該軍國豈直彫章
縟采而已哉 梁王僧孺臨海伏府君集序曰袁粲領袖一時儀形物右
聲逾裴樂譽出王劉士有懷道蘊義望塵而趨者或三年而未識乍四旬
而一見與君道合神遇投分披矜敷文研理匪晨伊暮至於神經怪謀綠
笥丹筒金版玉箱錦文緹帙並藏諸靈府秘在瑤臺而君莫不徧探真蹟
具閱局檢常以前賢往學亟與聖違賈馬盧鄭非無紕越荀郭何王彌多
踳謬二義可辨未值高卿之疑九事非難不逢五叔之問其詩賦銘誄所
作尤多 又詹事徐府君集序曰君稟靈川岳懸精辰象早照珪璋風表
岐嶷孝睦天稟友愛冥深故以事顯家庭聲著同族年十八見召為國子
生曳裾持卷寔華庠璧有均閉戶靡因餘竈每攝齊函丈左右屬目蓄以
鄰幾之性加以入神之資聞一知二師逸功倍遊魏闕而不殊江海入朝
廷而靡異山林未嘗捉刺權門驅車戚里遊遊梁董去未賈郭時春秋猶
少人爵未崇而清風嘉譽震灼朝野非直俯致貴仕故可坐享通侯而緹

合循符契陵扶搖而高鶩排閭闔而容與故位隨德顯任與事隆重以
文儀端潤越眇淹華寶佩鳴風豐貂映日從容惟宸綽有餘輝自綢繆軒
陛下有餘載溫樹靡荅露事不訓省中之言無漏席下之迹不疑故以主
聖賢應同堙壘以石投水如鱗縱壑行稱表綴言成模楷猶復忘彼豐
饒之盛素薄衣同屢補食等三杯車服不事鮮明室宇畏其彫與九德無
遺 爾舉至於專心六典精曠必深汎遊羣籍菁華無弃擗札含毫必
弘 紆紱之思鬱風霞之情質不傷文麗而有體 陳劉師知侍中
沈府君集曰陳亢有云趨庭學詩又聞君子毛萇亦曰登高能賦可為
大夫 其善觀民風則與圖王政若沈恭子者斯乃當世賢 至如敦厚
之詞足以吟詠性情性身之文也貞固之節可以宣被股肱邦之光也然此
者君之小道猶曰餘行何則德之所本教之所由實乃孝篤天倫義感殊
類有美於斯鬱為高士則余與夫千古所謂世親者歟亦所謂友益者歟
疇昔一亩謁未二紀自揔角而接清塵蒙長者之嘉醕屯險驟更懽娛中

阻班超既反盛憲猶存春秋美景朝遊夕宴酒酣得意賦詩聯章顧余不
肖齒義懸絕降德忘年交情彌至增榮廣價知己難忘南浦之送未淹北
印之辭仍反于時屬有烽燧方勤帷宸遂使褐裘莫計寶劍無追痛此生
芻同茲宿草九原方遠百身寧贖若乃帳懸秋月一鴈孤飛落花春風數
鷓爭弄伯牙之絃寂寥長絕山陽之管惆悵徒聞夫盛烈清徽便傳乎帝
載遺文餘論被在乎民謠者斯所以沒而猶彰死且不朽今乃撰西還所
著文章名為後集 陳徐陵玉臺新詠序曰陵雲槩日由余之所未窺千
門萬戶張衡之所曾賦周王璧臺之上漢帝金屋之中玉樹以珊瑚作枝
珠簾以玳瑁為押其中有麗人焉其人也五陵豪族充選掖庭四姓良家
馳名水巷說詩明禮豈東鄰之自媒婉約風流異西施之被教兄弟協律
生小學歌少長河陽由未能舞琵琶新曲無待石崇篳篥雜句非關祖
傳鼓瑟於楊家得吹蕭於秦女寵聞長樂陳后知而不平畫出天宮賦
覽而遙妬陪遊馭娑騁纖腰於結風長樂管鸞奏新聲於度曲
齊賢昭墮馬之垂髮反插金鈿橫抽寶樹南都石黛最發雙蛾
華解月與姮娥競爽驚鸞冶袖時飄韓椽之香飛燕長裙宜結陳王之
鈿非圖畫入甘泉而不分言異神仙戲陽臺而無別加以天時開朗
雕華妙解文章尤工詩賦清文滿篋非唯芍藥之花新製連篇字
之樹九日登高時有綠情之作萬年公主非無累德之詞既而
柘館陰岑木鶴最嚴銅梁畫請優存少託寂寞多閑屢長樂之
宮之緩箭纖腰無力怯南陽之擣衣生長深宮笑扶風之織錦
玉女為歡盡於百嬌爭得齊姬心賞宿於六著無怡神於暇景
新詩仙徒世名篇當今巧製分諸麟閣散在鴻都籍籍連章
燭脂麟寫弄墨晨書撰錄豔歌凡為十卷曾無多於雅頌亦靡
人涇渭之關若斯而已也重如青牛帳更餘曲未終朱鳥窓前
方當開茲縹帙散此緇繩未對玩於書帷長循環於織手 隋江
白先生集序曰昔劉向通古今之學馬融見天下之書京房察風
表楷曉陰陽之術子政傷於簡易季長敞於騁侈君明遂不旋踵
公矩

允極誅鮮有盡美之迹罕聞克終之煥若夫德行博敏孔室四科經術深
長鄭門六藝丹陽陶先生備斯矣至如紫雲書簡綠帙丹經玉版秘文瑤
世怪牒靡不貫彼精微殫其旨趣蓋非常之絕伎命世之異人焉文集欲
亡未有編錄門人補輯若逢遼東之木好事研搜如誦河西之篋奉勅校
之鈔墨絨以緹細藏彼鴻都副在延閣 周庾信趙國公集序曰竊聞幸
陽擊石山谷為之調大禹吹笛風雲為之動與夫含吐性靈抑揚詞氣曲
變陽春光廻白日豈得同年而語哉比因公發言為論下筆成章逸態橫
生新情振起風雨爭飛魚龍各變方之珪璧塗山之會萬重壁音似雲霞赤
城之巖千丈文參曆象即入天官之書韻涉絲桐咸歸摠萃之觀論其壯
也則鵬起半天語其細也則鶴巢蛟睫豈直熊能且上增城朝日月之光
於候零飛南斗觸峽龍之氣昔者屈原宋玉始於哀怨之深蘇武李陵生
於別離之世自魏建安之末晉左原以來彫蟲篆刻其詞其意變人人自謂
握靈蛇之珠抱荆山之玉矣公出而雅頌諧和律呂皆備其節節自則曲
其意不韻靡止攄縵則成均無取遂得棟梁文閣冠冕萬古其人誰能倫小生
承蓋

藝文類聚第五十五

藝文類聚卷第五十六

雜文部二

詩

賦

詩

毛詩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 春秋說題辭曰在事為詩未發為謀 漢書曰誦其言謂之詩文章流別論曰書二詩言志歌永言言其志謂之詩古有採詩之官王者以知得失 史記曰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刪取三百五篇皆弦歌以合韶武之音 左傳曰昔周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迹祭公謀父作祈招以止王心其詩曰祈招之悒悒式招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如金 論語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詩含神霧曰詩者天地之心君德之祖百福之宗萬物之戶也 穆天子傳曰至于黃竹天子乃休日中大寒北風雨雪天子作詩我徂黃竹三章以哀民 漢武帝集曰奉車子集暴病一日死上甚悼之乃自為歌詩 列子曰堯徵服遊於康衢聞兒童謠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

不知順帝之則堯問曰孰教爾為此言童兒曰我聞之大夫問夫大夫曰古詩漢書曰匡衡字稚珪好學家貧傭作以供資用尤精詩力過絕人諸儒爲之語曰無說詩匡鼎來應劭曰鼎方也張晏曰匡衡少時是鼎匡說詩解人頤又曰益州刺史王襄欲宣風化衆庶聞王褒有俊才使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詩選好事者習而歌之時汜鄉侯何武爲童子選在歌中久之武等學長安歌大學下轉而上聞宣帝召武等觀之皆賜帛謂曰此盛德之事吾何足以當之又曰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喻其志蓋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故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也趙書曰徐光字季武頓丘人年十四五爲將軍王陽秣馬光但書馬抑屋柱爲詩不親馬事世說曰夏侯湛作周詩成以示潘岳曰此文非徒溫雅乃別見孝悌之性潘因此遂作家風詩又曰郭景純詩云林無靜樹川無停流阮遙集云泓崢蕭瑟實不可言毋讀此輒覺神超形越漢孝武帝元封三年作栢梁臺詔羣臣二千石有能爲七言者乃得上坐皇帝曰日月星辰和四時梁王曰驂駕馭馬從梁來大司馬曰郡國士馬

羽林才丞相曰摠領天下誠難治大將軍曰和撫四夷不易哉御史大夫曰刁筆之吏呂執之太常曰撞鍾擊鼓聲中詩宗正曰宗室廣大日益滋衛尉曰周衛交戟禁不時光祿勳曰摠領從官栢梁臺廷尉曰平理請讞決嫌疑太僕曰循節輿馬待駕來大鴻臚曰郡國吏功差次之少府曰乘輿御物主治楊大司農曰陳粟萬碩揚以箕執金吾曰徼道宮下隨討治左馮翊曰三輔盜賊天下危右扶風曰盜阻南山爲民災京兆尹曰外家公主不可治詹事曰椒房率更領其財典屬國曰蠻夷朝賀常會期大匠曰柱枅薄櫨相枝持太官令曰枇杷橘栗桃李梅上林令曰走狗逐兔張且累郭舍人曰齧妃女唇甘如飴東方朔曰迫窘詰屈幾窮哉宋孝武帝華林都亭曲水聯句效栢梁體九宮盛事予旒纁宋孝三輔務根誠難亮楊州刺史江策拙扮鄉慙恩望南徐州刺史折衡莫效與民謗軍臣元景侍禁衛儲恩踰量太子右呂謬叨寵九流曠史部尚喉唇廢職方思讓臣偃明筆直繩天威諒臣頭師伯梁武帝清暑殿聯句栢梁體居中負展寄纓紱帝言慙輻湊政無術新安太守任昉至德無恨愧違弼徐勉焚京河

豈微物劉丹陽竊侍兩宮慙樞密黃門侍郎清通簡要臣豈汨吏部郎出入

惟辰濫榮秩張卷復道龍樓歌林實太子中庶空班獨坐慙羊質御史中丞

嗣以書記臣敢匹古軍上簿陸倕謬參和鼎講畫一司徒鼎味參和臣多匱徒

才非侍中尚書澄鏡朱紫眇難追吏部尚書後漢孔融離合郡姓名詩曰

漁父屈節水潛匿方與時進止出行施張呂公飢釣闔口渭旁九域有聖

無土不王好是正直女回予匡海外有截隼逝鷹揚六翮不奮羽儀未彰

龍虵之蟄俾也可忘玫瑰隱曜美玉韜光無譽放言深藏按轡安行誰謂

路長魯國孔融梁元帝離合詩曰沉寥雲物淨水木備春光龜定方無遠

合浦不難抗龍梁蕭巡離合詩贈尚書令何敬容曰技能本無取支葉復

單負柯條謬承日木石豈知晨狗馬誠難盡犬羊非賜馴效嘖既不似學

步孰能真寔由系朝典是曰蠹弊倫俗化於茲鄙人塗自此分 陳沈炯

離合詩贈江藻曰開門枕芳野井上井紅桃林中藤馬秀木末風雲高屋

室何寥廓志士隱蓬蒿故知人外賞文酒易陶陶朋友足諧晤又此盛詩

聯明月同攜手良景共含毫樂巴有妙術言是神仙曹百年肆偃仰一理

詎相勞有樂晉潘岳離合詩曰佃漁始化人民穴處意守醇撲音應律

呂桑梓被源丹木在野錫鸞未設金石拂舉害咎蠲消吉德流音谿谷可

安奚作棟宇媯然以憲焉懼外侮熙神委命已求多祐嘆彼季末口出擇

語誰能墨誠言喪厥所壟畝之諺龍潛巖阻渺義崇亂少長失叙悲

宋何長瑜離合詩曰宜然悅今會且怨明晨別肴款不能甘有難不可雪

宋孝武離合詩曰霏雲起兮汎濫雨霽昏而不消意氣悄以無樂音塵

寂而莫交守邊境以臨敵寸心厲於戎昭閣盈圖記門滿賓僚仲秋始戒

中園初凋池育秋蓮水滅寒源二日歸塗以易感日月逝而難要分中心

而誰寄人懷念而必謠懣宋謝惠連離合詩曰故棹遵岳塗方與情

人別嘯歌亦何言肅爾凌霜節谷又曰夫人皆薄離二友獨懷古思篤

子矜詩山川何足苦念又夜集作離合詩曰四坐宴嘉賓一客自遠臻

九言何所戒十善故宜遵此宋謝靈運作離合詩曰古人怨信次十日

眇未央加我懷繼繆口詠情亦傷劇哉歸遊客處子勿相忘別 宋賀道

三

慶離合詩曰促席宴閑夜足歡不覺疲詠歌無餘願永言終在斯信
石道慧離合詩曰好仇華良夜子歡我亦欣昊穹出明月一坐感良晨娛
齊王融離合詩曰冰容慙遠鑿水質謝暉是昭相思夕早望行人歸
又迴文詩曰枝大柳塞北葉暗榆關東垂條逐絮轉落葉散花叢池蓮照
曉月慢錦拂朝風曉吹綸雜羽薄粉艷粧紅離情隔遠道數結深閨中
又後園作迴文詩曰斜峰繞徑曲聳石帶山連花餘拂戲鳥樹密隱鳴蟬
梁簡文帝和湘東王後園迴文詩曰枝雲間石峯脉水侵山岸池清戲鶻
聚樹秋飛葉散梁劭陵王蕭綸迴文詩曰燭華臨靜夜香氣入重帷曲
度聞歌遠繫絃覺舞遲周庾信和迴文詩曰早蓮生竭鑊嫩菊養秋隣
蒲池留浴鳥分橋上戲人梁定襄侯和迴文詩曰危臺出岫迴曲磧上
橋斜池蓮隱弱芰徑條落藤花宋鮑昭建除詩曰建旗出燉煌西討屬
國羌除去徒輿騎戰車羅萬箱蒲山又填谷投安革合營牆平原亘千里
旌鼓轉相望定舍後未休候騎前勅裝執戈無暫頓響叭不解張破滅匹
零國生虜郅支王危亂悉平蕩萬里置關梁成車入王門女獻玉壺漿收
功在一時歷世荷餘光開壤襲朱紱左右佩金章閑帷草太玄茲事始思
狂梁宣帝建除詩曰建國惟神業十世本靈長除奇逾漢祖後后類殷
湯滿盈旣虧度否運理還康平階今復覩德星行昆祥定寇資雄略靜亂
屬賢良執訊窮郅魯弔伐徧徐楊破敵勲備盛佩紫且懷黃危苗旣已窳
妖沴亦云亡成功勒云社治定禮要荒收戟戢歸農務牧馬恣藪場開山按
梯路架海擬山梁閉慾同彭老延壽等東皇梁沈雲建除詩曰建國負
東海衣冠成營丘除道梁淄水結駟登之采滿座感嘉友蘋藻絕時羞乎
望極聊攝直視盡姑尤定交無恒所同志互相求執手歡高宴舉白窮獻
酬破琴豈重賞臨豪寧再儔危生一朝露螻蟻將見謀成功退不處爲
目此收收名弃車馬單步反蝸牛開渠納秋水相土播春疇閉門謝世人
何欲復何求陳沈炯建除詩曰建章建鳳闕藹藹入雲煙除庭發槐柳
冠劔似神仙滿衢飛玉軼夾道躍金鞭平明塵霧合薄暮風雲塞定交大
學裏射策雲臺邊執事一朝謬朝市忽崩遷破家徒徇國力弱不扶顛危
機空覆虎擊惡豈如鷓成師鑿門去敗績裹尸旋收魂不入斗抱景問穹

玄開顏何所說空憶平生前閉門窮巷裏靜掃詠歸田 又六甲詩曰甲
拆開衆果萬物具敷榮乙飛上危幕雀乳出空城 丁翼陳詩罷公綏作賦
成戍巢花已秀滿塘草自生已乃忘懷客榮樂尚 開情庚庚聞鳥嘯肅肅
望鳧征辛酸多閱測寂寞少逢迎壬蒸懷太古覆 妙竹無名癸已空施位
詎以召幽貞 又十二屬詩曰鼠迹生塵案牛羊 暮下來虎嘯坐空谷兔
月向窓開龍隰遠青翠蛇柳近徘徊馬蘭方遠摘 年負始春栽猴栗羞芳
果雞砧引清杯狗其懷物外猪蠹宵悠哉 又六府詩曰水廣南山暗杖
策出蓬門火炬村前發林煙樹下昏金花散黃藥 蕙草雜芳蓀木蘭露漸
落山芝風屢翻土高行已冒抱甕憶中園穀城定 若近當終黃石言 陳
孔魚和六府詩曰金門朱軌躅吾子盛簪裾木舌 無時用萍流復在余水
鄉訪松石蘭澤侶樵漁火洲方可至地肺即爲居 土牛自知止貞心達毀
譽穀稼有時隙乘植望白榆 古兩頭織織詩曰 兩頭織織月初生半白
半黑眼中精膈膈脾脾雞初鳴磊磊落落向曙星 齊王融代兩頭織織
詩曰兩頭織織綺上文半白半黑燕翔羣膈膈脾 脾鳥迹隱磊磊落落玉

石分 藁砧詩曰藁砧今何在山上復有山何 當大刀頭破鏡飛上天

齊王融代藁砧詩曰花蒂今何在不是林下生 何當垂兩鬢團扇雲間明

又曰鏡臺今何在寸身正相隨何當碎聯王雲 上壁已虧古五雜組詩曰

五雜組岡頭草往復還車馬道不獲已人將老 齊王融代五雜組詩曰

五雜組慶雲發往復還經天月不獲已生胡越 梁范雲擬古五雜組詩

曰五雜組會塗山往復還兩嶠關不得已嬌與 鰥 宋王微四氣詩曰蒼

若首春華梧楸當夏翳鳴笙起秋風置酒飛冬雪 齊王融四氣詩曰赤

如城霞起青如松霧澈黑如幽都雪百如瑤池雪 梁范雲四色詩曰折

柳青門外握蘭翠疏中綠蘋騁春日碧渚澹時風 又曰差池朱鷺去續

翻赤鴈歸澗澗丹魚聚聯翩血鳥飛 又曰素鱗颺北渚白水杜南宛獻

環潤玉塞歸珠照瓊轅 又曰烏林葉將霞墨池水就乾玄豹藏暮雨黑

豹凌夜寒 又曰丹如桓公廟青如夕郎門黑如南巖礪白如來山鏡

宋鮑昭謎字詩曰一形一體四支八頭四八一 八飛泉仰流井頭如刀尾

如鉤中央橫廣四角六抽右面負兩刃左邊雙屬牛 龜 乾之一九從立無

五

偶依之二六宛然雙宿土 宋謝莊自尋陽至都集道里名爲詩曰山經
函旋覽水牒勅敷尋稽榭誠淹流煙臺信遐臨朔州凝寒氣秋浦結清陰
眇眇高湖曠遥遥南陵深青溪如委黛黃沙似舒金觀道雷池側訪德茅
堂陰魯顯闕微迹秦良滅芳音訊遠博望崖探賦梁山岑崇館非陳宇茂
苑豈舊林 宋鮑昭數名詩曰一身仕關西家族滿山東二年從車駕齋
祭甘泉宮三朝國慶畢休沐還舊邦四牡曜長路輕蓋若飛鴻五侯相餞
送高會集新豐六樂陳廣坐組帳揚春風七盤起長袖庭下列歌鍾八珍
盈彫俎綺肴紛錯重九族咸瞻遲賓友仰徽容十載學無就善宦 朝通
齊虞羲數名詩曰一去濠水陽連翩遠爲客二毛颯已垂家貧所無擇三
徑日荒踈徭人心不懌四豪不降意何事黃金百五日來歸者朱論竟長
陌六郡輕薄兒追隨窮日夕七發動音容賓從紛弈弈八表服英嚴光光
滿墳籍九流意何以守玄途成白十載職不移來歸落松柏 梁范雲數
名詩曰一鼓有餘氣趨勇正紛紜二廣無遺略雄虎自爲羣三河尚擾攘
循槽起橫楹四巡駐青蹕瘞玉曠亭云五十又舒旆旗幟日續紛六郡長

家子慕義輕從軍七獲美前載克俊嘉昔聞八音併繁律將以安司勳九
命旣斯復金壁固宜分十難康有道延首望鄉雲 齊王融奉和竟陵王
郡縣名詩曰追芳承荔浦揖道訊虛丘升裾臨廣牧從望盡平洲曾山陵
翠板方渠緬清流陽臺翻早茂陰館懷名秋歲晏東光弭景昊西華收端
溪漸昔彥測水謝前脩往食曲阜盛今屬平臺遊燕棠缺初雅鄭衮息遺
謳久傾信都美乃結茂陵儔河間誠可詠南海果難游 梁范雲奉和齊
竟陵王郡縣名詩曰撫戈金城外解珮玉門中白馬騰遠雪蒼松壯寒風
臨涇方辯渭安夷始和戎取禾廣田北驅獸飛狐東新城多雉堞故市絕
商工海西舟楫斷雲南煙霧通盤節疇盛德宣力照武功還飲漁陽水歸
轉杜陵蓬 梁沈約奉和竟陵王郡縣名詩曰西都富軒冕南宮溢才彥
高闕連朱雉方渠漸游殿廣川肆河濟長岑繞嶠汧曲梁濟危渚平皋騁
悠眇青淵皎澄澈曾山鬱葱雋陽泉濯春藻陰丘聚寒霰西華不可留東
光促奔箭望都遊子懷臨戎征馬倦旣豫平臺集復齒南皮宴一窺長安
城羞言杜陵椽 梁元帝縣名詩曰長陵新市北鄭衛好容儀先過上蘭

苑還牽高柳枝薄糝宜入鏡舒花堪照池蒲州涵水色椒壁雜風吹此時
方夜飲平臺傳羽卮 梁范雲州名詩曰司春命初鐸青耦肆中樊逸豫
誠何事稻梁復宜敦徐步遵廣隰冀以寫憂源楊柳垂場圃荆棘生庭門
交情久所見益友能孰存 梁簡文帝卦名詩曰櫛比園花滿徑復水流
新離禽時入袖旅俗乍依蘋豐壺要上客鵠鼎命嘉賓車由秦夏闢馬散
咸陽塵蓮舟雖未濟分密已同人 梁簡文帝藥名詩曰朝風動春草落
日照橫塘重臺蕩子妾黃昏獨自傷燭映合歡被帷飄蘇合香石墨聊書
賦鉛華試作糝徒令惜萱草蔓延滿空房 梁元帝藥名詩曰戍客恒山
下常思衣錦歸况看春草歇還見鴈南飛蠟燭凝花影重臺閉綺扉風吹
竹葉袖網綴流黃機詎信金城裏繁露曉霑衣 梁庾肩吾奉和藥名詩
曰英王牧荆楚聽訟出池臺督郵稱蝗去亭長說烏來行塘朱鷺響當道
赤帷開馬鞭聊寫賦竹葉暫傾杯 梁沈約奉和齊竟陵王藥名詩曰丹
草秀朱翹重臺架危岳木蘭露易飲射干枝可結陽隰采辛夷寒山望積
雪玉泉亟周流雲華乍明滅合歡葉暮卷爵林聲夜切垂景迫連桑思仙
慕雲埒荆實部丹瓶龍菊汗奔血照握乃夜光盈車非玉屑細柳空歲藥
水萍終萎絕黃符若可挹長生永昭哲 梁元帝姓名詩曰征人習水戰
辛苦配戈船夜城隨偃月朝軍逐避年龍吟激水度虹光入夜圓濤來如
陣起星上似烽燃經時事南越還復討朝鮮 梁沈約和陸慧曉百姓名
詩曰建都望淮海樹闕表衡稽井幹風雲出柏梁星漢齊皇王臨萬宇惠
化覃黔黎吉士服仁義宿昔秉華圭庸賢起幽谷欽言非象犀端委康國
步偃息召邦攜舉政方分策易紀粲金泥伊余沐嘉幸由是別園畦曾微
洎靈苔光景遂云西方隨鍊丹子薄暮矯行迷 梁元帝相名詩曰仙人
賣玉杖乘鹿去山林浮杯度池曲摩鏡往河陰井內青銅板竈裏化黃金
妻搖五明扇妾弄一絃琴暫遊忽千里中天那可尋 梁元帝鳥名詩曰
方舟去鳩鵲引欲相要晨鳧移去舸飛鷺動歸橈難人憐夜刻鳳女念
吹簫雀釵照輕幌翠的繞纖腰復聞未鷺曲鉦管雜迴潮 梁元帝獸名
詩曰豹韜求秘術虎略選良臣水涉黃牛浦山過白馬津推鋒上狐塞畫
像入麒麟果下新花落桃枝芳樹春王孫及公子熊席復橫陳 梁元帝

歌曲名詩曰啼鳥怨別鶴曙鳥憶離家石闕題書字
鏗鏘飄落花東方曉
星度西山晚日斜
穀衫廻廣袖團扇掩輕紗
暫借青驄馬來送黃牛車
梁元帝龜北名詩曰土膏春氣生
倡女協春情魚遊連北水
鵲作遼東鳴折梅還種鬢
鬢柱更移聲銀燭含朱火
金鑪對寶筆背枝凝夕焰
却月隱高城
又斜冗名詩曰金推五百里
日晚唱歸來車轉承光殿
步上通天臺
釵臨曲池影扇拂玉堂
梅先取中庭入罷逐步廊
迴下關那早閉人迎已復開
又將軍名詩曰虎旅皆成陣
龍騎盡能躡焉鞭俱破虜
決勝往長榆細柳浮輕暗
大樹繞栖烏樓船寫退鷁
檣鳥狎飛鳧度河還自許
偏与功名俱
又宮殿名詩曰杯間花欲燃
竹徑露初圓關雞東道上走馬
北場邊合歡依暝蒼蒲菊向日
鮮旗亭覓張放香雨迎董賢
定隔天淵水相思夜不眠
又屋名詩曰梁園氣色和斗
此共相過玉柱調新曲畫扇
掩餘歌深潭影菱葉絕壁挂
輕蘿木蓮恨花晚蔞燕嫌刺
多合情戲芳節徐步待金波
又車名詩曰長墟帶江轉
連蕙映日分佳人坐椒屋接膝
出羣日暮輕帷下

黃金妾贈君
又船名詩曰天溟浮雲飛三翼
自相追池模白鵝舞檐知
青雀歸華淵通轉壑伏檻跨
相磯松澗流星影桂窻斜月
擘思君此無極高樓淚染衣
又樹名詩曰桃李競追隨
輕衫露弱枝杏梁始東照
杯火未西馳香因玉釧動
佩逐金衣移柳葉生眉上
珠璫搖鬢垂逢君桂枝馬
車下覓新知
又草名詩曰胡王迎娉主
塗經朔北遊金錢買含笑
銀缸影梳頭初控游龍馬
仍移卷和舟中江離思切蓬
鬢不堪秋沉度蒲昌海落
月似懸鉤
陳沈炯八音詩曰金屋貯
阿嬌樓閣起迢迢石頭足
年少大道跨河橋絲桐無
緩節羅騎自飄飄竹煙生
薄晚花色亂春朝匏瓜詎
無匹神女嫁蘇韶土地多
妍冶鄉里足塵躡華年未
相識聲論動風颺木桃堪
底用寄以荅瓊瑤
又和蔡黃門口字詠絕句曰
踴躍宮閣路靈靈谷口問
誰知名器品語哩各崎嶇

賦

毛詩序曰詩有六義其二曰賦
釋名曰賦敷也敷布其義謂之賦也
漢書曰不歌而誦謂之賦
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
言感物造端材智深美

可以與圖政事故可以為列大夫也春秋之後周道浸壞聘問歌詠不行於列國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譏憂國皆作賦以風諭成有則隱古訓之義其後宋玉唐勒漢興枚乘司馬相如下及揚子雲競為侈麗闕廣之語設其諷諭之義是以揚子稱之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如孔氏之門用賦也則賈誼登堂相如入室矣 又曰上令王褒與張子僑等並待詔數從遊獵所幸官館輒為歌頌第其高下以差賜帛議者多以為淫靡不急上曰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辭大者與古詩同義小者辨麗可嘉譬如女工有綺縠音樂有鄭衛今世俗猶皆以此娛悅耳目辭賦有仁義風諭鳥獸草木多聞之觀賢於倡優博奕遠矣 又曰枚臯上書北闕自陳枚乘之子得上得大喜召入見待詔臯因賦殿中詔使賦平樂館善之拜為郎臯不通經術談笑類俳倡為賦頌好優戲以故得深瀆貴幸比東方朔郭舍人等武帝春秋三十九乃得皇太子羣臣喜故臯與東方朔作皇太子生賦臯為文疾受詔輒成司馬相如善為文而遲故所作少 漢書曰成帝趙昭儀方大幸每上往甘泉宮常從在屬車間豹尾中故楊雄盛言車騎之眾然麗之駕非所以感動天地迎釐三辰又言屏玉女却宓妃以懲齋戒之事賦成奏之天子異焉先是時蜀有司馬相如作賦甚弘麗溫雅雄心壯之每作賦常擬以為式東觀漢記曰班固字孟堅九歲能作賦頌固數入讀書禁中每行巡狩輒獻賦頌 栢子新論曰余少時見揚子雲麗文高論不量年少猥欲逮及常作小賦用精思大劇而立感動發病子雲亦言成帝上甘泉詔使作賦為之卒暴倦卧夢其五臟出地及覺六少氣病一歲余素好文見子雲工為賦欲從之學子雲曰能讀千賦則善為之矣 禰衡別傳曰黃射大會賓客人有獻鸚鵡者射與卮酒於衡曰願先生賦之以娛嘉賓衡攬筆而作文不加點辭彩甚麗 魏略曰下蘭獻賦贊述太子德美太子報曰作者不虛其辭受者必當甘實蘭此者豈吾實哉昔吾丘壽王陳寶何武等徒以歌頌猶金帛之賜而事雖不諒義足嘉也今賜牛一頭 又曰邯鄲淳作投壺賦千餘言奏之文帝以為工賜帛十疋 魏志曰陳思王曹植字子建善屬文太祖嘗視其文謂植曰汝倩人耶植曰言出為論下筆成

章願當面試奈何倩人時業都銅爵臺新成太祖悉將諸子登臺使各爲賦植援筆立成太祖甚異之 王隱晉書曰張華字茂先阮籍見華鶴鳴賦以爲王佐之才中書郎成公綏亦推華文義勝已 文士傳曰何植字元幹青龍元年天子特詔曰楊州別駕何植有文章才識使作許都賦成封上不得令人見植遂造賦表上又曰潘尼曾與同僚飲主人有瑠璃枕客使賦之尼於坐立成 世說曰孫興公作天台賦成以示范榮期云卿試擲置地要作金石聲范曰恐子之金石非宮商中聲然每至佳句皆輒云應是我輩語 **賦** 晉陸機文武曰余每觀才士之作竊有以得其用心夫其放言遺辭良多變矣妍蚩好惡可得而言每每自屬文尤見其情恒患意不稱物文不達意非知之雖能之難也故作文賦以述先士之盛藻因論作文之利害所由他日逮可謂曲盡其妙佇中區以玄覽順情志於典墳遵四時以歎逝瞻萬物而思紛悲落葉於勁秋喜柔條於芳春心稟稟以懷霜志眇眇而臨雲詠世德之俊烈誦先人之清芬慨投篇而援筆聊宣之乎斯文其始也皆收視反聽耽思傍訊精驚八極心遊萬仞其致

此情瞳矐而彌鮮物昭哲而互進傾羣言之瀝液漱六藝之芳潤收百世之闕文採千載之遺韻謝朝華於已披啓夕秀於未振觀古今於須臾撫四海於一瞬然後選義按部考辭就班藏景者咸叩懷響者必彈或因枝以振葉或緣波而討源或妥帖而易施或齟齬而不安籠天地於形內控萬物於筆端伊茲事之可樂固聖賢之所欽課虛無以責有叩寂寞而求音函繇邈於尺素吐滂霈乎寸心言恢之而彌廣思按之而愈深播芳蕤之馥馥發清條之森森粲風飛而颺豎鬱雲起乎翰林故夫誇目者尚奢愜心者貴當言窮者無隘論達者唯曠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碑披文以相質誄纏綿而悽愴銘博約而溫潤箴頓挫而清壯頌優遊以彬蔚論精微而卽暢奏平徹以閑雅說煒曄而譎誑雖區分之在茲亦禁邪而制放要辭達而理舉故無取乎冗長其爲體也屢遷其會意也尚巧其遺言也貴研暨音聲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或仰偁於先條或俯侵於後章或辭害而理比或言順而義妨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考殿最於錙銖定去留於毫芒三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雖衆辭之有條必待茲

而效績或藻思綺合清麗芊眠爛若緝繡悽若繁絃必所擬之不殊乃聞
合乎曩篇雖杼軸於予懷休他人之我先石韞玉而山輝水懷珠而川媚
彼榛楛之勿翦亦蒙榮而集翠若夫豐約之裁俯仰之形因直適變曲有
微情或言拙而論巧或理朴而辭輕或襲故而彌新或汙濁而更清或覽
之而必察或妍之而後精譬循舞者趁節以投袂歌者應弦而遣聲若夫
應感之會通塞之紀來不可過去不可止藏若影滅行猶響起思風發於
曾臆言泉流於唇齒紛葳蕤以馭選唯豪素之所擬文徽徽以溢目音泠
泠而盈耳及其六情底滯志往神留元若枯木豁若涸流覽榮魂以探賸
頓精爽而自求理翳翳而愈伏思軋軋而若抽是故或竭情而多悔或率
意而寡尤伊茲文之爲用固衆理之所因配霑潤於雲雨象變化乎鬼神
被金石而德廣流管弦而日新 漢楊雄反騷曰雄母讀屈原離騷未嘗
不流涕也乃作書往往撫離騷文而反之自岷山投諸江流以弔屈原有
周氏之蟬嫣或鼻祖於汾隅靈宗初謀伯僑子流于未之楊侯惟天軌之
不辟何純潔而離分漢十世之楊翔招搖紀丁 正正皇天之清則度后

土之方貞鳳呈翔於蓬渚豈駕鷲之能捷騁驪駒於曲歎驢連騫而齊足
衿荷芰之繡衣被芙蓉之朱裳芳酷烈而莫聞不如襲而幽之離房精瓊
靡與秋菊將以延夫天年臨汨羅而自隕何怨曰薄於西山累既攀夫傳
說奚不信而遂行徒恐鷓鴣之將鳴顧先百草爲不榮 後漢班彪悼離
騷曰夫華植之有零茂故陰陽之度也聖哲之有窮達亦命之故也惟達
人進止得時行以遂伸否則詘而坵螻體龍蛇以幽潛 晉摯虞愍騷曰
蓋明哲之處身固度時以進退泰則攄志於宇宙否則澄神於幽昧摘之
莫究其外亟之罔識其內順陰陽以潛躍豈凝滯乎一槩 魏陳王曹植
九詠曰芙蓉車兮挂衡結萍蓋兮翠旌四蒼虬兮翼轂駕陵魚兮駢鯨菌
薦兮莖席蕙幃兮琴牀抗南箕兮簞瓊藻掘天河兮滌玉觴靈旣降兮泊
靜默登文階兮坐紫房服春榮兮猗摩雲裾繞兮容裔冠北辰兮爰我帶
冕虹兮陵厲蘭肴御兮玉俎陳雅音奏兮文虞羅感漢兮美遊女揚激楚
兮詠湘娥臨迴風兮浮漢渚目牽牛兮眺織女交有際兮會有期嗟痛吾
兮來不時來無見兮進無聞泣下雨兮歎成雲先后悔其靡及異後王之

一寤猶擷轡而繁策馳覆車之危路羣乘舟而無楫將何川而能渡何世俗之蒙昧悼邦國之未靜任椒蘭其望治由倒裳而求領尋湘漢之長流採芳岸之靈芝遇游女於水裔採菱華而結辭野蕭條以極望曠千里以無人民主期於必死何自苦以終身寧作清水之汙泥不爲濁路之飛塵梁元帝擬秋氣搖落曰秋風起兮寒鴈歸寒蟬鳴兮秋草腓萍清兮水徹葉落兮林稀 梁張縉擬若有人兮曰若有人兮傍巖后新葺衣兮杜衡席表幽居兮翠微上臨春風兮聊騁望日已暮兮夕雲飛懷君王兮未能歸 梁武帝賦體曰草迴風以照春木承雲以含化芳競飛於陽和花爭開於日夜樂萬類之得所豈此心之云舍欣分竹其厲精慙戎車之屢駕梁任昉賦體曰倣征侶兮艤行舟奉君命兮不俟駕屬軒軌之易循值堯民之可化輒孺雉之聲朝惡細魚之在夜奉玉檢之陸離待金璽之云舍梁王僧孺賦體曰雜沓兮翠旌容與兮龍駕新桐兮始華乳雀兮初化思治兮終朝求人兮仄夜竟大德之未德訓何飛光之徒 陸倕賦體曰奉欽明之睿后沐隆平之玄化參振鷺之充庭待長徒 曾合異無恨於

終南豫告成於芝駕雖就列而陳力終胡顏於長夜 梁柳惔賦體曰飛鸞竦兮不停陰徂川逝兮無暫舍白日山山兮樂晚辰春雷奮兮動蘭夜竊匪服於儲闈叨鴻恩於良駕何眇身之多幸濯微纓於唐化 魏文帝典論曰夫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傳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爾而固小之夫人善於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今之文人孔融陳琳王粲徐幹阮瑀應瑒劉楨斯七人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自以騁駮驥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以此相服亦良難矣蓋君子審己以度人故能免於斯累乃作文論王粲長於詞賦徐幹時有逸氣然粲匹也陳琳阮瑀之章表書記今之俊也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辭至于雜以嘲戲及其時有所善楊班疇也天文本同而未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顯而制禮不以隱約而弗務不以康樂而加思夫然則古人賤

尺璧而重寸，陰懼乎時之過已而人多不強，力貧賤則懾於飢寒，富貴則流於逸樂，遂管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日月逝於上，體貌衰於下，忽然與萬物遷化，斯志士所大痛也。晉摯虞文章流別論曰：文章者所以宣上下之象，明人倫之敘，窮理盡性以究萬物之宜者也。王澤流而詩作成，功臻而頌興，德勳立而銘著，嘉美終而誄集，祝史陳辭，官箴王闕，周禮太師掌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言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頌者美盛德之形容，賦者敷陳之稱也。比者喻類之言也，興者有感之辭也。後世之爲詩者多矣，其功德者謂之頌，其餘則摠謂之詩，頌詩之美者也。古者聖帝明王功成治定而頌聲興，於是奏於宗廟，告於鬼神，故頌之所美者聖王之德也。古之作詩者發乎情，止乎禮義，情之發因辭以形之，禮義之指須事以明之，故有賦焉。所以假象盡辭，敷陳其志。古詩之賦以情義爲主，以事類爲佐。今之賦以事形爲本，以義正爲助，情義爲主，則言省而文有例矣。事形爲本，則言當而辭無常文之煩，省辭之險，易蓋由於此。夫假象過大，則與類相遠，逸辭過壯，則與事相違，辭言過理，則與義相失，麗靡過美，則與情相悖。此四過者所以背大體而害政教，是以司馬遷割相如之浮說，揚雄疾辭人之賦麗以淫，詩之流也。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九言古詩，率以四言爲體，而時有一句二句雜在四言之間，後世演之，遂以爲篇。古詩之三言者，振鷺鷺于飛之屬是也。五言者，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之屬是也。六言者，我姑酌彼金罍之屬是也。七言者，交交黃鳥，止于桑之屬是也。九言者，洵酌彼行潦，挹彼注茲之屬是也。六詩雖以情志爲本，而以成聲爲節，然則雅音之韻，四言爲言，其餘雖備曲折之體，而非音之正也。

藝文類聚卷第五十七

雜文部三七 連珠

七

傅玄七謨序曰昔枚乘作七發而屬文之士若傅毅劉廣世崔駰李尤桓麟崔琦劉良之徒承其流而作之者紛焉七激七興七依七疑七說七蠲七舉之篇通儒大才馬季長張平子亦引其源而廣之馬作七厲張造七辯非張氏至恩北之七激水爲劣也七釋僉曰妙焉吾無間矣若七激七依之車櫟七枝七辯之纏絲精巧七啓之奔逸壯麗七釋之情密閑理亦近伐之所希也 摯虞文章流別論曰七發造於枚借吳楚以爲客主乘先言出輿入輦廢痿之損深宮洞房寒暑之疾靡漫美色宴安之毒厚味暖服淫躍之害宜聽世之君子要言妙道以疏神導體蠲滯之累旣設此辭以顯明去就之路而後說以聲色逸遊之樂其說不入乃陳聖人辯士講論之娛而霍然疾瘳此固膏粱之常疾以爲匡勸雖有甚秦之辭而不沒其諷諭之義也其流遂廣其義遂變率有辭人淫麗之尤矣 崔駰

既作七依而假非有先生之言曰嗚呼楊雄有言童子雕蟲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為也孔子疾小言破道斯文之族豈不謂義不足而辯有餘者乎賦者將以諷吾恐其不免於勸也 傅子集古今七而論品之署曰七林漢枚乘七發曰楚太子有疾吳客往問之曰伏聞太子玉體不安亦少間乎今夫貴人之子必官居而閨處飲食則溫淳甘肅衣則雜還曼煖雖有金石之堅將猶銷鑠而挺解也况其在筋骨之間乎且夫出輿入輦命曰蹶痿之幾洞房清宮命曰寒熱之媒皓齒蛾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醲命曰腐腸之藥今太子膚色靡曼四支委隨筋骨挺解越女侍前齊姬奉後往來遊宴縱恣乎曲房隱間之中此甘餐毒藥戲猛獸之爪牙也雖令扁鵲治內巫咸治外尚何及哉客曰太子之病可以要言妙道說而去也不欲聞之乎太子曰僕願聞之客曰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中鬱結之輪茵根扶疎以分離上有千仞之峯下臨百丈之谿湍流遡波又澹淡之其根半死半生冬則烈風漂霰飛雪之所激也夏則雷霆霹靂之所感也朝則鸚鵡黃鸝鳴焉暮則羈鳩迷鳥宿焉獨鶴晨號乎其上鷓鴣哀鳴翔

乎其下於是昔秋涉冬使琴擊斫斬以為琴野蘭之絲以為絃使師堂操張伯牙為之歌二曰麥秀漸兮雉朝飛向虛壑兮昔喬槐依絕區兮臨迴池飛鳥聞之翕翼而不能去野獸聞之垂耳而不能行蚊蟻蟻聞之柱喙而不能前此亦天下之至悲也太子能強起而聽之乎 云云 客曰牯牛之腴菜以筍蒲肥狗之和胃以山膚楚苗之食安胡之飯博之不解一啜而散於是伊尹煎熬易牙調和熊蹯之臠勺藥之醬秋黃之蘇白露之茹蘭英之酒酌以滌口山梁之飡豢豹之首小飲大歡如湯沃雪此亦天下之至美也太子能起嘗之乎客曰鍾岳之牡齒至之車前似飛鳥後似駟驢伯樂相其前後王良造父為之御秦缺樓秀為之右於是乎射于鑑之重爭千里之逐此亦天下之至駿也太子能強乘乎客曰既登景夷之臺南望荆山北望汝海左江右湖其變無有乃下置酒於娛懷之宮連廊四注紛紜玄綠輦道邪交黃池紆曲瀾章白鷺鴛鴦鷓鴣鸚鵡翠鬣紫纓女桑河柳素葉紫莖松柏豫樟條上造天梧桐栢欄極望成林乃發激楚之結風揚鄭衛之皓齒雜裾垂髻目窈心與掄流波雜杜若蒙清塵被

蘭澤嫵服而御此亦天下靡麗皓侈廣大之樂也太子能起強遊乎客曰
將爲太子馴騏驥之馬駕飛軫之輿乘挂駁之乘右夏服之勁箭左烏韜
之雕弓周馳兮蘭澤弭節乎江潯掩青蘋遊清風陶陽氣蕩春心逐狡獸
集輕禽於是極太馬之才因野獸之足此校獵之至壯也太子能強遊乎
客曰榛林深澤煙雲暗漠兕獸並行教武孔猛袒揚身薄妝獲掌功賞賜
金帛旨酒嘉肴羞魚膾炙以御賓客貞信之色形以金石高歌陳唱萬歲
無斁能起強遊之乎太子曰僕甚願從直恐爲諸大夫累耳客曰將以八
月之望往觀濤乎廣陵之曲江足以駭矣恍兮惚兮慄兮虹洞兮倉
天極慮兮崖涖泪乘流而下降或不知其所止當臬之時雖有淹病疾
將偃伸起蹙發警披聾而觀望也况且眇小煩懣醞醞病酒之徒哉太子
曰善然則濤何氣哉客曰聞於師曰其始起也淋淋焉若白鷺之下羽其
少進也浩浩澄澄如素車白馬幃蓋之張其波涌而雲亂擾擾焉如三軍
之騰裝其旁作而奔起也飄飄焉如輕車之勒兵太子能起觀乎客曰將
爲太子奏方術之士有資略者若莊周魏牟揚朱墨程詹何之論使之論

天下之精微理萬物之是非孔老覽觀孟子持籌而筭之萬不失一此亦
天下要言妙道也太子豈欲聞之乎於是太子據几而起曰渙乎一聽聖
人辯士之言霍然病已 後漢傅毅七激曰徒華公子託病幽處游心於
玄妙清思乎黃老於是玄通子聞而性屬曰僕聞君子當世而光迹因時
以舒志必將銘勒功勳懸著隆高今公子削迹藏休當年陸沉變度易趣
遠拂雅心挾六經之指守偏塞之術意亦有所蔽與何圖身之謬也僕將
爲公子論天下之至妙列耳目之通好原情心之性理綜道德之彌奧豈
欲聞之乎公子曰僕雖不敏固願聞之玄通子曰洪梧幽生生于遐荒陽
春後榮涉秋先彫晨飈飛礫孫禽相求積雪我泐中夏不流於是乃使夫
遊官夫勢窮擯之士涑溺水越炎火窮林薄厯隱深三秋乃獲斷之高岑
梓匠摹度擬以斧斤然後背洞壑臨絕谿聽迅波望層崖大師奏操榮期
清歌歌曰陸景山兮採芳苓哀不慘傷樂不流聲彈羽躍水叩角奮榮沉
微玄穆感物寤靈此亦天下之妙音也子能強起而聽之乎玄通子曰單
極滋味嘉旨之膳菊藜常珍庶羞異饌冷養之魚膾其鯉魴分毫之割纖

如髮芒散如絕穀積如委紅殊芳異味厥和不同既食日晏乃進夫雍州之梨出于麗陰下生正隰上託柱林甘露潤其葉體泉漸其根脆不抗齒在口流液握之摧沮批之離圻可以解煩怡悅心意子能起而食之乎玄通子曰驥騄之乘龍驤超擡騰虛鳥踊莫能執御於是乃使王良理轡操以術教踐路促節機登飈驅前不可先後不可追踰埃絕影倏忽若飛日不轉曜窮遠旋歸此蓋天下之駿馬子能強起而乘之乎玄通子曰三時既逝季冬暮歲玄冥終統度卉零悴王在靈囿講戎簡旅於是駟驥騄乘輕軒麾旌旗鳴八鸞陳衆車于廣濕散列騎于平原屬衆網以彌野連羅羅以營山部曲周匝風動雲旋合團促陣禽獸駭殫仆不暇起窮不及旋擊不待刃骨解肉離摧牙碎首分其文皮流血丹野羽毛翳曰於是下蘭臯臨流泉觀通谷望景山酌旨酒割芳鮮此天下之至娛也子能強起而觀之乎玄通子曰當館侈飾洞房華屋楹榭雕藻文以朱綠曾臺百仞臨望博見俯視雲霧騁目窮觀園數平夷沼池漫衍禽獸羣交芳草華蔓於是賓友所歡近覽從容詹公沉餌蒲且飛紅綸不虛出天不徒降投鉤必獲控弦加雙俯盡深濳仰殫輕翼日移息倦然後讌息列觴酌醴妖靡侍側被華文曳綾縠弭隨珠佩琚玉紅顏呈素娥眉不畫脣不施朱髮不加澤升龍舟浮華池紆帷翳而來望鏡形影於玄流偏滔滔以南北似漢女之神遊突比目之雙躍樂偏禽之匹嬉此亦天下之歡也子能強起而與之遊乎玄通子曰漢之盛世存乎永平太和協揚萬機摻清於是羣俊學士雲集辟雍含詠聖術文質發矇達犧農之妙旨照虞夏之典墳遵孔氏之憲則投頽閱文高迹推義窮類靡不博觀光潤嘉美世示其言公子瞿然而興曰至乎主得聖道天基允臧明哲用思君子所常自知沉溺久蔽不悟請誦斯語仰子法度 後漢劉廣世七輿曰子康子有疾王先生往焉曰駿壯之馬惱不征路其荷衡也曜似驚禽其即行也輦若遊鷹飈駭風逝電發波騰影不及形塵不暇興 後漢崔駰七依曰客曰乃導玄山之梁不周之稻礪以絺綌砥以柔韋洞庭之鮒灌水之鯉滋以陽撲之薑菽以壽木之華醴以大夏之壇酢以越裳之梅反宇垂阿洞門金鋪丹柱雕楹飛閣曾棲於是置酒乎謙遊之堂張樂乎長娛之臺酒酣樂中美人

進以承宴調歡欣以解容迴顧百萬一笑千金振飛毅以長舞袖裊細腰
以務抑揚當此之時孔子傾於阿谷柳下忽而更婚老聃遺其虛靜楊雄
失其太玄此天下之逸豫宴樂之至盤也公子豈能興乎客曰彭蠡之鳥
萬萬而羣荆山之獸億億而屯雲合風散隱隱震震乃命長狄使驅獸夷
羿作虞人騰句喙以追飛騁韓盧以逐奔弓彈交錯把弧控弦響繁弱鼓
千鈞死獸藉藉聚如山選取上鮮獻之庖人 後漢李尤七款曰奇宮閑
館迴庭洞門井幹廣望重閣相因夏屋渠渠嗟峨合連前臨都街後據流
川梁王青黎盧橘是生白華綠葉扶踈各榮與時代序孰不墮零黃景炫
炫眩林曜封金衣素賁班白內充副以芊柘豐弘誕節纖液玉津旨於飲
蜜 後漢桓麟七說曰香蕈爲飯雜以稗菰散如細蚯搏似凝膚河鼃之
羨齊以蘭梅芳芬甘旨未啜先滋椅梧與梓主乎曾崖上仰貫天之山下
臨洞地之豁飛霜厲其不颺風激其崖孤琴徑其根雜鳥菜其枝王良栢
其左造父駮其右揮沫揚鑿倏忽長驅輪不暇轉足不及驟騰虛踰浮警
若飈霞道恍忽逐無形速疾影之超表捷飛響之應聲超絕壑踰懸阜馳
猛禽射勁鳥騁不失蹤滿不空發彈輕翼於高冥窮疾足於方外 後漢
崔琦七蠲曰寒門丘子有疾玄野子謂之曰藍沼清池素波朱瀾金鈎芳
餌纖繳華竿緙沉魚浮薦以香蘭幽室洞房絕檻垂軒紫晶閣青臺綺錯相
連結實布葉與波邪傾從風離合澹淡交并紫蒂黃葩翳不吐榮紅頰溢
坐美目盈堂姿喻卷華操越秋霜從容微眄流曜吐芳巧穴在側顧眄傾
城玄野子曰爰有梧桐產乎玄谿傳根朽壤託陰生危激不深其下孤鳥
集其枝罔雙偶而特立獨飄颻而單離匠石摧肩公輪折自目眩肌戰制
以爲琴子野調操鍾期聽音子能聽之乎 後漢劉梁七舉曰丹楹縹壁
紫柱紅梁桷櫨朱綠藻栒玄黃鏤以金碧雜以夜光鴻臺白層于雲參差
仰觀八極遊目無涯王樹青葱鸞鶴並栖隨珠明月照曜具陂 後漢張
衡七辯曰無爲先生祖述列仙背世絕俗唯誦道篇形虛年衰志猶不遷
於是七辯謀焉曰無爲先生淹在幽隅藏聲隱景刻迹窮居抑其不韙盍
往辯諸乃階而就之虛然子曰樂國之都設爲閑館工輪制匠譎詭煥爛
重屋百層連閣周漫應門鏘鏘華闕雙建彫蟲彤綠蛸虹蜿蜒於是彈比

翼落鸚黃加雙鷓經鴛鴦然後擢雲舫觀中流寒芙蓉集芳洲縱文身搏
潛鱗探水玉拔瓊根收明月之照耀玩赤瑕之璘璪此宮室之麗也子盍
歸而處之乎雕華子曰玄清白醴蒲陶醴醢嘉肴雜醢三難肉七菹荔支
黃甘寒梨韓榛沙錫石蜜遠國儲珍於是乃有藟黍脂牲麋麇豹胎飛鳥
樓鷺養之以時審其齊和適其辛酸芳以薑柝拂以桂蘭會稽之菰翼野
之梁珍羞雜速灼爍芳香此滋味之麗也子盍歸而食之安存子曰淮南
清歌燕餘材舞列平前堂通奏代敘結鄭衛之遺風楊流哇而脉激楚聲
鼓吹竽籟應律金石合奏妖冶邀會觀者交目衣解忘帶於是樂中日晚
移即昏庭美人妖服變曲爲清改賦新詞轉歌流聲此音樂之麗也子盍
歸而聽諸闕立子曰西施之徒姿容脩嫵弱顏回植妍姿閑暇形似削成
膏如束素淑性窈窕秀色美黠鬢髮玄髻光可以鑒鬢輔巧笑清眸流眇
皓齒朱脣的皪粲練於是紅華曼理遺芳酷烈待夕先生同茲宴聚假明
蘭燈指圖觀列蟬綿且愧天紹紆折此女色之麗也子盍歸而從之空桐
子曰交趾緬緜筒中之紵京城阿縞譬之蟬羽製爲時服以適寒暑駟秀

騏之駮駿載軫獵之輜車建采虹之長旃系雌霓而爲旗逸駭騖於青丘
超廣漠而末逝此輿服之麗也子盍歸而乘之依衛子曰若夫赤松王喬
羨門安期噓吸沆漚飲醴茹芝駕應龍戴行雲桴弱水越炎氛覽八極度
天垠上游紫宮下棲崑崙此神仙之麗也子盍行而求之先生乃興而言
曰吁美哉吾子之誨穆如清風啓乃嘉猷寔慰我心矯然傾首邪睨玄圃
軒臂矯翼將飛未舉髣無子曰在我聖皇躬勞至思參天兩地匪怠厥司
率由舊章遵彼前謀正邪理謬靡有所疑旁窺八索仰鏡三墳講禮習樂
儀則彬彬是以英人底材不賞而勸學而不厭教而不倦於是二八之儔
列乎帝庭揆事施教地平天成然後建明堂而班辟雍和邦國而悅遠人
化明如日下應如神漢雖僭邦其政惟新而先生乃翻然迴面曰君子一
言人是觀智先民有言談何容易予雖蒙蔽不蔽指趣敬授教命敢不是
務曰 陳玉曹植七啓曰玄微子隱於人荒之庭飛遐離俗澄神定靈輕
祿傲貴與物無營於是鏡機子闡而將往說焉駕超野之駟乘追風之輿
八手泱泱之野遂屆玄微子之所居其居也左激水右高岑背洞壑對芳

林志飄飄焉峩峩焉似若狹六合隘九州若將飛而未逝舉翼而中留於是鏡機子順風而稱曰予聞君子不遁世以遺名智士不肯時而滅勳今子弃道藝之華遺仁義之英譬猶畫形於無象造響於無聲鏡機子曰若孤精裨霜蓋露葵玄能素膚肥黍隰帆蟬翼之割割纖析微累如疊穀離若散雪輕隨風飛亦不轉切山鷄斤鷄珠翠之珍寒芳蓮之巢龜鱸西海之飛鱗雁江東之潛鼉鴈漢南之鳴鶉乃有春清縹酒康狄所營應化則變感氣而成於是盛以翠罇酌以雕觴浮蟻鼎沸酷烈馨香可以和神可以娛腸此肴饌之妙也子能從我而食之乎鏡機子曰步光之劍采藻繁緜飾以文犀彫以翠綠綴以驪龍之珠錯以荆山之玉陸斷犀象未足稱雋隨波截鴻水不漸亦佩則結綠懸黎寶之妙微符彩煥爛流景揚暉黼黻之服羅縠之裳金華之鳥動趾遺光此容飾之妙也子能從我而服之乎鏡機子曰駕雲龍之飛駟飾玉露之繁纓垂宛虹之長綬抗招搖之華旌於是曳文狐掩狡兔指鷓鴣拂振鷺當軌見精值足遇踐飛軒電逝獸隨輪轉騰山赴壑風厲颺舉形不抗手肯不隱拳野無毛類林無羽羣積

獸如陵飛翮成雲於是駭鍾鳴鼓收旌弛旆駿騶齊驥揚釜飛沫俯倚金較仰撫翠蓋雍容暇預娛志方外此羽獵之妙也子能隨我而觀之乎鏡機子曰彤軒紫柱文榱華梁綺井含葩金墀玉箱溫房則冬服絺絺清室則中夏含霜華閣緣雲飛陞陵虛俯視流星仰觀八隅升龍攀而不逮眇天際而高居素水盈沼叢木成林飛翮陵高鱗甲隱深乃使任子垂釣魏氏發機芳餌沉水輕繳戈飛落翳雲之翔鳥援九淵之靈龜然後採菱華擢水蘋弄珠蚌戲鮫人諷漢廣之所詠覲醉女於水濱耀神景於中止被輕縠之織羅遺芳烈而靖步抗皓手而清歌歌曰望雲際兮有好仇天路長兮往無由佩蘭蕙兮爲誰脩此宮觀之妙也子能從我而居之乎鏡機子曰既遊觀中原逍遙閑宮情放志蕩淫樂未終亦將有才人妙妓遺世超俗揚北里之流聲紹陽阿之妙曲爾乃御文軒臨彤庭琴瑟交彈左箏右笙然後姣人乃被文褱之華袿衣輕綺之飄飄戴金搖之熠燿揚翠羽之雙翹翻爾鴻翥滅饑鳧沒縱輕軀以迅赴影追形而不逮爲歡未泄白日西頽樂散變飾微步中閨玄眉弛兮鈿華落散亂髮兮拂蘭澤紅顏既

天睇眇流光時與吾子携手同行戲飛除即閑房華燭爛羅幃張動朱唇
發清商九秋之夕爲觀未央此聲色之妙也子能從我而遊之乎鏡機子
曰余聞君子樂奮節以顯義烈士甘危軀以成仁重氣輕命感分忘身故
田光伏劍於北燕公壯畢命於西秦辭未終而玄微子曰善鏡機子曰此
乃遊俠之徒耳若夫田文無忌之疇乃上古之俊公子也皆飛仁揚義騰
躍道藝遊心無方抗志雲際凌轢諸侯驅馳當世揮袂則九野生風慷慨
則氣成虹蜺吾子當此之時豈能從我而友之乎鏡機子曰時有聖宰翼
帝霸世同量乾坤等明日月玄化參辰與靈合契越隆平於殷周踵義濃
而齊泰顯朝惟清皇道退均民望如草我澤如春是以俊乂來仕觀國之
光故甘露紛而晨降景星宵而野光觀遊龍於神淵聆鳴鳳於高岡然主
上猶以沉恩之未廣懼聲教之未厲採英奇於反陋宣皇明於岩穴此審
子商歌之秋而呂望所以投綸而逝也於是玄微子攘袂而興曰偉哉言
乎今予廓然身輕若飛願反初服從子而歸 魏徐幹七喻曰有逸俗先
生者耦耕乎岩石之下栖遲乎穹谷之岫萬物不干其志王公不易其好

乘然不動莫之能懼賈曰大宛之犧三江之魚雲鶴水鵠禽踏豹胎黼黻
施於宴室華蓐布乎象牀懸明珠於長牕燭宵夜而爲陽玄鬢擬於雲霧
豔色過乎芙蓉揚蛾眉而微睇雖毛施其不當 魏王粲七釋曰潛虛文
人違世遁俗恬淡清玄渾沌樸薄禮愚學無爲無欲均同死生混齊榮
辱於是大夫聞而歎曰蓋聞君子不以志易道不以身後時進德脩業與
世同理今子深藏其身高栖其志外無所營內無所事耶鄆才女三齊巧
士名唱秘舞承閑並理七盤陳於廣庭疇人儼其齊侯翩飄微霍亂精蕩
弭已渝代起鞞鐃響振農功旣登玄陰戒寒及致衆庶大獵中原植旌柎
表班授行曲絙網連置彌山跨谷弦不虛控矢不徒往僵禽連積墮鳥若
雨麗才美色希世特立豐膚曼肌弱骨纖形鬢髮玄鬢脩項秀頸紅顏照
曜擘若茗榮戴明中之羽雀雜華鐻之歲粧珥照夜之雙璫煥焞燭以垂
暉聖人在仕時邁其德先天弗違稽若古則嚴哲文明允恭玄塞登俊又
於龍畝舉賢才於仄微置彼周行列于邦畿九德咸事百僚師師於是四
海之內咸變時雍普天率土比屋可封是以棲林隱谷之夫逸迹放言之

士鑒乎有道貧賤是耻 魏劉邵七華曰玄休先生弃世遁名歲身於虛
 廓絕影於無形榮時子聞而往焉曰僕聞至人之生世也必承天地之時
 勢統萬物之絃綱生有九鼎之秩沒有祀典之常僕將為先生陳天下之
 遠圖論品物之弘式規人事之榮華傳情志之所極榮時子曰追風之馬
 出自遐裔狀若逸亂莫能羈制踐路躡節迅驅機發後不可及前不可越
 尋越逸響追晷逐 榮時子曰三時既畢玄冬効節木落草弊鳥竄獸死
 爾乃駕六亂乘雕軒載金鉦鳴玉鸞鼓與雷起野火電延聲與天屬燦與
 霓連榮時子曰洞庭之鯁出于江嶠紅腴青鱸朱尾碧鱗金光鏡野旌旗
 曜天雷轡翳路風馬如雲於是三辰增曜大明重光醴泉波流芝圃揚芳
 毛羣率舞羽族廻翔聆九韶之聲變儀矩步之踳踳感神人而懷異物聳
 九有而緩八荒 晉張協七命曰冲漠公子含華隱曜嘉遁龍盤越世高
 蹈絕景乎大荒之遐阻吞響乎幽山之窮奧於是狗華大夫聞而造焉乃
 造雲輅參飛黃越奔沙轅流霜天清冷而無霞野曠朗而無塵臨重岫而
 攬轡顧石室而廻輪於是登絕嶽遊長風陳辯感之辞命公子於岩中大

夫曰寒山之桐出自大冥合黃鐘以吐幹據蒼岑而孤生晞三春之溢
 迥九秋之鳴風零雪瀉其根霏霜封其條木既繁而後綠草未素而先凋
 營匠斲其樸伶倫均其聲若乃龍火西頽暄風初收飛霜迎節高風送秋
 羈旅懷土之徒流宕百惟之儔撫促柱則酸鼻揮危絃則涕流大夫曰應
 門八襲璇臺九重表以百常之闕圍以萬雉之墉嶢樹迎風秀出中天翠
 觀青岑雕閣霞連長翼臨雲飛陞陵山望玉繩而結極承倒景而開軒重
 殿叠起交綺對幌幽堂昼密明室夜朗焦螟飛而生風尺蠖動而成響大
 夫曰若乃白商素節時既授衣天凝地閉風厲霜飛柔條夕勁密葉晨稀
 將因氣以効殺臨金郊而講師內無疏蹊外無漏迹叩鉦數校舉麾蒼獲
 大夫曰范公之鱗出自九溪頰尾丹腮紫翼青髯爾乃命支離飛霜鈔紅
 肌綺散素膚雪落婁子之豪不能廁其細秋蟬之翼不足擬其薄大夫曰
 楚之陽劔區冶所管耶溪之鉞赤山之精銷踰羊頭鏃越鍛成流綺星連
 浮彩艷發光如散電質如濯雪指鄭則三軍白首麾晉則千里流血形震
 薛燭光駭風湖或馳名傾秦或夜飛去吳大夫曰乃有荆南烏程豫北竹

葉浮蟻星沸飛華萍接玄石嘗其味儀氏進其法傾壘一朝可以流洄千
日單醪投川可使三軍告捷斯又神人之所歆羨觀聽之所熻擘 晉陸
機七徵曰玄虛子耽性冲素雍容玄泊弄時俗而弗徇甘魚釣於一壑乃
有通微大夫怨皇居之失實傷鴻誓之後聞榮玄黃於榛險憑穴岩而放
言通微大夫曰奇膳玉食窮滋致豐簡穠羽族考生毛宗俯出沉鮪仰落
歸鴻剖柔胎於孕豹宰潛肝乎豢龍拾朝陽之遺卵納丹穴之飛凰神宰
奇稔嘉禾之穗含滋發馨素穎玉銳灼若皓雪之頽玄雲皎若明珠之積
緇賈素蟻踊而甕澗滋分溢而相徵味雖濃而弗爽氣既惠而復介景福
於眉壽裕温克乎齊聖子能饗之乎通微大夫曰豐屋華殿奇構磊落高
宇雲覆千楹林錯仰綬瑰木俯積瑛石敷延袤之廣廡矯陵霄之高閣秀
清暉乎雲表騰藻蔭之弈弈珍觀清榭岳立連行雲陛飛陛仰陟穹蒼聳
浮柱而虬立施飛檐以龍翔回房旋室綴琳襲玉圖登神仙延祐承福懸
闕高達長廊迴屬於是登漸臺理俊音鏡玄止望長林逐狡獸弋輕禽覽
壯藝以悅觀聆和樂而怡心子能居之乎通微大夫曰金石諧而齊響頌

箴協而和鳴於是才人進羽籥玄弁被藻襲俯紫領以鴻歸仰矯首而鶴
立激長歌於丹脣發鏗鏘乎柔木合清商以絕節揮流徵而赴曲奏南荆
之高歎詠易水之清角爾乃觀蛾眉之羣麗羌既都而又閑矯纖腰以逐
節頤皓足於鼓盤舒妍暉以妖韶若陵危之未安通微大夫曰蓋聞沫北
有采唐之思淇上有送子之勤關雎以寤寐爲感漆洧以謔浪爲歡若夫
妖嬈豔女蒐羣擢俊穆藻儀於令表茂當年之柔嫚罄妍規之約綽休每
變而增閑秀紅蕤其愉愉若餘穎之可食若夫靈啓潛祖頽退羽觴升清
琴厲因清明以宣誠流微睇而授愛纖手揮而鳴佩鏗華衿被則芳塵萃
于其納之乎通微大夫曰塗有殊而一致業有殊而名約各因姿以效績
期寄響於夫人也孰與顯奇蹤於萬邦撫六轡而高遊瞰八宇以據聘齊
清風乎諸侯言成否泰氣作温凉珥侵略於疆暴綜墜紀乎危邦子豈不
願斯之雍容乎通微大夫曰明主應期撫民以德配仁風於黃唐齊威靈
乎宸極彝倫幸序庶績成又盪流風於雍俗給天民乎齊泰是以玄靈感
而表應嘉神繁而畢覲舞唐庭之來儀鳴岐陽之鸞鷲膺天監之休命荷

神聽之介福然聖主達持盈之實術寤經國之在賢各異榮於分局期養
化於大鈞吾子豈不欲際好爵於天宇顯列業乎帝臣歟玄虛子作而曰
甚哉鄙人之惑也猶窮繩自逸於井幹憑河盜本於黃川欽至論敷蔽在
謹聞命於王孫 晉湛方生七歡曰有岩棲先生者學道養生離親絕間
漱清泉蔭茂木慕赤松之清塵乃餐霞而絕穀朝隱大夫尋條援葛往而
問之曰管中都以起館指土圭以正宮宅既平而土沃寔商旅之所通究
精巧之妙思及土木之所窮南軒高館北連脩堂左巨東序右列西廂飛
甍雲構軒軒鏘鏘連棟抗棖若飛若翔幽籠納響素壁流光乃有傾城之
色玉質鳳章手習清弄心達宮商子能從我而翫之乎大夫曰歲季月除
大蜡始節繁霜朝氛淒風夕發策龍駟以偕逝問虞人於中林審蹊徑之
所由之此澤之多禽前批猛獸後拉黃罷聲不得發瓜不暇施此遊獵之
壯觀子能從我而觀之乎大夫曰青陽開運和氣流人天無纖翳地無飛
塵五湖靜波四瀆凝津命向方之嘉友聊汎舟以遊春此舟職之駿遊子
能從我而乘之乎大夫曰有嶧山之孤桐生千仞之峻嶠乘危岩以託根
間舟震而竦標苦屨霜之淒切困寒風之蕭條若乃清秋暹夜器朗絃絳
閑心理氣臨流鏡月伯牙揮爪以清弄鍾期中曲而撫節子能從我而聽
之乎大夫曰良疇沃壤傍山之阿靈澤津其根春露染其禾上蔭玄雲輕
霽下流石泉清汲含山澤之清潤結玉實於秋霜簡嘉穗以精微瓊水散
而珠光釀縹醪於九秋蘊二日於三陽米望麴而冰消甕未啓而流芳此
五穀之精液子能從我而嘗之乎大夫曰生乎三季之世隔乎大國之間
戎馬生於郊畿英雄森以比肩意氣冠宇宙豪勢扼立山強虜元師懸首
大白勳勒王府功刊金石此不世之奇遇也能從我而立之乎大夫曰蓋
聞至道以無主員應臺齋以內盛無窮陰陽以烟熅咸化五行之守分相
攻是以旣往運而長揖因歸風而迴軒桂長纓於未關反素褐於立園靡
閑風於林下鏡洋流之清瀾仰濁酒以箕踞間綠竹而晤言 宋顏延之
七繹曰北岳孤生剡迹理 名身間事及道畜山徇東國進士謬與遷焉其
居也依隱崑陰結架清深 岩屋橋構澄道相臨寒榮隴首綺飲江潯客曰
周以岩廊匝以綵房木寫雲氣土秘群芳旣旋天而倒井又斷員而鑿方

松上箭渚樂死香林梁澗道以高濟 岩壑而上尋客曰若夫丹山之奧
金門而秘地首岷銅川上汶泗裁石成音調金爲器故列真玩其微鳴辭
人賦其清懿若乃梓漆簡 聲麗容呈才陳舞態開吹臺獵悲風遡秋埃既
而昵賓獻壽中人奉膳有 情者頽弗怡高殿視華鼓之繁桴聽邊笳之嘶
轉飛朱鷺以首引遠玄雲而終變然後簪珥搖暉莊服流酒抗妍歌以趾
躡揚輕袖而翳面雜紛披於巾拂遍間闕乎樂扇 齊竟陵王賓僚七要
曰松旣煙而接漢竹綠嶺而負筠哀過鴻於月曉悲夜獲於霜旻乃鶴駕
之非遠信羽車之可鄰鴻池廣象太液染華勢含五水氣疏九河旣百尋
而照底亦千丈而分沙故乘流以神王或鼓地而目多豈能從我況此安
波 梁蕭子範北誘曰幽道公子不遊義路不入禮門人主焉得爲臣公
侯難以爲容有暴勢大夫驅美澤之車策千里之馬乃至公子之所居大
夫曰妝苗山之鋌採邪溪之銅旣云時吉亦曰天中金英內曜銀精外通
均如屈揚之舒彩榮若芙蓉之始紅七星布而成列五色變而無窮寶兼
千萬聲重二都竊竊巨關超彼 庶層星形薛燭表質風湖大夫曰玉饌方

丈蕙有果器法鑿吳章妙窮伊摯若乃豹胎之貴鳳印之珍常山之果醴
水之鱗大夫曰訪幼女於蔡邕選佳人於趙都或拾翠於神渚或採葉於
城隅見者忘鋤而留矚行者下檐而踟躕女乃歌曰井上李兮隨風標垂
翠帷兮夜難曉獨處廓兮心悄悄懷素縷之雙針願因之於三鳥大夫曰
若乃帝思啓士命將朔方守邊鄙而擁角節集兵旅而馳牙璋或埋輪於
絕域或繫馬於遐疆功格宇宙威振蠻荒大夫曰逸態之赤兔駿足之驪
駒龍文重於漢殿魚目貴於西都若乃似鹿之体如龍之姿縵以紫縷繫
以青絲大夫曰冬軒陽木夏伐陰材剝斲之功咸至鉤繩之妙並來擬天
文而特建象地戶而高開麗前脩之金屋陋曩日之璜臺若乃緹錦遍室
丹青被土白珠之簾水精之柱綺井鏤而重葩華桶煥而相距文石之井
珊瑚之樹紫複峻而連天青綺高而干霧大夫曰自五氣初運二靈始分
虵身之帝牛首之君焉足道哉若乃聖皇之馭國得附枝而居位陋重華
之聰明蔑放勳之文思通犀文甲之獻相繼於天府金鷲銀鳥之錫不絕
於史書當此之日子能佩玉而待乎公子竦然曰前靡靡之數說皆非鄙

性之所娛如今之善誘請就列於康衢

連珠

傳玄叙連珠曰所謂連珠者興於漢章帝之世班固賈逵傳毅三子受詔作之而蔡邕張華之徒又廣焉其文休辭麗而言約不指說事情必假喻以達其旨而賢者微悟合於古詩勸興之義欲使歷歷如貫珠易觀而可悅故謂之連珠也班固喻美辭壯文章弘麗最得其体蔡邕似論言質而辭碎然旨篤矣賈逵儒而不豔傳毅有文而不典漢楊雄連珠曰臣聞明君取士貴拔衆之所遺忠臣不薦善廢格而所排是以岩穴無隱而側陋童顯也漢班固擬連珠曰臣聞公輸愛其斧故能妙其巧明主貴其士故能成其治臣聞良匠度見材而成大厦明主器其士而建功業臣聞聽決價而資王者無楚和之名因近習而取士者無伯玉之功故璵璠之爲宝非駟儻之術也伊呂之佐非左右之舊臣聞鳶鳳養六翮以凌雲帝王乘英雄以濟民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以爲儀臣聞焉伏阜而不用則驚與良而爲羣士齊僚而不職則賢與愚而不分後漢潘勗擬連珠曰臣聞媚上以布利者臣之常情主之所患忘身以憂國者臣之所難主之所願是以忠臣背利而脩所難明主排患而獲所願魏文帝連珠曰蓋聞琴瑟爲張則哀彈發節士抗行則榮名至是以申胥流音於南極蘇武揚聲於朔裔蓋聞四節異氣以成歲君子殊道以成名故微子奔走而顯比干剖心而榮蓋聞鴛褰服御良樂咨嗟鈇刀剖截區冶歎息故少師幸而季梁懼宰嚭任而伍員憂魏王粲攸連珠曰臣聞明主之舉也不待近習聖君用人不拘毀譽故呂尚一見而爲師陳平烏集而爲輔臣聞記功誌過君臣之道也不念舊惡賢人之業也是以齊用管仲而霸功立秦任孟明而晉耻雪臣聞振鷺雉林非六翮無以翔四海帝王雖賢非良臣无以濟天下臣聞觀於明鏡則疵瑕不帶於軀聽於直言則過行不累乎身晉陸機演連珠曰臣聞日薄星迴穹天所以紀物山盈川冲厚地所以播氣五行錯而致用四時遠而成歲是以百官恪居以赴八音之離明君執契以要克諧之會臣聞髦俊之才世所希乏丘園之秀因時則揚是以大人基命不擢才於后土明主幸與不降佐於昊蒼臣聞祿放於寵非隆家之

舉官私於親非與邠之選是以三卿世及東國多衰弊之政五侯並軌西
京有陵夷之運臣聞靈禪朝觀極物納照時風夕灑程形賦音是以至道
之行萬類取足於世大化既洽百姓無置於心臣聞鑒之積也無厚而照
有重泉之深目之察也有晬而砥周天壤之際何則應事以精不以形造
物以神不以器是以萬邦凱樂非悅鍾鼓之娛天下歸仁非感玉帛之惠
臣聞智周追寒不爲時窮不經夷險不爲勢屈是以凌霄之羽求求反風
曜夜之目不思倒日臣聞利眼臨雲不能垂照朗璞蒙垢不能吐輝是以
明哲之君時有蔽壅之累後又之臣屢抱後時之悲臣聞因雲灑潤則芳
澤易流垂風載響則音徽自遠是以德教俟物而濟榮名緣時而顯臣聞
絃有常音故曲終則止鏡無畜影故觸形則照是以虛已應物必究千變
之容挾情適事不觀萬殊之妙臣聞目無常音之察耳無照景之神故在
乎我者不殊之於已存乎物者不求備於人臣聞觸非其類雖疾弗應感
以其方雖微則順是以商飈漂山不與盈尺之雲谷風垂條必降彌天之
潤故闡於理者唱繁而和寡審乎物者力約而功峻 宋謝惠連連珠曰

蓋聞獻技者易忽養德者難致是以子張重叩不獲哀公之祿干木偃息
不受文侯之位蓋聞機心難湛不接異類淳德易孚可狎殊方是以高羅
舉而雲鳥降海人萃而水禽翔蓋聞春蘭早芳實忌鳴鳩秋菊晚秀無憚
繁霜何則榮乎始者易悴貞乎末者難傷是以傳長沙而志沮登金馬而
名揚蓋聞脩已知足慮德其逸音榮昧進志忘其審是以飲河滿腸而求
安愈泰緣不務高而畏下滋甚 宋顏延之駝連珠曰蓋聞匹夫履順則
天地不違一物投誠則神明可交事有微而迥著理有闇而必昭是以魯
陽傾首離光爲之反舍有鳥拂波河伯爲之一潮齊王儉暢連珠曰蓋聞
王佐之才雖遠豈必見採於當世陵雲之氣徒盛無以自致於雲間是故
魏人指王於外野和氏泣血於荆山 梁武而連珠曰蓋聞水鏡不以妍
蚩殊照芝蘭寧爲貴賤異芳是以弘道歸於兼濟至德由乎兩忘蓋聞一
生目不足以掩德五刑非可以妄加是以徑寸之珍有時而類盈尺之宝
不能無瑕蓋聞理漸其萌豈須接岳之力物有易傷不待凌雲之繳是以
微照積而山飄虛弦動而隼落梁宣帝連珠曰常聞盈虛之道雖脩平而

必陂損益之由在至象而無蠲是以謂地之厚而東南缺唯天為大而西北懸常聞山有藏王則卉草常榮林有猛獸則叢枝莫採是以漢儀重見皇王之迹有真周禮猶存龜蒙之田無改梁沈約連珠曰臣聞烈風雖震不斷蔓草之根朽壤誠微遂霄崇山之峭是以一夫不佳威於赫怒千乘必致亡於巧笑臣聞鳴籟受響非有志於要風甫流長邁寧厝心於歸海是以萬竅怒號不叩而成應百川是納用卑而為宰 梁吳筠連珠曰蓋聞豔麗居身而以蛾眉入妬首華燿物而以絕等見猜是以班姬辭寵非無妖治之色陽子寤寔豈之炫曜之才蓋聞義失投節未必識君烈士赴危非期要利是以墨子蒙帶不蒙肉食之謀申胥泣血非有執圭之位梁劉孝儀探物作豔體連珠曰妾聞洛妃高髻不姿於芳澤玄妻長髮無籍於金鈿故雲名由於自美輝稱得於天然是以梁妻獨其妖豔衛姬專其可憐妾聞芳性深情雖欲忘而不歇薰芬動慮事逾久而更思是以津亭掩馥秭結秦婦之恨爵臺餘妬追生魏妾之悲表 梁沈約注制旨連珠表曰竊尋連珠之作始自子雲放易象論聖模經詰班固謂之命世桓譚

以為絕倫連珠者蓋謂辭句連續互相發明若珠之結排也雖復金鑰互騁下駁並馳妍蚩優劣參差相間翔禽伏獸易以心威守株膠漆難與適交水錯芝蘭隨其所遇明珠燕石貴賤相懸

藝文類聚卷第五十七

藝文類聚卷第五十八

雜文部四 書 檄 移 紙 筆 硯

書

廣雅曰書記曰書漢書曰蘇武使匈奴被留昭帝即位求武等匈奴言武
 已死後漢使至匈奴教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鴈足有係帛書言武
 等在其澤中單于顧左右而驚謝事具鳥漢書曰陳遵為河南太守既
 至官遺從吏乃召善書吏十人於前治私書謝京師故人遵憑几口授書
 吏且省官事數百封親踈各有意 又曰谷永字子雲便於筆札故時人
 云谷子雲之筆扎樓君卿之唇舌 吳錄曰王宏為冀州刺史不發私書
 不交豪族號曰王獨坐 典畧曰太祖嘗使阮瑀作書與韓遂於馬上具
 草書成呈之太祖覽筆欲有所定而竟不能增損 嵇康與山濤書曰素
 不便書不意作書而人間多事堆案盈凡不相酬答則犯教傷義欲自勉
 強則不能久堪 蜀誌曰王平字子均生長戎旅手不能書所識不過十
 字而占授作書皆有意使人讀史漢諸書聽之通知其義往往論說不失

其昔魯國先賢志以孔翊為洛陽令置器水於前庭得私書皆投其中
 一無所發彈治貴戚無所迴避 張華別傳曰大駕西征鍾會至長安華
 兼中書侍郎從行掌軍事中書疏表檄文帝善之 語林曰殷洪喬作豫
 章郡臨去人寄百餘函書既至石頭悉擲水中因呪之曰沉者自沉浮者
 自浮殷洪喬不能作達書郵 沈約宋書曰劉穆之朱齡石並便尺牘嘗
 於高祖坐與齡石共答書自旦至日中穆之得百函齡石得八十函而穆
 之應對無廢 **書** 漢鄒陽上書梁王曰昔者荆軻燕丹之義白虹貫日
 太子畏之衛先生為秦畫長平之事太白食昂昂上於之夫精變天地而
 信不論輒王豈不哀哉昔玉人獻寶楚王不之取而荆軻死於燕玉
 箕子佯往接由避世語曰白頭如新陌路相逢如舊 秦相也入亞之於燕玉
 燕王按劍而怒食以馭駢自主顯於中山人惡之於魏人使文侯投以衣
 光之璧女無美惡入宮見知士無賢不肖入朝見故百里奚乞食於道
 繆公委之以政寧戚飯牛車下相公任之以國此二者豈素官於朝借舉
 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宋信子舟之計困墨翟

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眾口鑠金積毀消骨
 也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則桀之狗可使吠堯跖之客可
 使刺由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
 人於道眾莫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抵輪囷離奇而
 為萬乘器者以左右先為之容也 後漢班固上書東平王曰必有非常
 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將軍膺千年之任
 躡先王之蹤休弘懿之資據高明之勢昔卞和獻寶以罹折趾屈子納忠
 終於沉身已而和氏之璧千載垂光屈子之篇萬世彌章 齊陸厥與沈
 約書問聲韻曰長門上林殆非一家之賦洛神池雁便成二體之作孟堅
 精整諫史無虧於東主平子恢富羽獵不累於憑虛王粲初征他文示能
 稱是揚脩敏捷暑賦彌日不獻率意寡尤則從事乎一日醫醫愈伏而理
 賅於七步一人之思遲速天懸一家之文工拙壤隔何獨宮商律呂必責
 其一人也 梁簡文帝答張纘謝示集曰纘好文章於今二十五載矣竊
 嘗論之日月參辰火龍黼黻尚且著於玄象章乎人事而况文辭可止誅

歌可轅平不為桂夫揚雄實小言破道非謂君子曹植亦小辯破言論之
科刑罪在不赦至如春庭落景轉蕙承風秋雨且晴檐梧初下浮雲生野
明月入樓時命親賓乍動駭駕車渠屢酌鸚鵡驟傾伊昔三邊久留四戰
胡霧連天征旗拂日時聞鳴笛遙聽塞笳或鄉思悽然或雄心憤薄是以
沉吟短翰補綴庸言寓目寫心困事而作 又答新渝侯和詩書曰垂示
三首風雲吐於行間珠玉生於字裏跨躡曹左含超潘陸雙鬢向光風流
已絕九梁揮花步搖為古高樓懷怨結眉表色長門下泣破粉成痕復有
影裏細腰令與貞類鏡中好面還將畫等此皆性情卓絕親致英奇故知
吹簫入秦方識來鳳之巧鳴琴向趙始觀駐雲之曲手持口誦喜荷交并
也 元帝答劉縉求述制旨義書曰學山學海未臻其極為龍為光或從
王事所賴昔經陝服頗足良書憑几據梧靜供遊日枕中之記即用為枕
惟前之秋仍可為帷對此自娛敬而待命叩而必懸已謝懸鐘汲而無竭
復垂井養 梁沈約與范述曾論竟陵王賦書曰夫眇汎滄流則不識淮
浹鏗陳鍾石則莫辨官商雖復吟誦環迴編雜字滅終無所辯仰酬睿旨

微表寸長 梁劉孝綽答梁元帝書曰伏承自辭皇邑爰至荆臺未勞刺
舉且擣高麗近雖預觀寸錦而不覩金玉昔臨渴辭賦悉與楊循未殫實
笥顧慙先哲 梁江淹詣宋建平王上書曰昔者賤臣叩心飛霜擊於燕
地庶女告天振風襲於齊臺下官逢戶鼎樞之民布衣麻帶之士謬得升
降承明之闕出入金華之殿何嘗不局影疑嚴側身局禁者乎寧當爭分
寸之未競錐刀之利積毀消金積讒摩骨遠則直生取疑於盜金近則伯
魚被名於不義 梁劉之遴與劉孝標書曰問聞足下作類苑括綜百家
馳騁千載彌綸天地纏絡萬品撮道略之英華搜羣言之隱顯鈇摘既畢
殺青已就義以類聚事以羣分述征之妙揚班儔也擅此博物何快如之
雖復子野調聲寄知音於後世文信構覽懸百金於當時居然無以相尚
自非沉鬱澹雅之思安能閑志經年勒成若此吾嘗聞為之者勞觀之者
逸足下已勞於精力宜令吾見異書 梁劉孝標答劉之遴借類苑書曰
九冬有隙三餘暇時多遊書圃代樹萱蘇若夫采蠶蠶於細紈紈微言於
殘竹盟飮膏液咀嚼英華不知地之為輿天之為蓋靡測迴塘莫辨與馬

烏足以言乎是用周流質素詳觀圖謀擗管照冊纂竑英奇蚤蚤之謀止於善草周周之計利在稽翼故鳩集斯文蓋自綴其涌耳豈與藏山之石播於士大夫哉

檄

說文曰檄二尺書也從木檄聲 釋名曰檄激也下官所以激迎其上之書文也 漢書曰申屠嘉為丞相鄧通居上旁怠慢嘉為檄召通曰不來且斬通恐入言於上上曰速往吾令召汝通至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 宋 觀漢記曰光祿數召諸將置酒賞賜坐席之間以要其死力當此之時賊檄日以百數憂不可勝上猶以餘閒講經藝 又曰隗囂放宰府掾吏善為文書每上書移檄士大夫莫不諷誦 又曰廬江毛義少時家貧以孝行稱南陽張秦慕其義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守令義奉檄而入喜動顏色 典略曰張儀魏人常從楚相飲楚相亡筮意儀盜之掠台數百既相秦為檄告楚相曰吾從汝飲不盜汝筮善守汝國我且盜汝死 又曰陳琳作諸書及檄草成呈太祖太祖先苦頭風是日疾發卧讀

琳所製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病數加厚賜 魏志曰孫放善為書檄二尺詔命招喻多放所為 李充起居戒曰軍書羽檄非儒者之事且家奉道法言不及殺語不虛誕而檄不切厲則敵心陵言不誇壯則軍容弱請姑舍之以擬能者 續晉陽秋曰何无忌毋劉牢之姊也无忌與高祖謀夜於屏風裏製檄文毋潛登屏風上窺既知其謀大喜曰汝能如此吾讎耻雪矣 漢司馬相如喻巴蜀檄文曰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皆攝弓而馳荷兵而走流汗相屬唯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議不反顧計不旋踵彼豈樂死惡生而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珪而爵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名聲施於无窮功烈著於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澤潤野草而不辭也今奉幣役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誅身死无名謚為至愚恥及父母為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 魏陳琳為袁紹檄豫州曰操父嵩乞丐攜養因賊假位與金擗壁輪貨權門竊盜鼎司傾覆重器續遇董卓侵官暴國於是收羅英雄棄瑕取用故遂與操同詔合謀操遂承資跋扈

肆行凶惡割剝元良殘賢害善爵賞由心刑戮在口所愛光五宗所惡滅三族又特置參丘中郎摸金校尉所過墮突無骸不露乃欲摧撓棟梁孤弱漢室除滅忠正專為梟雄幕府奉漢威靈折衝宇宙長戟百萬胡騎千羣奮虎賁育獲之士騁良弓勁弩之勢并州越太行而角其前荊州下宛業而倚其後若舉炎火以焚飛蓬覆滄海以沃燧炭有何不消滅者 又檄吳將校曰孫權小子未辯菽麥要領不足以膏蕭斧名字不足以汗簡墨謂為舟楫足以拒皇威江湖可以逃靈誅不知天網設張以在綱目爨鑊之魚期於消爛也若使水而可恃則洞庭無三苗之墟子陽無荆門之敗朝鮮之壘不刊南越之旌不拔也丞相銜奉國威為民除害元惡大慙必當梟夷蓋鳳鳴高岡以遠爵羅聖賢之德也鷓鴣之鳥巢於葦苕苕折子破下愚之惑也今江東之地无異葦苕諸賢處之信亦危矣 魏鍾會檄蜀文曰今主上聖德欽明紹隆前緒宰輔忠肅明允劬勞王室布政垂惠而萬邦協和施德百蠻而肅慎致貢悼彼巴蜀獨為匪民是以命授六師恭行天討今邊境又清方内无事蓄力待時并兵一向而巴蜀一州之眾分張守備難以御天下之師比年以來曾无寧歲征人勤瘁難以當來之民此皆諸賢所共親見誠能鑒茲成敗邈然高蹈投迹微子之蹤摺身陳平之軌則福同古人慶流來裔 晉孫惠為東海王討成都王檄文曰穎稟性強暗增崇位號阿比奄官專任孟玖遂使恣睢殺活由已疾諫好讒小人滿側官以月成位以錢獲囚以貨生獄以幣解百官卷舌朝野隱伏案頴之罪書記未有禍甚叔帶逆隆魯桓為子則不孝為臣則不忠為弟則不順為主則不仁四惡具矣豺狼之性有甚無悛 晉庾闡為都鑒檄青州文曰蓋天地有盈虛之期皇代有盛衰之會姬文至聖猶西患昆夷周室哲王而北難檢沈天步禍亂有自來矣是以石勒因曩者之弊遇皇綱暫弛遂陵跨神州剪覆上國二十餘載毒流四海人神含憤天誅自滅而石虎窮凶襲其餘業內肆豺狼之暴外有無辜之禍念諸文武百姓同為和氣之民而不蒙太陽之施奔波於海岱之間逼迫於寇戎之手行者窮征役居者困重賦死生契闊良難為心 又檄李勢曰告巴蜀士民夫昏明代運否終則泰賢哲觀機以知變不肖滅亡以取禍昔者皇運

中消乾綱暫弛耀勒窮凶肆暴神州李劉啓逆竊逼岷川翼以不才任符
分陝未能仰宣皇恩招攜以禮而使三巴之民制於犬羊之羣元元之命
懸於豺狼之口所以假寐未歎疾疢如首者也凡百黎民秋毫不犯檄到
勉思良圖自求多福無使蘭艾同焚未作鑒誠信誓之明有如皎日 又
爲檄石虎文曰石勒因釁剪覆舊京窮凶極逆僞號累祀百姓受灰沒之
酷王室有忝離之哀不有少康之隆孰能祀夏不有宣王之興誰克舊物
羯帥石虎僭襲凶葉負恃其衆陸梁河朔每念忠順之士懷仁抱義含膽
飲血離其禍酷心存倒戈而力不能奮今遣使持節荊州刺史都亭侯翼
高旗連雲組練映日運孫吳之籌按尚甫之略莫不張膽咀鐵人思自百
以此衆戰其猶烈火之燔秋蓬衡飈之掃落葉也 晉栢温檄胡文曰胡
賊石勒暴肆華夏齊民塗炭煎困離孽至使六合殊風九鼎乖越每惟國
難不遑啓處撫劔北顧慨歎盈懷寡人不德忝荷戎重師次安陸經營舊
邑瞻望華夏誓成楚越登丘悽隴夫憤慨昔叔孫絕粒義不同惡孽生守
節耻存莽朝歷既通僭一朝蕩定拯撫黎民即安本大訓之以德禮潤之

以玄澤信感荒外武揚八極先順者獲賞後伏者前誅德刑昭明隨才叙
叙此之風範想所聞也 梁元帝伐侯景檄文曰粵若梁興五七餘載平
一字內德惠攸長仁育羣生義征不服建翠鳳之旗則六龍躡首擊靈臺
之鼓則百神警肅風牧方邵之賢衛霍辛趙之將叱咤則風雲興起鼓動
則嵩華倒拔叶和萬邦平章百姓十堯九舜曷足云也賊臣侯景自奴叛
臣鳴鏑餘噍骨干貨賄不知其極敢興逆亂梗我王畿賊臣正德阻兵安
忍者結怨江干遠適單于虔劉我人民離散我兄弟感獲之人五宗及賞
指紳之士三族見誅南山之竹未足言其愆西山之兔不足書其罪雷震
風駭直指建鄴按劍而叱江水爲之倒流抽戈而揮皎日爲之還舍如駟
馬之載鴻毛奔斗之觸魯編 梁裴千野喻虜檄文曰天生蒸民樹之以
君所以對越三才司牧黔首蠲其苛慝除其忠難肇自遂古以迄皇王經
世字民咸由此作朕撥亂反正君臨億兆休牛放馬載戢干戈思與一世
之民躋之仁壽之域昔者晉失其序天篤降喪而四夷交侵小雅盡缺宋
之功業實有武功秦晉之墟頻屢僭偽末葉陵遲遂亡淮濟曠日長久莫

能克復朕爰初創業思閑寧靜保大定功未遑遠略而狡虜遊魂不式王
命朕謂其君是惡其民何罪矜此塗炭用寢兵革今戎醜數亡自相吞噬
重以亢旱彌年穀種騰踊丁壯死於軍旅婦女疲於轉輸虐政慘刑曾無
懲改四方同集九服齊契譬猶翻東海以注瑩燭倒崑崙以壓螻蟻其身
糜爛豈假多力爾一周故老六輔大姓蒙取飽首有自來矣濯身明日今
也其時昔由余入秦禮以卿佐日碑降漢華豹上黨苟有其才豈無大位
梁任孝恭爲汝南王檄魏文曰夫大盜殘國終繼泉剪之誅兇狡憑凌必
致感夷之戮所以董卓稱亂徒藉羣雄之手王莽偷安卒成光武之業故
市耀腰燈府傳飲罷我有魏今臨一境卜世相承保人黔黎事踰年祀亦
朱榮胡貊遺種邊塞是居姦尤妄才凶愚醜類茹血食腥本非人品依隨
水草取類馬牛而包藏禍圖竊懷反噬遂長賊種落用襲我周南率彼酋
豪侵凌我河縣所以流離播越亟澄星紀仰慕園陵俯傷黎庶遂得式仰
唐朝宣奉舜闕梁大皇帝功踰五帝道邁三皇負宸當新平章百姓垂拱
而治協和萬邦今遣同州刺史范遵等董率前鋒揚旌致討先取滑臺改
行金谷關東英俊河北雄才痛桑梓淪蕪室家顛殞飲氣吞聲志申讎怨
士各懷歸民思父母表裏符契神靈響集王者之師有征無戰鋒刃所裁
幸勿惟染後魏魏收檄梁文曰夫辰象麗天山岳鎮地方以類聚物以
羣分建之以邦國樹之以君長日月於是莫貳帝王所以摠一雖五運相
推白王革命此道所行孰云能易而皇家承統光配彼天義洽幽明化周
動植崇文德以來遠修禮讓以止訟舞干戚於兩階執玉帛於萬國玄功
潛運至德旁通百姓日用而不知兆民受賜而無迹唯彼吳越獨阻聲教
侯景豎子本無土業以金陵逋逃之藪江南流離之地甘辭卑體進孰圖
身而僞朝大小幸災忘義主荒於上臣蔽於下人而無禮其能國乎亦既
失信不亡何待今帝道休明皇猷允塞雖有賊臣去國亡卒出境何異一
毛之落牛體雙鳧之飛海濱彼旣連結姦惡斷絕鄰好追兵保境縱盜侵
國蓋物無定方事無常勢是以吳侵齊境遂致句踐之師趙納韓地終有
長平之役矧乃鞭撻疲民侵軼徐部築壘擁川捨信邀利此而可忍孰不
可懷具陽以猶子之親當戎首之任非但力屈道窮亦將路無還蜀兼復

狹子垂翅俱在籠樊雖復貪利苟得肯同以異獲一人而失一國見黃雀而忘深井智者所不為仁者所不向誠既往之難逮猶將來之可追侯景以鄙里之夫遭風雲之會位登三事邑啓萬家揣身量分久當止足彼乃示之以利器誨之以慢藏使其勢得容姦令其時堪乘便計雖非孫吳猛將燕趙精兵猶是久涉行陣曾習軍旅拒此則作氣不足攻彼則為勢有餘呼之則返速而釁小不懲則叛遲而禍大但恐楚國忘援禍延林木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橫使江黃士子荆揚人物死亡矢石之下天折露霧之中人人厭苦家家思亂將險躁之風俗任輕薄之孫朋黨路開兵權在外必捋禍生骨肉難起腹心強弩衝城長戟指關徒探雀穀無用府藏之虛空請熊蹯詎延漏刻之命外崩中潰今實其時鵠蚌相扼我乘其弊方使鍾山渡江青蓋入洛荆棘生於建業之宮麋鹿遊於姑蘇之館但恐革車之所輻輳劍騎之所蹂踐椅梓於焉傾折竹箭以此摧殘若吳之王孫蜀之公子順時以動見機而作歸款軍門委命下吏當使焚櫬而出拂席相俟必以楚材終為晉用也陳徐陵檄周文曰主上恭膺寶曆嗣奉瑤

移

園聖人之材兼富神武之畧又安兆庶共靖戎華同哉干戈永銷
追惟在楚無忘玉帛之言軫念過曹猶感盤飧之惠年馳王節之
銀車之恩庶彼懷音微悟知感而反其藏匿招我叛臣翊從瀟湘
南望荆梁左右漢沔東西歛地呼天望停哀收夫一人掩泣猶愴滿
姓為心彌切宸宸大都督吳明徹台司上將德茂勳高威著荆湘化
蜀蜀叱咤而平宿豫吹噓而定壽陽席卷江淮無渣弦望
范曄後漢書曰韓馥見民情歸哀紹忌方得眾恐將圖已常遣從事守紹
門不聽發兵喬瑁乃詐二公移書傳驛州郡說董卓罪惡企望義兵以釋
國難馥於是乃聽紹舉兵王隱晉書曰毛寶據郟城陷寶死沉江不出
冀許移告河伯諸神使出寶屍十餘日乃出典畧曰衛襄字叔遠修行
至孝州郡嘉之時有白波賊眾數萬人官兵誅討不能平而使襄妻我
解散於是襄為書移即平定移文漢劉歆讓太常博士移文曰歆欲建立
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習列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

義諸儒博士或不肯置對歆因移書責讓之曰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關苟因隱就寡分文析字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源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疾妬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皆以尚書為不備謂左氏為不傳春秋豈不哀哉夫子曰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乃衆庶之所為耳非所望於士君子也梁簡文帝答穰城求和移文曰屬彼數及傷亡運逢瓦解石言水聞實驗地凶飛絮雨粟還符天怪故淪俗駸奔遺黎南請所以皇畧北征臨事同拯溺愍百姓之未安傷一物之失所故餘民極負抆地來王而向化之黨忽覽今移咸以陶茲禮樂重觀衣冠已變伊川之髮兼削乎韓之衽寧當生入玉關死歸建業民情若此匪我求蒙行人遠屆實亦勞止想近察時機遠詳圖緯早去中原遽反桑梓旋地脉而北移越天渠而南指然後三姓二賢可存十半如其遂固守株不達玄象將恐衛將之師復有狼居之戰侯應之討更觀陰山之哭 梁任孝恭答魏初和移文曰蓋軒轅五十

一戰義在拯民湯武二十七征本惟靜難明異時而同致信殊政而一撥我皇屈茲上聖承彼百王卷六合而包容弘二儀而覆載照高日月澤富雲雨值魏氏紛綸亟離星畧競尋干戈爭以興廢王無卒歲相不泮履隻馬泣師月陳庭闕裹糧請救日款關扉故屢動雲旗再驅蒼兕同小白之存亡等任好之繼絕匹婦是離尺土非利然百戰百勝猶苦四民九拒九攻終勞萬姓納皇之念無忘日吳李陵失律暫摧羽鱗同孟明之反秦似荀罃之歸晉并賚來移闢之委曲知彼當壁得人兆龜有主欲偃兵戈式敦雅好鶴鳴九臯戾天已響出其言善良以欣然輒勒綠邊屯戍各息烽警旌旗盡卷刁斗夜停混雞大於四鄰搜桑床於二境 陳徐陵為護軍長史王質移文曰比金風已勁玉露方圓宜及窮秋幸踰高塞當使孤旌不反隻騎無還非止湯羅豈知堯德其承比年民墊仍歲蘊隆粒粟貴於隨珠分糜乏於齊鼎且氏羗旅拒已跨伊瀍胡羯憑陵方踰汾潞刺虎之勢時則卜生拾蟬之機彌驗蘇子但國家體茲明信有同皎日豈唯風雨之旦猶救匹夫宵夢之言無欺幽壤賊華皎近以臨蕃有譴作牧無章既

懼檻車之徵便憂齊斧之戮遂乃治兵楚夢竊戴干戈傍引西戎共謀東
夏僞周遣其衛國公宇文直等摠統獯獪爲其羽翼醜徒濟岸來攻郢城
逆豎浮舟同趣夏浦王師艤棹素在中流羣帥爭驅應時殲蕩羌胡寶馬
縱橫七澤之中荆楚樓船彌滿三江之上俘禽所獲水陸無遺華皎擢自
藹微叨居蕃翰情慙犬馬罔顧恩靈翻執干戈自圖家國聞諸間諜具彼
鄰謀乃授冬官卽爲鄉導雖傷仁義之俗非敢有私期和與之情猶冀無
失 又移齊曰獲去月二十日移承羯寇平殄同懷慶悅眷言鄰穆深副
情佇夫天網之大固無微而不擒神武之師本無征而不克至如戎王傾
其部落逆豎道其鄉關非厥英圖殆難堪勦况復洞庭遐曠丘食殷阜西
窮版屋比聲擅盧聲冠符姚勢兼聰勒庸蜀寶馬彌山不窮巴漢樓船陵
波無際我之元戎上將協力同心承稟朝暮致行明罰爲風爲火殪彼蒙
衝如霆如雷擊其舟艦羌兵楚賊赴水沉沙弃甲則兩岸同奔橫屍則干
里相枕江川盡滿譬睢水之無流原隰窮胡等陰山之長哭於是黑山叛
邑諸城洞開白虜連羣投戈請命長沙鵬鳥靡復爲妖相川石鷺自然還
舞克窮無筭縲禽不貲欲討軍俘終難巧曆所獲其龍駒驥子百 于李
更開首宿之園方廣鞠駮之厩於是衡霍甘陳虬髭噴日心馳躡跡志欲
河源乘勝長驅未知所限豈如相温不武弃彼關中啟浩無能長茲羌賊
乃且西踰酒都抵我境而置邊亭東略鹽池爲齊朝而反侵地此攻亦窮
妖氛未窮果奮使聞慶捷愧佩良深

紙

東觀難記曰黃門蔡倫典作主方作紙所謂蔡侯紙也 董巴記云東京
有蔡侯抵卽倫也故麻名麻紙木皮名毅紙故網紙也 三朝決錄曰韋
誕奏蔡邕自矜能兼斯善之法非流紈素不妄下筆夫欲善其事必先利
其器罔張芝筆古伯紙及臣黑皆古法兼此三具又得巨手然後可以盡
經文之勢方寸之言 王隱晉書曰陳壽卒詔下河南遣吏賫紙筆就壽
門下寫取國志 渚宮舊事曰皇太子初拜給赤紙縹紅紙麻紙勅紙法
紙各一百 抱朴子曰洪家貧伐薪賣之以給紙筆晝營園田夜以柴火
寫書坐此之故不得早涉藝文常乏紙每所寫皆反覆有字人少能讀

文士傳曰揚脩為魏武主簿嘗白事知必有反覆故豫為荅數紙以女牒之而行告其守者曰向白事每有敎出相反覆若案此弟連荅之已而有風吹紙亂遂錯誤公怒推問脩慙懼以實荅 晉陽秋曰劉弘為荊州刺史每有興發平書郡國丁寧款密故莫不感悅顛倒恭赴咸曰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也 語林曰王右軍為會稽令謝公就乞牋紙檢校庫中有九萬牋紙悉以乞謝公 沈約宋書曰張永善隸書又有巧思紙及墨皆自營造上每得永表啓輒玩咨嗟自歎供御者不之及也 晉傳成紙賦曰蓋世有質文則治有損益故禮隨時變而施與事易既作契以紿繩兮又造紙以當策夫其為物厥美可珍廉方有則體潔性真含章蘊藻實好斯文取彼之弊以為此新攬之則舒舍之則卷可屈可伸能幽能顯 唐 梁劉孝威謝賚官紙啓曰臣與謝儼俱燕其聖神之衝梯實愧魯般之巧馱之城壘特無禽子之守攻弱侮亡其勞甚薄策勳行賞為渥過隆雖復業殿鳳銜漢朝魚網平淮桃花中官穀樹固以慙茲靡滑謝此鮮光

筆

博物志曰蒙恬造筆 釋名曰筆述也述事而書之也 韓詩外傳曰趙簡子有臣曰周舍立於門下三日三夜簡子問其故對曰臣為君諍諫之臣墨筆執牘從君之後伺君過而書之 列仙傳曰李仲甫潯川人漢相帝時賣筆遼東市上一筆三錢有錢亦與筆無錢亦與筆 漢書曰張安世持橐籥筆 橐籥也近臣負橐 事孝武帝數十年見謂忠謹 華嶠後漢書曰班超投筆歎曰大丈夫安能久事筆耕乎 謝承後漢書曰王充於宅內門戶墻柱各置筆硯簡牘見事而作著論衡八十五篇 漢官儀曰尚書令僕丞郎月給赤管大筆雙篆題曰此工作楷於頭上象牙寸半着筆下 廣志曰漢諸郡獻兔毫書鴻門題唯趙國毫中用 典略曰王粲才既高辯論應機鍾繇王朗等雖各為魏卿相至於朝廷奏議皆閣筆不敢措手 魏略曰王思為大司徒性急嘗執筆作書蠅集筆端驅去復來如是再三思怒自起逐蠅不能 還取筆擲地踰壞之 魏志曰甄后九歲喜書用諸兄筆或非之后曰古賢女皆覽前世成敗不知書何由見之 魏末傳曰夏侯太初見召還洛陽絕人道不畜筆硯傳子曰漢

末一筆之押雕以黃金飾以和壁綴以隋珠發以翡翠此筆非文犀之植
必象齒之管豐孤之柱秋兔之翰用之者必被朱繡之衣踐雕王之履矣
東宮舊事曰皇太子初拜給漆筆四枝銅博山筆林訓梁簡文帝詠
筆格詩曰仰出寫含花橫插學仙掌行因捉拾用遂厠旋其賞 梁徐檢
詠筆詩曰纖端奉積潤弱質散芳煙直寫飛蓬牒橫承落繡篇一逢捉程
重寧憶仲升捐後漢蔡邕筆賦曰惟其翰之所生于季冬之狡兔性
精亟以標悍體過近以騁步削文竹以爲管加漆系之纏束形調擗以直
端染玄墨以定色書乾坤之陰陽讚三皇之洪勳叙五帝之休德揚蕩蕩
之典文紀三王之功代考表八百之肆勤傳六經而輟百氏兮建皇極而
序彝倫綜人事於晷昧兮贊幽冥於神明象類多喻靡施不協上剛下柔
乾坤之位也新故代謝四時之次也圓和正直規矩之極也玄首黃管天
地之色也 晉傅玄筆賦曰簡脩毫之奇免選珍皮之上翰刷之以清水
芬之以幽蘭嘉竹翠色彤管含丹於是班匠竭巧名工逞術繼以素采納
以玄漆染芳松之淳煙寫文象於執素動應手而從心煥光流而星布

晉成公綬故筆賦曰布倉頡之音生列四日而兼明草篆氏之畫卦載萬
物於五行乃發慮於書契採秋毫之類昔加膠漆之網繆結三束而五重
建犀角之玄管屬象齒於纖管青松之微煙著不泯之求蹤則象神位
人皇九頭式軌羣生異體怪難注玉度於七經訓河洛之讖緯書日月之
所躔別列宿之舍次乃皆是筆之勳人日用而不寤乞盡力於萬機卒見
弃於行路 梁吳筠筆格賦曰幽山之桂樹恒繁風而抱露葉委鬱而陸
離根縱橫而盤互爾其負霜含液枝翠心赤翦其巨條爲此筆格跌則若
岩方爽似華山之孤生上管則真貞峻逸若九疑之爭出表對坐而銜煙
水臨窓而儲筆晉郭璞筆贊曰上古結繩易以書契經緯天地錯綜
羣藝日用不知功蓋萬世後漢李尤筆銘曰筆之強志庶事分別七
術雖衆猶可解說投足擇言駟不及舌筆之過誤愆尤不滅 魏傳選筆
銘曰昔在上古結繩而書降及後載易以書契書契之興興自頡皇肇建
一體浸遂繁昌彌綸羣事通達幽聿訓紀典匪筆靡脩寔爲心盡臧否
斯由厥美弘大置類鮮疇德興之著惟道是揚苟逞其違禍亦無方 晉

王隱筆銘曰豈作其筆必免之毫調利難禿亦有鹿毛
賜白牙鏤管筆啓曰春坊漆管曲降深恩北宮象牙猥蒙
似遼東之仙物圖寫奇麗笑蜀郡之儒生故知嵇賦非工
王銘未善昔伯偕致贈纔屬友人葛龔所酬止聞通識豈若
遠降鴻慈曲過唐陋方覺留璃無語隨珠過後但有羨上
商無因則削徒懷曹植伯願執鞭 梁庾肩吾謝齊銅硯筆
格啓曰煙磨青石已成孔氏之壇管撫銅龍還笑王生之
壁西域胡人卧織成之金釐遊仙童子隱芙蓉之行部莫不
並出梁園來須狹室

硯

太公金匱曰硯之書曰石墨相著邪心讒言無得汗白 漢書曰宣帝時
中郎將張彭祖少與帝微時同席硯書及帝即位彭祖以舊恩封陽都侯
出常參乘 又曰薛宣為左馮翊性密靜有思省吏職求其便安下至財
用筆硯皆為設方略利用之省費吏民稱之 崔寔四民月令曰正月硯
凍釋命童幼入小學篇章十一月硯凍童讀孝經論語東觀漢記曰蘇章

與劉歆子棊書云前世以磨研編簡之才與國右史公從事出入魏武帝
上雜物疏曰御物有純銀參帶硯一枚純銀參帶目硯大小各一枚
陳留志曰范喬年兩歲祖父警卒臨終撫其手曰恨不見汝成人以吾所
用硯與之始五歲祖母以此言告喬喬便執硯涕泣東宮舊事曰皇太子
初拜給漆石硯一枚 陸雲與兄機書曰君苗能作文見兄文輒云欲燒
筆硯 從征記曰夫子林前有石硯一枚作其古朴蓋孔子生平時物也

晉傳玄硯賦曰採陰山之澄璞簡衆材之攸宜節方圓以定形銀金

鐵以為池設上下之剗剗配法象乎二儀木貴其能軟石美其潤堅加采
漆之膠固舍冲德之清玄 魏繁欽替曰班采散色漚潤毫芒點黛文

字曜明典章施而不德土惠無疆漸漬甘液吸受流芳 魏王粲硯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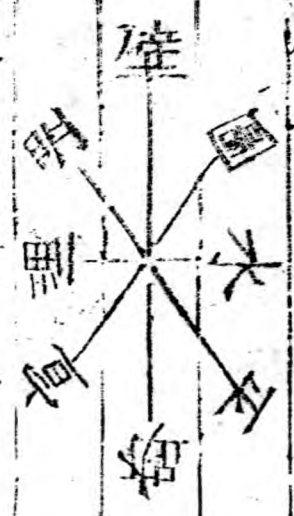
曰昔在皇朝爰初書契以代結繩民察官理庶績誕興在季末革藻流世
淫文不寫行書不盡心淳朴澆散俗以蘭沉墨運翰藻榮辱是若念茲在
茲惟文是宅

梁武帝硯銘

音 濞 漸 營

傲 囑 囑 囑

梁丘遲觀銘



藝文類聚卷第五十八

藝文類聚卷第五十九

將師

將帥 戰伐

春秋元命苞曰上天一星為郎將 六韜曰將冬不服裘夏不操扇天雨不張蓋出隘塞犯泥塗將必下步士卒皆走將乃就舍炊者皆飽將乃敢食 左傳曰晉侯之弟揚于辭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 周官曰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 史記曰魏文侯問吳起何如人李克曰其用兵司馬穰苴弗能過也於是魏文侯以為將擊秦拔五城 又曰齊景公召穰苴與語兵事大說之以為將軍穰苴曰願得君之寵臣國中所尊以臨軍乃可於是景公使莊賈往穰苴與約會日中於軍門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賈暮時莊賈乃至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者云何曰當斬莊賈以徇三軍三軍之士斬皆震 又曰吳起之為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設席行不騎乘親羸糧與士卒分勞 又曰文帝六年匈奴大入邊乃以宗正劉禮為將軍軍灑上

五

祝茲侯徐厲軍棘門以河內守周亞夫爲將軍軍細柳帝自勞軍至灞上
及棘門軍直馳入將軍以下騎送迎已而之細柳軍士吏被甲彀弓持滿
先驅至不得入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軍中但聞將軍令不聞天子
詔於是上使詔將軍亞夫乃傳言開壁壁開士吏曰軍中不得驅馳於是
天子乃按轡徐行將軍亞夫將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
爲動色改容使人稱皇帝敬祭將軍成禮而去旣出軍門文帝曰此真將
軍矣曩者灞上棘門軍兒戲爾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亞夫可得而犯耶
稱善久之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將受令於君塗有所不由軍有所不擊
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君命有所不受故將通於九變之利者知用兵
矣韓子曰吳起爲魏將而攻中山軍人有病疽者吳起自吮其膿傷者
毋立而泣人曰將軍於若子如何爲泣乎對曰吳子吮其父之傷而殺
之涇水之上今安知不殺是子乎黃石公三略曰良將之軍也如已治
人推惠施恩士力口新戰如風發攻如河決軍誠曰軍無財士不來軍
無賞士不往故良將之下有懸魚重賞之下有勇夫淮南子曰凡國有

難者自宮召將詔之曰社稷之命將軍身今國有難願子將而應之主親
操鉞授將軍曰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辭而行乃瓜鬚設明衣鑿凶門而
出乘將軍建鼓旗載斧鉞臨敵攻戰而願必死無有二心列女傳曰楚
子反攻秦軍絕糧使人請於王因問其母母問使者曰士卒無恙乎使者
曰士卒分菽粒而食之又問將軍無恙乎對曰將軍朝夕留秦秦梁子反
破秦軍而歸母閉門不內使數之曰子不聞越王句踐之伐吳耶客有獻
醇酒一器者王使人注上流使士卒飲下流味不加喙而卒戰自五也異
日又有獻一囊糲者王又使以賜軍士分而食之甘不踰隘而戰自十也
今士卒分菽粒而食之子獨朝夕芻豢何也漢書曰韓信亡蕭何追還
漢曰曰以爲大將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召小兒此乃信所以去
也王必欲拜之宜擇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
自以爲得大將至拜乃韓信也一軍皆驚又曰馮唐對文帝曰天下之
將獨有廉頗李牧耳上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爲將唐對曰臣聞上
古王者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闔以內寡人制之闔以外將軍之軍功爵

賞皆決於外 又曰霍去病為驃騎將軍為人少言有氣上嘗欲教之孫
吳兵法對曰顧方略何如爾不至學古兵法上為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
不滅無以家為又曰西羌反時趙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問誰可將者
充國對曰無辨於老臣者矣上遣焉 東觀漢記曰吳漢當出師朝受詔
久即引道初無辨嚴之日故能常任職以功名終 又曰赤眉入長安鄧
禹乘勝獨克而師行有紀皆望風相攜以迎降者以千數衆號百萬又
曰武威將軍劉尚擊武陵五溪蠻夷深入軍沒馬援因復請行時年六十
二帝愍其老未許之援自請曰臣尚能被甲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眄以示
可肩帝笑曰矍鑠哉是翁也遂遣援 又曰祭遵為將軍取士皆用儒術
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在軍旅不忘俎豆事具巧藝魏志曰曹仁字子孝
少時不脩行檢及長為將嚴整奉法常置科於左右案以從事 又曰賈
逵字梁道自為兒童戲弄常設部伍祖又習異之曰汝大必為將帥授兵
法數萬言 又曰龐德討關羽親與羽交戰射羽中額時德常乘白馬羽
軍謂之白馬將 蜀志曰鄧艾為大將三十餘年賞罰明善卹卒伍身之

衣食資仰於官不為苟素儉然終不治私妻子不使飢寒 吳書曰
為人節儉不務俗好治軍整頓禁令必行在軍陣手不釋書又善談論能
屬文辭有過人之明周瑜之後肅為之冠 抱朴子大將民之司命社稷
存亡於是乎在 晉張華命將出征詩曰重華隆帝道戎蠻或來宿徐
夷與有周鬼方亦違殷今在盛明世寇虐動西垠單醪豈無味挾纊感至
仁 梁吳筠古意詩曰匈奴數欲盡僕在玉門關蓮花穿劍鏑秋月掩刀
環春機恩窈窕夏鳥鳴絲蠻中人坐相望狂夫終不還 又邊城將詩曰
塞外何紛紛胡騎欲成羣爾時始應慕來投霍冠軍刀含四尺影劍抱七
星文袖間血灑地車中旌拂雲輕軀如未殞終當厚報君 又邊城將詩
曰僕本邊城將馳射靈關下箭銜鴈門石氣振武安旌勳輕賞發兵名高
拜橫野留書應鑿楹傳功須勒社徒傾七尺命酬恩終自寡 又邊城詩
曰聞君報一食遠送出平野玉標丹霞劍金絡豔光馬高旗入漢飛長鞭
匿地寫曙星海中出曉月山頭下歲晏坐論功自有思臣者 又邊城詩
曰臨淄重蹴踘西域好擊刺不要身後名專騎眼前智君看班定遠立功

不負義擊拽二丈旗躑躅雙鳧騎但問相知否死生無險易晉書晉書楚
白起贊曰烈烈柏栢時維武安神機電斷氣濟師然南折勁楚走魏會韓
北摧馬服凌川成丹應侯無良蘇子入關噉噉口火燎于原遠焚社郵
與簫俱燔惟其歿矣古今所歎 又韓信贊曰淮陰屈節盤於幽賤秦失
其鹿英雄交戰踐楚知亡撫戈從漢遂寤明主超然虎奮威震趙魏擒項
平難割據山川稱孤南面惜哉遘欵一朝書叛 又樂毅贊曰樂生誕節
寔立弘度丹旄電麾秦韓景附威震濟西齊愍失據惠之不敏翻然高翥
栖遑一丘以保皓素表後魏温于昇廣陽王北征請大將表曰今四郊
多壘三軍申發率土之濱莫敢寧晏况忝末屬復董元戎臣不盡心誰將
竭力豈容飾讓苟違戎重但以軍旅之事實所未學求保重將隨方指麾
臣請先驅被堅督戰若使旗鼓相望埃塵相接決機兩陣之間不辭萬死
之地脫獨委臣專摠戎旅兵術靡常軍機屢變以臣當之必所未達雖秦
廣筭有均膠柱論魏何晏韓白論曰此兩將者殆蚩尤之敵對開關所
希有也何者勝或曰白起功多前史以為出奇無窮欲窺滄海白起為

若夫韓信斷幡以覆軍拔旗以流血其以取勝非復人力也亦可謂奇之
又奇者曰起破趙軍詐奔而斷其糧道取勝之術皆此類也所謂可奇於
不奇之間矣安得比其奇之又奇者哉 宋范曄二十八將論曰二十八
將者前世以為上應二十八宿未之詳也然咸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議
者多非光武不以功臣任職至使英姿茂績委而勿用然原夫良圖遠筭
固將有以焉爾若乃王道既衰降及霸德猶能受授惟庸勲賢兼序如管
隰之迭升栢世牛超之同列文朝可謂兼通矣降自秦漢世資戰力至於
翼夫王運皆武人屈起亦有鬻繒盜狗輕猾之徒或崇以連城之賞或任
以阿衡之地故勢疑則隙生力侷則亂起蕭樊且猶縲繼信越終見菹戮
不其然乎因茲以降迄于孝武幸輔五世莫非公侯遂使搢紳道塞賢能
蔽擁故光武監前事之違存矯枉之志雖寇鄧之高勲耿賈之鴻烈分土
不過大縣數四所加特進朝請而已觀其治平臨政課職責咎將謂導之
以法齊之以刑者乎永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
宮雲臺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叙其本第係之篇末

戰伐

尚書太傅曰戰者憚驚之也 春秋說題嘯位人者國內行威有所斬壞
伐之為言敗也 太公金匱曰武王伐殷丁侯不朝尚父乃盡丁侯射之
丁侯病遣使請臣尚父乃以甲乙日拔其頭箭丙丁日拔其目箭戊巳日拔
腹箭庚辛日拔股箭壬癸日拔足箭丁侯病乃愈四夷聞乃懼越裳氏獻
白雉 尚書曰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弗誓于六步七步乃止
齊焉夫子勗哉弗誓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 又曰帝曰咨禹
惟茲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
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弃不保天降
之咎肆予以爾眾士奉辭伐罪 禮記曰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
道乎禰禡於所征之地 大戴禮曰明主之征也誅其君改其政率其民
而不奪其財也故曰明主之征也猶時雨也至則民悅矣 左傳曰衛大
旱甯莊子曰周釁克殷而年豐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
事具天部用篇又曰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

必從之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虞虢之謂也虞公不聽後遂為晉所
滅 春秋佐易期曰太尉主甲卒神名辯會曰庫兵動鼓自鳴得諸侯象
也 管子曰相公北伐山戎以升布天下 又曰相公北伐孤竹未至卑
耳之谿十里援弓而射未敢發也謂左右曰見前人乎對曰不見公曰寡
人見人長尺而人物具焉冠冠右祛衣馬前疾走寡人其不濟乎管仲曰
祛衣示前有水也右祛涉也至卑耳之谿從左涉深沒冠從右涉水深至
膝已涉大濟公拜曰仲父之聖若此也 又曰伐出孤白皮狐應陽之變
六月而一見公貴賈之代人臣難得喜其貴價必相率而求之令齊載金
錢之代谷求狐白皮代王間之果去其農處山林求狐二十四月不得一
狸皮齊聞而伐王代王即將其國士卒服於齊 事具數部韓子曰秦穆公
以女樂三人遺戎王戎王大悅聽樂終歲不還舉兵伐之開地于里 史
記曰樂毅并護趙楚韓魏燕之兵以代齊破之追至于臨淄齊愾王走保
於莒樂毅獨留齊攻臨淄盡取齊寶財物祭器輸之燕昭王大悅親至
濟上勞軍行賞饗士封毅於昌國號為昌國君 韓詩外傳曰武王代紂

到邢丘輓折為三天雨三日不休武王懼召太公而問之曰紂未可伐乎
太公曰不然輓折為三者軍當分介為三世天雨三日者欲洒吾兵也
淮南子曰人有伐國之志雄雞夜鳴庫兵動而戎馬驚 漢書曰武帝末
年悔伐胡事乃封丞相為富民侯 又曰武王南伐越以牡荆曰北升登
龍以象天一命曰靈旗以指旆 論衡曰太公陰謀書武王伐殷兵至夜
野晨舉脂燭推掩不備 魏志曰景元四年鄧艾伐蜀自陰平行無人之
地七伯餘里鑿山通道作橋閣山高谷深至有艱險艾以旗自裹推轉而
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 摯虞新禮議曰漢魏故事遣將出征符
節郎授鉞於朝堂新禮遣將御臨軒尚書授節鉞古兵書跪而推轂之義
也 摯虞法疑要注曰古者帝王征以齊車戴遷廟之主以行故 尚書
甘誓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 王隱晉書曰咸康元年智護王隨
領三千人討寧州賊吹三角皆裂軍人惡之隨曰裂者破也當破賊而得
土地也 **詩**後漢崔駰安封侯詩曰戎馬鳴兮金鼓震壯士激兮忘身命
破光甲兮跨良馬揮長戰兮廓強弩 魏文帝於黎陽作詩曰于騎隨風

靡萬騎正龍驤金鼓震上下千戚紛縱橫白旄若素霓用旗發朱光追思
太王德齊宇誠足臧經歷萬歲林行行到黎陽 又詩曰朝發鄰城夕宿
韓陵霖雨讖塗與人困窮載馳載驅沐雨櫛風舍我高殿何為泥中在昔
周武爰暨公旦載主而征救民塗炭彼此一時唯天所讚我獨何人餘不
靜亂 又詩曰殷殷其雷濛濛其雨我徒我車涉此艱阻遵彼洹涓言刈
其楚班之中路塗潦是御麟麟大車載低載昂嗷嗷僕夫載仆載僵蒙塗
冒雨雪衣濡裳 又詩曰奉辭罰罪遐征晨過黎山崦崦東濟黃河金營
七觀故宅頓傾中有高樓亭亭荆棘繞春叢生南望果園青青霜露慘悽
零零彼桑梓兮傷情 又至廣陵於馬上作詩曰觀兵臨江水水流向湯
湯霜矛成山林玄甲曜日光誰云江水廣一葦可以航不戰屈敵虜兵記
稱賢良 魏王粲從軍詩曰從軍有苦樂但問所從誰所從神且武焉得
久勞師相公征關右赫怒震天威軍中多飮饒人馬皆溢肥徒行兼素還
空出有餘資拓地三千里徃反速若飛歌舞入鄴城所願獲無違 又從
軍詩曰原風厲秋節司典告詳刑我君順時發栢相東南征汎舟蓋長川

陳卒被隰垌征夫懷親戚誰能無此情哀彼東山人喟然感鶴鳴 又詩
曰從軍征遐路討彼東南夷方舟順廣川薄暮未安抵白日半西山桑梓
有餘暉蟋蟀夾岸鳴孤鳥翩翩飛征夫心兩懷悽愴令吾悲 又詩曰平
彼東南路將定一舉勳籌策運帷帳一由我聖君限我無時謀警諸具官
臣鞠躬中堅內微盡無所陳許歷為完士一言猶敗秦我有素食責誠愧
伐檀人雖無鉞刀用庶幾奮薄身 宋文帝北伐詩曰季文鑿禍先辛生
識機始崇眷非無徵與廢要有以自昔論中畿修焉盈百祀不覩南雲陰
但見胡塵起亂極治方形塗秦由積吝方欲徐遣氣矧乃穢邊鄙眷言悼
斯民納隍良在已逝將振宏綱一麾同文軌 宋孝武帝北伐詩曰表裏
跨原隰左右御川梁月羽皎素魄星旗施赤光 宋謝莊江都平解嚴詩
曰肅旗蘭廟律聳鉞暢乾靈朝晏推物泰通渥沐身寧擊鼓歌至世撫壤
頌惟馨 又從駕頓上詩曰中權臨楚路前茅望吳雲與揚依風蹕邊簫
當夜聞 宋傅亮從武帝平閩中詩曰鞠旅揚城大蒐徐方旅旌首路元
戎啓行弭楫洪河摠纒崇罔 又從征詩曰息徒西楚行提舊鄉止猶岳

立動則雲翔烈烈羣師星言啓行汎舟掩河秣馬登芒 齊虞羲霍將軍
北伐詩曰擁旄爲漢將汗馬出長城長城地勢險萬里與雲平窮秋八九
月虜騎入幽并飛狐白日挽瀚海愁雲生乘墉揮寶劔蔽日引高旌雲屯
七萃士魚麗六郡兵胡笳關下思羌笛龍頭鳴天長地自久人道有虧盈
未窮激楚樂已見高臺傾 齊王融從武帝琅邪城講武應詔詩曰治兵
聞魯策訓旅見周篇教民良不弃任智理恒全白日映丹羽頽霞文翠旒
凌山炫組甲帶衣被戈舩凝葭鬱摧槍清管乍聯綿早逢文化洽復屬武
功宣願陪玉變右一舉掃燕然 梁武帝宴詩曰止殺心自詳勝殘道未
遍四王漸懷音九夷稍革面世治非去兵國安豈忘戰釣臺聞史籍此陽
書記傳 梁簡文帝和武帝詩曰校尉聞踈勒將軍定月支南通新息柱
北屆武陽碑豫遊戲馬館教戰昆明池銀塘寫清渭銅鈎引直漪常從良
家子命中幽并兒金鞍飾紫珮玉燕帖青驪車書今已共願奏天亭儀
又詩曰祭壺今息鼓董案成開帷聊舉青龍陣正取絳宮時犒兵隨後拒
鞍祭逐前師軍門初露節步陳始分旗 梁元帝蕃難未靜述懷詩曰玉

節威雲夢金鉦韻渚宮霜戈臨漸白日羽映流紅單醪結猛將芳餌引羣
雄箭擁淇園竹劔聚若溪銅丞覩周王駿多逢鮑氏驄謀出河南賈威寄
隴西馮溪雲連陣合却月半山空樓前飄密柳井上落疏桐差營逢雲雨
立壘挂長虹 又和王僧辯從軍詩曰山虛和鏡管水靜寫樓船連雞隨
火度燧象帶烽然洞庭曉風急瀟湘夜月圓荀令多文藻臨戎賦雅篇
梁吳筠戰城南詩曰蹀躞青驪馬往救城南畿五歷魚麗陣三天九重圍
爲君意已重無功終不歸 又詩曰前有濁樽酒憂思亂紛紛小來重意
氣學劔不學文忽值明關靜匈奴遂兩分天山已半出龍城無片雲漢世
平如此何用李將軍 又詩曰陌上何誼誼匈奴圍塞垣黑雲藏趙樹黃
塵埋隴垠天子羽書勞將軍在玉門 又詩曰雜虜冠銅鞮征役去三齊
扶山翦疏勒傍海掃沉黎劔光揮夜電馬汗晝成泥何當見天子畫地取
關西 又征客詩曰公卿來悵別改聲在欵斜玉樽浮雲蓋朱輪流水車
鞞中懸明月劔杪照蓮花 梁沈約正陽堂宴勞旋詩曰凱入同高宴飲
至均多枯昔往歌采薇今來歡秋杜善戰惟我皇勝之不窺戶推轂授神

謨餘壯終能賈浩湯金壘溢周流玉觴傳 又出番園和傅昭詩曰管連
揚一策陳平出大奇邯鄲風雨散白登煙霧維排雲出九地陵定振五厄
梁庾肩吾被使從渡江詩曰八陣引佳兵三河摠艫舳絳天揚遠佈雷野
驅長轂夜劔動星芒秋潮驚箭服 梁劉孝義從軍行詩曰冠軍親俠射
長平自合圍木落彫弓燥氣秋征馬肥賢王此屈膝幕府復申威何謂從
軍樂徃反速如飛 北齊祖孝徵從北征詩曰翠旗臨塞道靈鼓出桑乾
祁山歛雲霧澣海息波瀾戍亭秋雨急開門朔氣寒方繫單于頸歌舞入
長安 北齊裴讓之從北征詩曰沙漠胡塵起關山烽燧驚皇威奮武略
上將摠神兵高臺朔風馳絕野寒雲生匈奴定遠近壯士欲橫行 周庾
信從駕觀講武詩曰校戰出長楊兵攔入闔場置陣橫雲起開營鴈翼張
落星奔驥駉浮雲上驪驕急風吹戰鼓高塵擁具裝駭援時落木驚鴻屢
斷行又和乎鄴應詔絕句詩曰天策弘神兵風飛掃鄴城陣雲千里散黃
河一代清 陳伏知道從軍五更轉五首詩曰一更刁斗鳴校尉連連城
遙聞射鵰騎懸憚將軍名二更愁未央高城寒夜長試將弓學月聊持劔

北霜三更夜齋新橫吹獨吟春強聽梅落花誤憶柳園人四更星漢低落
月與雲齊依稀北風裏胡笳雜鳥嘶五更催送籌曉色映山頭城鳥初起
堞更人悄下樓 陳蘇子卿南征詩曰一朝遊桂水萬里別長安故鄉夢
中近邊愁酒上寬劍鋒但須利戎衣不畏單南中地氣煖少婦早愁寒
陳沈炯從鳴駕送軍詩曰惟走捕乃武軒后號神兵弔民資智勇治亂屬
師貞我君膺寶業歷駕視前英蒲海方無浪夷山有未平星光下結旆劍
氣上舒精雲開萬里徹日麗百川明撫鼓山靈應詔蹕水祗驚 陳張正
見從真詩曰胡兵屯蒯北漢將起山西故人輕百戰聊欲定三齊風前嘖
畫角雲上舞飛梯鴈塞秋聲遠龍沙雲路迷燕然自可勒函谷詎須泥
又從軍詩曰將軍定朔邊刀斗出祁連高柳橫長塞榆關接遠天井泉含
陣竭烽火映山然欲知客心斷旄旌萬里懸 後漢崔駰大將軍西征
賦曰主簿駰言愚聞昔在上世義兵所克工歌其詩具陳其頌書之庸器
列在明堂所以顯武功也於是襲孟秋而西征跨雍梁而遠蹤陟隴隴之
峻城升天梯以高翔旗旄翼如遊風羽毛紛其覆雲金光皓以奪日武鼓

鏗而雷震 魏文帝述征賦曰建安之十三年荆楚傲而弗臣命元司以
簡旅予願奮武乎南鄴代靈鼓之礪慝兮建長旗之飄飄躍甲卒之倍野
馳萬騎之瀏瀏揚凱悌之豐惠兮仰乾威之靈武伊阜衢之遐通兮維天
納之畢舉南野之舊都叩苒節而容與遵往初之舊迹順歸風以長邁鎮
江漢之遺民靜南畿之遐裔 魏陳王曹植東征賦曰建安十九年王師
東征吳寇余典禁兵衛官省然神武一舉東夷必克想見振旅之盛故作
賦一篇登城隅之飛觀兮望六師之所營幡旗轉而心思兮舟楫動而傷
精顧身微而任顯兮愧責重而命輕嗟我愁其何為兮心遙思而懸旌師
旅憑皇穹之靈祐兮亮元勳之必舉揮朱旗以東指兮橫大江而莫御
魏應瑒撰征賦曰奮皇佐之豐烈將親戎乎幽鄰飛龍旗以雲躍披廣路
而北巡崇幾鬱其差莪華宇爛而舒光搗雲藻之雕飾流輝采之渾黃辭
曰烈烈征師尋遐庭兮悠悠萬里臨長城兮周覽郡邑思既盈兮嘉想前
哲遺風聲兮 魏徐幹西征賦曰奉明辟之渥德與遊軫而西伐過京邑
以釋駕觀帝居之舊制伊吾儕之挺劣獲載筆而從師無嘉謀以云補徒

荷祿而蒙私非小人之所幸雖身安而心危庶區宇之今定入告成乎后
皇登明堂而飲至銘功烈乎帝寰 又序征賦曰余因茲以從邁兮聊暢
目乎所經觀庶士之繆殊察風流之濁清公江浦以左轉涉雲夢之無陂
從青冥以極望上連薄乎天維刊梗林以廣塗慎沮洳以高蹊學循環其
萬般亘千里之長湄行兼時而易節迄玄氣之消微道蒼神之受謝逼鷄
烏之將栖慮前事之既終亦何爲乎又稽乃振旅以復蹤沂朔風而北歸
及中區以釋勤超栖遲而無依 魏王粲初征賦曰違世難以迴折兮超
遙集于蠻楚逢屯否而底滯兮忽長幼以羈旅賴皇華之茂功清四海之
疆宇超南荆之北境踐周豫之末畿野蕭條而騁望路周達而平夷春風
穆其和暢兮庶卉煥以敷蕤行中國之舊壤實吾願之所依當短景之炎
陽犯隆暑之赫曦薰風温温以增熱體燁燁其若焚 魏阮瑀紀征賦曰
仰天民之高衢兮慕在昔之遐軌希篤聖之崇綱兮惟弘哲而爲紀同天
工而人代兮匪賢智其能使五材陳而並序靜亂由乎干戈惟蠻荆之作
讎將治兵而濟河遂臨河而就濟瞻禹績之茫茫距疆澤以潛流經崑崙

之高岡目幽蒙以廣衍遂霑濡而難量 魏陳琳武軍賦曰赫赫哉烈烈
矣于此武軍當天符之佐運承斗剛而曜震漢季世之不辟青龍紀乎大
荒熊狼競以擎臙神寶播乎鎬京於是武臣赫然颺炎天之隆怒叫諸夏
而號八荒爾乃擬北落而樹表晞壘壁以結營百校羅峙千部列陳彌方
城掩平原於是啓明戒旦長庚告昏火烈具舉鼓角並震千徒從唱億夫
求和聲旬隱而動山光赫奕以燭夜其刃也則楚金越冶棠谿名工清堅
皓鍔脩刺銳鋒陸陷蔡犀水載輕鴻鎧則東胡闕鞏百煉精剛函師振旅
韋人制縫弩則幽都筋骨恒山屢幹通肌暢骨崇緼曲煙其弓則烏號越
耗繫弱角端象弭繡質拊文身矢則申息肅慎箇籥空䟽焦銅毒鐵麗
轂捷駟馬則飛雲絕景直鬢駟駟駁龍紫鹿文的躡魚若乃清道整列按
節徐行龍姿鳳峙灼有遺英 又神武賦曰建安十有二年大司空武平
侯曹公東征烏丸六軍被介雲輜萬乘治兵易水次於北平可謂神武奕
奕有征無戰者已佇盤桓以淹次乃申命而後征覲狄民之故土追大晉
之遐蹤惡先穀之懲寇善魏絳之和戎受金石而弗伐蓋禮樂而思終陵

九城而上濟起齊軌乎玉繩車軒麟於雷室騎浮厲乎雲宮暉曜連乎白日旂旄繼于電光旆旣軌乎白狼殿未出乎盧龍威凌天地勢括十衝單鼓未伐虜已潰崩克俊馘首梟其魁雄爾乃摠轄環珍茵甍幕帷攘環帶佩不飾彫琢華璫玉瑤金麟牙琢文貝紫瑛縹碧玄綠黼錦績組芻毳皮服 魏繁欽征天山賦曰素甲玄燄皓旰流光左駢雄戟右攢干將彤茲朱增丹羽絳房望之如火燄奪朝陽華旗翳雲霓聚刃耀日鉞於是輶輻雲趨威弧雨發鉦鼓雷鳴猛火風烈躍刃霧散虜鋒摧折呼吸無聞醜類剝滅 魏楊脩出征賦曰嗟夫吳之小夷負川阻而不廷肇天子之命公摠九伯而是征整三軍而飭戒殄征夫而叛驚舫翼華以鱗集蒼鷹雜以星陳塞川原而上下散城隍而無垠於是州牧覆舟水衡戒事飾師就部乃講乃試信大海之可橫焉江河之足忌公命臨淄守于鄴都侯懷火燁乃號乃募戎國事之是勉兮歎經時而離居企觀愛之偏處兮獨搔首於城隅 晉陸士龍南征賦曰大安二年八月姦臣羊玄之皇甫商敢行稱亂大將軍敷命羣后同恤社稷四方之會衆以百萬粵十月軍次於朝

歌講武治戎以觀兵于葭墟相和先征在河之漢順彼長道懸旌于里姜王師之遵時茂七德而發止爾乃稅駕馭墟我徒既閑順時講武薄得于原紛同方而類聚煥制翼而明分抵明形以誓衆習運攻於舊間若溟海之引回流代靈芝之吐行雲 宋傅亮征思賦曰逢休明之餘祐託菲薄於禾暉既致戎於皇極亦彼已於宰闈傷鵜梁以載揚詠伐檀而厲息和風翕以首節雲雨鬱而四漾岸雲環以合體壻行杏其無封羨歸飛之能矯樂湍流之自東想和鑿之北徂企雲旗之西舉灑三川之積塵廓二嶠之重阻覲高掌於華陽聆鳴鳳於洛浦 宋謝靈運撰征賦曰相國宋公兵于京甸次師于汴上曾不踰月二方獻捷天子感東山之劬勞使臣遵于原隰今攝官承之謬在殊役遂寫集間見作賦撰征惟上相之獻哲當卓昧而經綸揔九流以貞觀協五材而平分龜筮充臧人鬼同情順天行誅司典詳刑迅二翼以魚麗襄兩服而鴈逝陣木列於都甸威以振於秦廟詔微臣以勞問奉于命於河湄夕飲餞以傲裝旦出宿而言辭冒沉雲之旌詢迎素雪之紛霏眷轉蓬之辭根悼朔鴈之起越彼微物之哀情此思

心而可歌。梁沈約憫國賊曰：余生平之無立徒，弭弛以自閑，處圍城之
惴惴，得無用於行間，對僚友而不怡，感情顏而相顧，畏高衝之比擬，壯激
矢之南度，駭潛師之夜過，驚躍馬之晨呼，矛森木林，密堅旗落落，而踈布
時難紛其未已，歲功迫其將徂，育素蟻於玄會，曲葆髮於縵胡。漢楊
雄趙充國頌曰：明靈惟宣，戎有先零，先零猖狂，侵漢西疆，既臨其域，喻以
威德，有守於功，謂之弗赴，請奮其旅，于年之禿，天子命我從之，鮮陽營平
守節屢奏，封章料敵，制勝威謀，靡亢遂剋，西戎還帥，下京鬼方，密服罔有
不庭。漢史岑出師頌曰：茫茫上天，降祚有漢，兆基開業，人神攸贊，五曜
霄睽，素靈夜歎，昔在孟津，惟師尚父，素旄一麾，混齊天宇，蒼生更始，朔風
變楚，我出我師，于彼四疆，天子餞我，輅車乘黃，言念伯舅，恩深渭陽。後
漢班固實封軍北征頌曰：於是雷震九里，電曜高關，金光鏡野，武旗冒日，
雲黯長寬，臨走黃犢，暨選四嶽，所以英敵。後漢傳毅實將軍北征頌曰：
建漢和之龍興，荷天符而用師，曜神武於幽冀，遇白登之重圍，何德馨之
桀虐，自亡世而不羈，哀昏矣之習性，阻廣漢之荒庶，命實侯之征討，躡衛

霍之遺風，奉聖皇之明策，奮無前之嚴鋒，採伊吾之城壁，蹈天山而遙降，
曝名烈於禹跡，奉旗鼓而來旋，聖上嘉而哀寵，典禁旅之戎兵，內維容以
詢謨，外折衝於無形，惟倜儻以弘遠，委精慮於朝廷。晉張載平吳頌曰：
聞之前志，非有用水之陣，舜有三苗之誅，此聖帝明王，暴靜亂，未有不
用兵而制之也。夫太上成功，非頌不顯，情動於中，非言不彰，儉阮既擡，出
車以興，淮夷既平，江漢用作，斯故先典之明志，不刊之美事，烏可闕歎，遂
作頌曰：上哉仁聖，曰惟皇，晉光澤四表，繼天垂胤，帝道煥於唐堯，義聲邁
乎虞舜，蠶爾鯨吳，憑山阻水，肆虐播毒，而作豺虺，菁茅闕而不貢，越裳替
其白雉，正九代之明典，申號令之舊章，布直地之長羅，振天綱之脩綱，制
征期於一朝，並箕驅而慕張爾，乃援丹陽之峻壁，屠西陵之高牆，日不移
黔羣醜，率從望會稽，而振鐸臨吳地，而奮旅衆軍，競趣烽巖，具舉控其輕
銳，走其守禦。表北齊形子才百官，賀平石頭，表曰：大江設障，實限夷華，
前魏觀濤而退，後魏登山而反，聲教不通，多歷年代，今蒼雉奉職，靈臺自
梁折葦為舟，憑力可渡，始知德通於物，孟門失險，道清將順，劍閣自開，行

舉洞庭之樂放畜長洲之花會玉帛於塗山樹桐柱於南極 梁劉孝漢
臨川王奉詔班師表曰臣有受服廟堂申威塞表既驅熊羆之衆兼稟
帷之謀登濟河山夷滅趙魏將繫軼在之頸且屈渭橋之膝而玄陰屈節
祁寒方始降此慈弘敗茲介冑使燕然之石頽勒而不刊函谷之士封
而莫遂雖荷秋社之恩終慙采薇之旨 周庾信慶平鄴表曰臣聞太山
梁甫以來即有七十一代龍圖龜書之後又已三千餘年雖復制法樹司
禮殊樂異至於天籬武落刻木弦弧席卷天下之心包吞八荒之志其揆
一焉政須東南一尉立於北景之南西北一候置於交河之北 齊王
融荅勅撰漢武北伐圖賦啓白臣聞情著自中事符則感象構於始機動
斯彰但九祀一逢休明難再常願待詔木闕俯對青蒲澄澣海之恒流掃
狼山之積霧係單于之頸屈左賢之膝然後天移雲動升封岱宗滅五
三追蹤七十 又勸高帝北伐啓曰雖窮鳥必豕固等命於良鷄臣歎斯
驚終並懸於厨鹿若籍巫漢之歸帥騁士卒之餘頃取函河如反掌茂
塞若摧枯 梁簡文帝度洛陽平啓曰自西洛傍曠曠險存食久絕正朔

之風不觀輜軒之使乘此戰心負斯戎足每與燔燧之驚常勞守漳之民
自非聖略弘宣天網遐頓豈能使漢地盡收名王爭入方今九服大同萬
邦齊軌亭塞寢兵閑候罷折臣誠兼家國倍深歡慶 梁劉孝綽求豫北
伐啓曰或以臣素無飛將之日未從嫖姚之伍言易行難收功理絕然相
冲稱謝安無將略文靖公遂破符堅山濤謂羊祐不強建成侯卒平孫皓
徵臣之譬兩賢誠無等級小虜之方二寇勢踰枯朽 晉陸機至洛與
成都王牋曰王室多故禍難荐有羊玄之乘寵凶豎專記朝政姦臣賊子
是爲比周皇甫商同惡相求共爲亂階至今天子飄飄甚於贅瘤伏惟明
公臣濟之舉義命方宣先戎既啓威風電赫機以驚暗文武寡施猥蒙橫
授委任外柵輒承嚴教董率諸軍唯力是視 晉桓温與撫軍牋曰北胡
肆逆四十餘載傾覆杜稷毀辱陵廟遇其可亡之會實是君子竭誠小人
盡力之日也江東雖爲未豐方之古人復爲未儉少康以一板之衆興復
祖宗光武奮發中興漢室况以大晉之柞樹德長久兼百越沃野之資據
江漢山海之利鹽鐵寶帛之饒角竿羽毛之用收英賢之略盡兵民之力

賦之強也猶復遵養時晦及其斃也不齊力掃滅則大賊何由而自平大
恥焉得而自雪臨紙惆悵慨歎盈懷

書

魏陳思王曹植與司馬仲達書

曰今賊徒欲保江表之城守區區之吳爾無有爭雄於宇內角勝於平原
之志也故其俗蓋以洲渚為營壁江淮為城塹而已若可得挑致則吾一
旅之卒足以敵之矣蓋弋鳥者矯其矢釣魚者理其綸此皆度彼為虜因
象設宜者也今足下曾無矯矢理綸之謀徒欲候其離舟伺其登陸乃圖
并吳會之地收陳野之民恐非主上授節將之心也 梁簡文帝答湘東

王慶州牧書曰雖心慕子文申威豕郡意存士雅慷慨臨江而不能遂封
狼居之山永空幕南之地逐北聊城追奔瀚海必欲卷綬避賢辭疾收迹

論漢吾丘壽王驃騎論功論曰驃騎將軍霍去病征匈奴立克勝之功

壽作士大夫之論稱武帝之德曰士或問於大夫曰側聞強秦之用兵

也南不踰五嶺北不渡大河海內愁怨以喪其國漢興六十餘載矣命將
師以抗憤用于戈於四荒南排朱崖北建朔方東越滄海西極河源拓地
萬里海內晏然鄙人不識敢問其蹤大夫曰昔秦之得天下也以力而不

以德以詐而不以誠內用商鞅李斯之謀外用白起王翦之兵窺間伺隙
既并海內之後以威力為至道以權詐為要術遂非唐虞絕滅舊章防
禁文學行是古之戮嚴誹謗之謀十餘年遂滂沲而盈溢是故皇天疾滅
更命大漢反秦政務在敦厚至今六世可謂富安天子文明四夷向風徒
觀朝廷下僚門戶之士謀如涌泉動如駭機皆能安中國吞四夷君臣若
茲何慮而不成何征而不尅雖拔泰山填滄海可也 魏王粲三輔論曰
湘潛先生江濱逸老將集論雲夢玄公豫焉先生稱曰蓋聞戎不可動兵
不可揚今劉牧建德垂芳名烈旣彰矣曷乃稱兵舉衆殘我汝靈逸老曰
是何言與天生五材金作明威長沙不軌敢作亂違我攸觀其然乃赫爾
發憤且上征下戰去暴舉順州牧之兵建拂天之旌鳴振地之鼓玄宵耀
日犀日如堵以此衆戰孰能嬰御劉牧之懿子又未聞乎履道懷智休迹
顯光洒掃羣虜艾撥穢荒走衰術於西境馘射首乎武當遏孫堅於漢南
迨揚定于折商

藝文類聚卷第五十九

